

五

雜

組

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

五 雜 組

上

[明] 謝肇淛著

五 雜 組

〔明〕謝肇淛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15 3/4 印張·275,000字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 定價：(7) 1.40元

統一書號：10018.156 53.3.瀟型

## 出版說明

五雜組是明人謝肇淛所撰的一部筆記，全書分爲五部，計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共十六卷。內容涉及的方面很廣泛，特別對於明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有較多的記載，而且還有不少關於草、木、鳥、獸、蟲、魚以及藥用植物的記述，對於文史研究者和自然科學工作者，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作者是萬曆三十年進士，歷任湖州推官、工部郎中、廣西右布政使等職。他對於當時的一些特權貴族和巨室豪紳，頗致不滿之意，在本書卷十五中，他敘述了皇帝、太子、藩王的窮奢極欲、加強對農民的榨取，因而發出：『夫民之窮，日甚一日，而用之費，亦日甚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的歎息；在卷四中則揭露了土豪巨室勾引倭寇入境虜掠，從中漁利的罪惡行爲。他對農民則主張『不毛之地，宜蠲以予貧民，而除其稅』，適當減輕農民負擔，以和緩十分尖銳的階級矛盾。他對陰陽風水、輪迴懺悔等迷信思想，也採取了否定的態度。但是作者的進步性，也僅限於此。另一方面，他卻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反對農民革命，詆譏『方臘』、『紅巾』等農民起義軍爲『賊』，稱農民革命領袖爲『播會』，還加以許多污蔑。此外還宣揚了『天子威靈，百神效順』

等維護『君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反動思想以及其他封建迷信的說教。這些都是應予批判的。

我們這個本子，是採用上海圖書館藏的東吳范漫翁審定、新安如韋館藏板、黃行素刻的明版本校訂排印的。這個本子比坊間流傳的本子多十八則。另外，古歙潘膺社方凱父書於如韋軒的『刻五雜組小跋』，爲別本所無，也錄在卷末供參考。明本也偶有錯字，都參照別本一一改正。由於我們水平有限，點校工作不免有錯，請讀者批評指正。

## 五雜組序

五雜組詩三言，蓋詩之一體耳，而水部謝在杭著書，取名之，何以稱五？其說分五部，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則說之類也。何以稱雜？易有雜卦。物相雜故曰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說之旨也。天數五，地數五。河圖洛書，五爲中數，宇宙至大，陰陽相摩，品物流形，變化無方，要不出五者。五行雜而成時，五色雜而成章，五聲雜而成樂，五味雜而成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具斯五者，故雜而係之五也。爾雅：『組似組，產東海。』織者效之，間次五采，或縮蠶印，或爲冕纓，或象執轡，或詠于旌，或垂連網，或偕玄纁；入貢或玄朱純綦，縑辨等威，或丈二撫鎮方外，經緯錯綜，物色鮮明，達於上下，以爲榮飾。在杭產東海，多文爲富，故雜而係之組也。昔劉向七略敍諸子凡十家，班固藝文志因之，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小說、農之外，有雜家云。其書蓋出於議官，兼陰陽、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小說家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兩家不同如此。班言可觀者九家，意在黜小說。後代小說極盛，其中無所不有，則小說與雜相似。在杭此編，總九流而出之，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即目之雜家可矣。龍門六家，儒次陰陽，殊失本末。蘭臺首

儒，議者猶以並列藝文爲非。語曰：『通天、地、人，曰儒。』在杭此編，兼三才而用之，即目之儒家可矣。余嘗見書有名『五色線』者，小言詹詹耳，世且傳誦，孰與在杭廣大悉備，發人蒙覆，益人意智哉？友人潘方凱見而好之，不敢祕諸帳中，亟授剖闕，與天下共寶焉。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撰

# 目錄

李序

卷之一	天部一	一
卷之二	天部二	二六
卷之三	地部一	五七
卷之四	地部二	九一
卷之五	人部一	一三六
卷之六	人部二	一五七
卷之七	人部三	一八一
卷之八	人部四	二〇七
卷之九	物部一	二三八
卷之十	物部二	二七五
卷之十一	物部三	三〇四



卷之十二 物部四 ..... 三三四

卷之十三 事部一 ..... 三六七

卷之十四 事部二 ..... 三九六

卷之十五 事部三 ..... 四二三

卷之十六 事部四 ..... 四五九

藩跋

## 五雜組 卷之一

陳留 謝肇淛著

### 天部一

老子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知天地未生時，此物寄在甚麼處？噫，蓋難言之矣。天氣也；地，質也。以質視氣，則質爲粗；以氣視太極，則氣又爲粗。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然。雞子雖混沌，其中一團生意，包藏其中，故雖歷歲時而字之，便能變化成形。使天地混沌時無這箇道理包管其中，譬如濁泥臭水，萬年不改，又安能變化許多物事出來？故老子謂之『玄牝』，夫子謂之『太極』。雖謂之有，其實無也。周子謂『太極本無極』，似於畫蛇添足矣。

天地未生之初，本無也，無之中能生有，而無不可以訓，故曰易有太極，蓋已包管於無之先矣，卽不言無極可也；若要言之，則無極之前又須有物，始得幾於白馬之辯矣。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然日月五星，可以躔度。周步推測，則天之爲天，斷有形體。既有形體，必有窮極。釋氏以爲有三十三天，幻說也。假使信然，三十三天之外，又復何物？語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噫，非不論也，所謂極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

朱晦翁曰：『天者，理而已矣。』夫理者，天之主宰也，而謂理即天，終恐未是。理者虛位，天者定體。天有毀壞，理無生滅。如目之主視，耳之主聽，世有無耳無目之人，視聽之理將何所屬？況聖人舉天以敵奧竈，此即蒼蒼之天，不專言理也。

天，積氣爾，此亘古不易之論也。夫果積氣，則當茫然無知，混然無能，而四時百物，孰司其柄？生死治亂，孰尸其權？如以為偶然。則孛蝕變故，誰非偶然者？而『天變不足畏』之說，誠是也。然而惠迪從逆，捷如影響，治亂得失，信於金石，雷擊霜飛，人妖物膏，皆非偶然者也。故積氣之說雖足解杞人之憂，而誤天下後世不淺也。

象緯、術數之學，聖人所不廢也。舜以耕稼陶漁之夫，一旦踐帝位，便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造化之理固盡在聖人囊籥中矣。後世如洛下閻、僧一行、玉朴之輩，冥思精數，亦能範圍天地，渾儀倚蓋，旋轉不差，黍管葭灰，晷刻靡爽，亦奇矣。至宋儒議論，動欲以理該之，噫，天下事理之所不能盡者多矣，況於天乎！

天之不足西北也，何以知之？日月行斗之南，而不行斗之北故也。漢明帝嘲張重曰：『日南郡人應北向看日。』然北方瀚海，有熟羊脾，而天明之國，出塞七千里，便可南視北斗矣，安知無北向看日之地乎？

天去地九萬里，天體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亦臆度之詞耳。天之體，日月星辰所不能周也，而況於人乎！

七政之行，自消自息，何與人事？而聖人必以璇璣玉衡測之也，遂使後世私智之士，轉相摹効，互出己見，如周髀宣夜渾儀之屬，議論紛拏，各有刺繆；及測之而不得，求之而不應，遂以爲幽遠難明之事，而『天變不足畏』之說防於此矣。然則舜非與？曰：舜之齊七政，所以協歲時，戒農事也，非後世無用之空談也。

天地有大陽九，大百六；有小陽九，小百六。又云：『天阨於陽九，地虧於百六。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故當陽九之會，天旱海嘯而陸燠；當百六之會，海水竭而陵自填。』按漢書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爲旱，陰爲水。』又云：『初入元百六會有厄，故曰百六之會。』二說互異。前說期似太遠，荒唐無稽；後說四千五百歲之中九厄，則五百歲當一厄，而自古及今，未有三百年不亂者。至於水旱頻仍，恐無十年無災之國耳，又何陽九、百六之多也耶？異聞錄所載，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則每八十歲而值其一。此說又不知何所據也。按漢書又有『元二』之厄。或云，即元元之誤，未知是否。又吹劍錄載，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

必有災，然亦有不盡然者。卽百六、陽九亦如是耳。

日，陽精也，而雷、電、虹、霓皆陽屬也；月，陰精也，而雨、露、霜、雪皆陰屬也。星宿風雲，行乎陰陽之間者也。日月，恆有者也；雷、電、雨、露之屬，不恆有者也。星宿體生於地，而精成於天，風雲皆從地起而行天者也，故兼陰陽之氣也。

日出而葵藿傾，月虛而魚腦減，下之應上也；虎交而月暈，麟鬪而日蝕，上之應下也；潮之逐月，桐之合閏，上下交爲應也。

秦始皇登君山，遇大風雨，遂赭其山。隋煬帝泛舟遇風，怒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二君之與風雨爲仇，不若魯陽揮戈以止日，宋景發善言而熒惑退舍也。

禮統曰：『雨者輔時，生長均遍。』又曰：『雨者，輔也。』今閩人方音尙以雨爲輔。

雲根，石也，然張協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曹毗請雨文曰：『雲根山楨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則專指雲言也。

四時纂要曰：『梅熟而雨曰梅雨。』瑣碎錄云：『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爲出梅。』按梅雨詩，人多用之，而閩人所謂入梅、出梅者乃微濕之微，非梅也。

客星犯帝座，此史官文飾之詞耳，未必實也。古今帝王求賢下士者多矣，未聞天象之遽應

也。卽漢文帝之於鄧通，哀帝之於董賢，同臥起者數矣，未聞帝座之有犯也。而子陵賢者，一夕之寢，遽云犯帝座耶？武帝微行，宿主人婢，婢墜拔刀襲之，同宿書生見客星掩帝座，此賊也，而子陵同之乎？史官於是爲失詞矣。苻堅之母以送少子至灞上，而太史奏后妃星失明，羯胡腥羶乃上干天象若是耶？矯誣甚矣。至於海內分裂之時，史官各私其主，人君各帝其國，不知上天將何適從也。宋仁宗嘉祐中，有道人遊卜京師，上聞召見，賜酒，次日，司天臺奏壽星臨帝座，恐亦妄耳。

客星有五：周伯、老子、王蓬絮、國星、溫星。所臨之國，周伯主喪，老子主饑，王蓬絮主兵，國星主疾，溫星主暴骸。然則五者俱非吉星也，而史以子陵當之，不亦冤乎？

星宿，宿字俗音秀，然辰之所含有止宿之義，則音夙亦可也。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從夙音久矣。

天體東南下而西北高，日月之行皆自南至中天而止，故南方燦而北方寒。然日月之大有有限，方夏至時，雖距數萬里，更無北向看日者，此又不可曉之理也。

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非謂月行遠於日也。周天度數，每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凡月初生明時，行南陸如冬至時之日；及生魄時，行中天，如夏至時之日。

故月行一月，抵日行一歲也。

中宮天極星，帝星也。三台，三公星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故世以文昌爲魁星也。太微東西藩各四星，將相星也。東壁，文章星也。南極，壽星也。貫索，獄星也。昴，胡星也。箕，風星也。畢，雨星也。彗、孛、欃槍、熒惑，妖星也。太白，兵星也。攷之歷代天文，太白竟天，兵戈大起；彗星竟天，則有禪代之事。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文昌者，館閣之應也。未幾，逆瑾出首，遂內閣劉健、謝遷，而後九卿臺諫無不被禍。萬曆丁丑十月，異星見西南方，光芒亘天，時余十餘歲，在長沙官邸，亦竟見之。無何，而張居正以奪情事杖，趙用賢、吳中行、艾穆、鄒元標等，編管遠方；遂王錫爵、張位等。朝中正人，爲之一空。變不虛生，自由然矣。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爲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星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傳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爲文昌化身者，又可笑也。

數起於一，而成於九。九，陽數也。故曰，九天、九霄、九垓、九垓、九閔、九有、九野、九關、九氣、九位、九域之類。非必實有九也，猶號物之數，謂之萬耳。聖人則之，分地爲九州，別人爲

九族，序官爲九流、九卿、九府。天子門曰九重，亦取九垓之義也。

道書云：『九霄謂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琅霄、紫霄、太霄。』恐亦附會之詞。如天門九重，又安能一一強爲之名耶？

蠡海錄云：『天之色蒼蒼然也，而人稱曰丹霄絳霄，河漢曰絳河，蓋觀天以北極爲標準，仰而見者皆在北極之南，故借南之色以爲喻。』此言亦恐未然。天無色，借日以爲色，故稱丹與絳者，從日言耳；不然，彼稱青天、銀漢者又豈指北斗之北哉？

酉陽雜俎載：『人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披髮坐哭之，候星出，災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星入天牢，方知俗忌已久。』今閩中新婦不戴星行，云：『恐犯天狗星，則損子嗣。』閩女間亦忌之。而見流星以爲不吉，亦古之遺禁也。

災祥之降也，謂天無意乎？吾未見聖世之多災，亂世之多瑞也。謂天有意乎？亦有遇災而反福，遇瑞而避凶者。又有災祥同，而事應迥然不同者，必求其故，則牽合傅會。不求其故而盡委之偶然，將啓昏君亂主，謂『天變不足畏』之端則如何而可也？春秋著災異而不著事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瑞不足言也。遇災而懼人理之常，何必問其應乎？自漢書五行志以某事屬某占，至今仍之，然史氏既事而言，言之何益？司天氏未事而言，言多不驗。於是人主每遇災



變，恬然無復畏懼之心矣。今於歷代五行，摘其尤異者錄之：

漢惠帝二年，天裂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文帝五年，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成帝永始元年，河南樛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鬚皆具。又建始元年八月，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

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

靈帝中本元年，東郡界生草，備鳩雀、龍蛇、鳥獸之形，毛羽、頭目、足翅皆具。又樹中有人面生鬚，伐之出血。

桓帝建和三年，北地雨肉，似羊肋，又大如手。

元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

晉懷帝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二鵝飛出，蒼者沖天，白者墮地。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愍帝時，平陽雨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旁有哭聲，晝夜不絕，臭聞百里。數日，劉聰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傍。俄而后死，諸妖俱不見。

太康九年，幽州有死牛頭，能作人言。

永嘉中，吳郡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尾黃色，大如枕。又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

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末，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

唐開元二年五月晦，天星盡搖，曙乃止。

元和二年十月，日傍有物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有物如人頭。又四年閏三月，日傍又有一日。

乾符六年十一月朔，有兩日並出而鬪。

元和六年三月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墜兗鄆間，聲震數百里。所墜之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野雉皆雊。又十二年九月甲辰，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尾如二百斛船，長十餘丈，聲如羣鴨飛，明如火炬，須臾，墜地，有大聲如壞屋者三。

咸通十四年，宋州獵者，得雉，五足，其三出背上。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爲貓所嚙，數百鼠反嚙貓，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大鼠，擊殺之，餘皆去。

大中十年三月，舒州吳塘堰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尺。水禽山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綠毛、紺爪鶩者，其聲曰甘人，謂之甘蟲。

中宗時，中郎將毛婆羅炊飯，一夕化爲血。

天寶十三載，汝州葉縣南有土塊相鬪，血出數日不止。

咸通八年七月，下邳雨沸湯，殺鳥雀。

周顯德七年正月，日下復有一日。

宋景德元年十二月，日下復有二日。

天禧四年四月，有兩月同出西南方。

淳熙十四年五月，有星畫出，大如日，與日相摩盪而入。

咸淳十年九月，有星見西方，曲如蚓。又有二星，鬪於中天，良久，一星墜。

元豐末，嘗有物如席，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得人語則出。先若列屋推倒之聲，其形丈餘，彷彿如龜，金眼，行動有聲，黑氣蒙之。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或爲驢，多在掖庭間。自後人亦不大怖。宣和末，嘗息而北狩矣。

慶曆三年十二月，天雄軍降紅雪，旣化，盡血也。

端平三年七月，亦雨血。

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坐，高丈餘，自動，送前送卻者數日。

淳熙九年，德興縣民家，鏡自飛舞，與日相射。

雨毛雨土，史不絕書，而元至元二十四年，雨土至七晝夜，深七八尺，牛畜盡沒死，則亦亘古未有之變也。

百草不畏雪而畏霜，蓋雪生於雲，陽位也，霜生於露，陰位也，不畏北風而畏西風，蓋西轉而北，陰未艾也，北轉而東，陽已生也。

夏霜，冬雷，風霾，星孛，謂之天變可也。至於日月交蝕，既有隱度分數，可預測於十數年之前，逃之而不得，讓之而不能，而且無害於事，無損於歲也，指以爲天之變，不亦矯誣乎？蝕而必復天體之常，管窺蠡測，莫知其故，而奔走馳騖，伐鼓陳兵，若倉卒疾病而亟救之者，不亦兒戲乎？傳稱魯哀之時，刑政彌亂，而絕不日食，以爲天譴之無益，告之不悟也；然司馬之時，羊車宴安，羯胡啓釁，日食三朝，不一而足，天何嘗譴而有益也？文景之世，日月薄蝕，相望於冊，而海內富庶，粟朽貫紅，以爲天譴之厚於魯哀乎？是爲父者，日朴責賢子，而姑息不肖子也，天不亦舛耶？然則何說之從？曰：日食變也，而非其變者也。譬之人有疾病也，固有兢業保守而抱疴不絕者矣，亦有放縱酒色而恬無疾疚者矣，乃其壽命脩短之源則固不係是也。聖人之事天也，

無時不敬，而遇其災變則尤加皇懼焉，曰：『吾知敬天而已，初不爲禍福計也。』蓋自俗儒占候之說興，必以某變屬之某事，求之不得，則多方傳會，不覺其自相矛盾，而啓人主不信之端，故金陵有『天變不足畏』之說，雖千古之罪言，而亦自有一段之見解也。

三代之時，日食皆不預占，孔子答曾子：『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太廟火，日食是也。』不知古人不能知耶？抑知之而不以告耶？而預占日食，又不知起於何時也？但不預占，則必有陰雲不見者，故春秋於日食不恆書，非不食也。

使日食不預占，令人主卒然遇之，猶有戒懼之心，今則時刻杪分已預定之矣，不獨人主玩之，即天下亦共玩之矣。予觀官府之救護者，既蝕而後往，一拜而退，恬酌相命，俟其復也，復一拜而訖事。夫百官若此，何以責人主之畏天哉？

谷永有云：『日食，四方不見，而京師見者，沈湎於酒，禍在內也。京師不見，而四方見者，百姓屈竭，禍在外也。』司馬溫公又言：『四方不見，而京師見者，禍尙淺也；四方見而京師不見者，禍寢深也。』其言雖各有理，終亦穿鑿傳會，浮雲蔽塞，一時偶然。即百里之中，陰晴互異，又安能必四方之皆見否乎？假令中國不見而夷狄見，南夷不見而北狄見，又將何詞以解耶？至於當食不食，與食而不及分數者，則歷官推步之失，尤不當舉賀也。

世間第一誕妄可笑者莫如日中之烏，月中之兔，而古今詩文沿襲相用，若以爲實然者，其說蓋出於春秋、元命苞、淮南鴻烈解及張衡靈憲語耳。然屈原天問已有畢羽之說，而史記龜策傳載孔子言日爲德而辱於三足之烏。夫史記所載，不見經書，而天問所疑，皆兒童里俗之談，近於遊戲，至漢以後，遂通用之而不疑矣。

弇州載宋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而皆非望。其後有一歲八次，而亦不拘望者。今攷宋史天文志並無之，不知何所出也。

日中既有烏，又有羲和馭車；月中既有兔，又有蟾蜍，有桂，有吳剛、姮娥、瑤璘，又有廣寒宮殿、瓊樓金闕，及八萬三千脩月戶。何月中之淆雜，而人又何能一一見之也？此本不必辯。宋儒辯之，已自腐爛。而以爲大地山河影者，又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東坡鑿空閣詩云：『懸空如水鏡，瀉此山河影。妄稱蟾、兔、蟆，俗說皆可屏。』然坡知蟾、兔、蟆之爲俗說，而不知山河影亦俗說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宋人之論本此。

周昭王時，九月並出，貫紫微之座，無何，而王濟江溺死。今人知堯時之有十日，而不知周時之九月也。

相傳永樂中，上方燕坐樓上，見雲際一羽士，駕鶴而下，問之，對曰：『上帝建白玉殿，遣臣於陛下索紫金梁一枝，長二丈，某月日來取。』言畢，騰空而去。上驚異，欲從之。獨夏原吉曰：『此幻術也，天積氣耳。安有玉殿、金梁之理？即有之，亦不當索之人間也。』狐疑不決。數日，道士復至，曰：『陛下以臣爲誑乎？上帝震怒，將遣雷神示警。』上謝之。又去。朔日，雷震謹身殿。上大懼，括內外金如式製之。至期，道士復至，稽首稱謝。梁逾千斤，而二鶴銜之以去。上語廷臣，原吉終不以爲然，迺密遣人，訪天下金賤去處，則蹤跡之至西華山下，果有人鬻金者甚賤，乃隨之至山頂，見六七道士，方共斲梁，見人即飛身而去。使者持半梁，復命。上始悔悟。又傳弘治中有徵王亦被道士以此術詐得一銀鏤紋門檻，後事發被擒。此與小說載彈子和尙詐王太尉錢十萬買事極相類。想羅公遠、葉法善輩皆用此術，而世相傳，真以明皇爲遊月宮。夫月豈誠有宮哉！

燕、齊之地，無日不風；塵埃漲天，不辨咫尺。江南人初至者，甚以爲苦，土人殊不屑意也。楚、蜀之地，則十日九雨；江干嶺側，行甚艱難。其風日晴朗者，一歲中不能三十日也。豈天地之氣固有所偏耶？

江南每歲三四月，苦霖雨不止，百物黴腐，俗謂之梅雨，蓋當梅子青黃時也。自徐、淮而北，

則春夏常旱，至六七月之交，愁霖不止，物始微焉，俗亦謂之梅雨，蓋微與梅同音也。又江南多霹靂，北方差少。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前，長六七寸，自言：『家在河東南，爲風所飄至此。』與之言，甚有所知。國初山東歷城王氏方鰥居，一日，天大風，晦冥良久，既霽，於塵盆中得一好女子，年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乘車遇風，歎然飄墜。』遂爲夫婦。今王氏百年科名，貴盛無比，皆天女之後也。

月犯少微，戴逵以爲憂。而謝敷死人，爲之語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熒惑入南斗，梁武帝徒跣下殿以禳之，旣而聞魏主西奔，大慙，曰：『虜亦應天象耶？』二人之心一也，一負時名，一負正朔，而卒不應也。然不以爲幸，而反以爲慙，固知好名之心，有甚於好生者矣。

習鑿齒謂星人曰：『君嘗聞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大凡占星者皆於中天野次觀之，故云不覆。

晉郭翰少有清標，乘月臥庭中，織女降之，與諧伉儷，後以七寶枕留贈，訣別而去。吾友孫子長少年美皙，七夕之夜，感牛女之事，爲文以祝之，詞甚婉麗，忽如夢中，爲女仙召至瓊樓玉闕，殊極人間之樂，七日始甦。時皆笑以爲妄。余謂：非妄也，魅也。人有邪念，祟得于之，就



其所以相戲耳。

北斗相傳如豕狀。唐一行於渾天寺中掩獲羣豕，而北斗不見。國朝徐武功奉斗齋甚虔，闔門不食豕肉，及論決之日，大風霆雷電，有物若豕，踣錦衣堂上者七焉，奔得赦，戍金齒，是其驗也。一云：『北斗九星，七見二隱。』

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爲人：歲星爲貴臣，熒惑爲兒童，歌謠嬉戲；鎮星爲老人婦女；太白爲壯夫，辰爲婦人。』其言甚怪誕。然東方朔爲歲星，蕭何爲昴星，李白爲太白星。唐太宗時，北斗化爲七僧，西市飲酒。一行時，北斗化爲豕，入渾天寺中。西川章仇兼瓊時，太白酒星變爲紗帽藜杖，四人飲酒。宋嘉祐中，壽星變爲道士，飲酒不醉。夫星之精爲人所感而生，理或有之，豈有在天之宿，變爲人物，下遊人間者哉？野史之誕甚矣。至謂狼星直日，遺有殘羊，益妄矣。

古今名世公卿皆上應列宿，如諸葛武侯、祖逖、馬燧、武元衡之屬，皆將卒而星殞。然自古及今，星殞不知其幾，而懸象在天者，不覺其稀少也，豈既隕之後，還復生長如人耶？夫天之星應地之石也，山海之中，石累取而不竭，斲盡而復出，則星可知矣。

徐整長曆云：『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然星之墜地，化爲石，不過尺寸計

耳，豈應遽縮至是？萬曆壬子十二月廿五日申時，四川順慶府廣安州，無風無雲，雷忽震動，墜石六塊，其一重八斤，一重十五斤，一重十七斤，小者重一斤，或十餘兩，豈有三十里之徑而僅一拳石之多哉？大率以里數言天者，皆杜撰之詞，聖人不道也。

流星，色青，赤地，名地鴈，有光者名天鴈，其墜之地，主兵。

今曆家祿命，金、木、水、火、土、五星之外，又有四餘星：一曰紫氣，二曰月孛，三曰羅喉，四曰計都。而羅、計二星，人多忌之。攷歷代天文志，實無此二星也。不知此說倣自何時？余攷宋蠡海錄所載有之，則其說久矣。今術家以四餘爲暗曜，豈亦以天象無所見，故強爲之說耶？

上官桀時，虹下宮中飲井，井爲竭。越王無諸宮中，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爲男子。韋皋在蜀宴將佐，有虹垂首於筵，吸其飲食。晉陵薛願虹飲其釜，願釐酒灌之，遂吐金以報。劉義慶在廣陵，方食粥，虹飲其粥。張子良在潤州，虹飲其甕漿。後魏首陽山中，虹飲於溪。史傳所書，不一而足。夫虹乃陰陽之氣，倏忽生滅，雖有形而無質，乃能飲食，亦可怪矣。今山谷中，虹飲溪澗，人常遇之，亦有飲於池者。昔秦符生謂太白入井，自爲渴爾。以此觀之，其言亦未足深笑也。

今人虹、霓俱作平聲讀，然虹亦作去聲，今鳳陽虹縣是也。霓亦作入聲。沈約郊居賦，雌霓

連螻，云恐人讀作平聲是也。既有雌雄，復能飲食，故字皆從蟲。

余在浙中，見人呼虹作厚音，嘗笑之；後見用脩丹鉛錄作鬚。鬚者，海物之名也，其字從魚，豈可指爲虹霓乎？燕、齊人呼爲鬚，又可笑矣。吾郡方言呼爲空（去聲）。按韻書，虹一音貢，又作虹，則閩音亦有自來也。

唐代州西有大槐樹，震雷擊之，中裂數丈，雷公爲樹所夾，狂吼彌日，衆披靡不敢近。狄仁傑爲都督，通而問之，乃云：『樹有乖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爲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乃命鋸匠破樹，方得出。夫雷公被樹夾已異矣，能與人言，尤可怪也。又葉遷招曾避雨，亦救雷公於夾樹間。翌日，雷公授以墨篆，與仁傑事政同。

雷之擊人，多由龍起，或因雷自地中起，偶然值之，則不幸矣。一云：『乖龍憚於行雨，往往逃於人家屋壁，及人耳、鼻或牛角之中。所由令雷公捉之去，多致霹靂。』然亦似有知不妄擊者。野史載：『柴再思嘗大雷時，危坐不動，忽有四人昇其牀，出庭中，俄而大震，龍出，僧道宣右手小指上有小點如麻，因雷鳴不已，出手戶外，一震而失半指。又有藏老僧耳中者，出而僧熟睡不覺。』余從大父廷柱，幼時，婢抱入園中，雷下擊婢，婢走，雷逐之入室，安兒牀上，而婢震死，兒無恙也。東郡馬生爾騏言其母，一日，雷透戶外，念東室漏，趨視之，大震一聲，有龍自其枕下出，穿

屋而升，枕掀地上。此非人之幸，亦雷及龍之有知也。

風俗通云：『雷不蓋醬。』雷聲者，陽氣之發也，收斂之物，觸之輒變動。今人新死未斂者，聞雷聲，屍輒漲起，是也。

論衡曰：『畫工圖雷公狀，如連鼓形，一人椎之。』可見漢時相傳若此。然雷之形，人常有見之者，大約似雌雞肉翅，其響乃兩翅奮撲作聲也。宋儒以陰陽之理解釋雷電，此誠可笑。夫既有形有聲，春而起，秋而蟄，其爲物類審矣，且與雲雨相挾而行。又南方多而北方少，理之不可曉者。萬曆戊戌六月，余在真州，避暑於天寧寺大樹下，旁有浮屠，卓午方袒跣，與客對弈，忽雷震一聲，起於坐隅，若天崩地裂。客驚仆地。余仰視，見火饑一派，從塔頂直入雲中，塔角一磚，擊碎墮地。是日，揚州相距六十里亦震死一婦人。

雷之擊人也，謂其有心耶？則枯樹畜產亦有震者，彼寧何罪？謂其無心耶？則古今傳記，所震所擊者，皆兇惡淫盜之輩，未聞有正人君子死於霹靂者。惟王始與幾罹其禍，卒亦獲免，非妄擊也。蓋其起伏不恆，或有卒遇之者。至於擊人，則非大故，不足以動天之怒耳。然而世之兇惡淫盜者，其不盡擊，何也？曰：此所以爲天也。使雷公終日轟然，搜人而擊之，則天之威靈矣。聖人迅雷風烈必變，不可以自反無缺，而遂不敬天怒也。

余舊居九仙山下，庖室外有柏樹，每歲初春，雷必從樹傍起，根枝半被焦灼，色如炭云。居此四年，雷凡四起，則雷之蟄伏似亦有定所也。

今嶺南有物，雞形肉翅，秋冬藏山土中，掘者遇之，轟然一聲而走，土人逐得，殺而食之，謂之雷公。余謂此獸也，以其似雷，故名之耳。彼天上雷公，人得而食之耶？

傳記六和塔頂有月桂，因風飄落，此說不經之甚。月中豈真有桂耶？夜靜風高，從山外飄來者耳。史傳所載，雨粟，雨麥，及魏河內雨棗，安陽殿雨朱李者，皆此類也。蓋自天而下，故通謂之雨耳。

天門九重，形容之言也。天豈真有門哉？然嘗有人見天門開，中有樓臺、衣冠人物往來者，何也？曰：此氣之開合也。其樓臺、人物，如海市蜃宮，頃刻變幻者也。考之史傳，燕馮跋、北齊高洋，皆獨見天開，自知必貴。羊襲吉、馬浩瀾皆見之。王文正公且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己姓名，則又異矣。俗云：『見天開不以語人，拜之大吉。』又有時裂十餘丈，人所共見者，則災異也。

諒輔爲五官掾，大旱禱雨，不獲，積薪自焚，火起而雨大至。戴封在西華亦然。臨武張熹爲平輿令，乃卒焚死。有主簿小吏皆從焚，焚訖而澍雨至。水旱之數，聖帝明王不能卻也，而以身

殉之，不亦過乎？諒、戴幸而獲免，張熹死而効靈。前二人之雨，天所以示聽卑之意也；後者之焚，天所以絕矯誣之端也。天亦巧矣。

昔人謂亢旱之時，上帝有命，封禁五瀆，此誠似之，每遇旱，卽千方祈禱，精誠億竭，杳無其應也。燕、齊之地，四五月間，嘗苦不雨，土人謂有魃鬼在地中，必掘出，鞭而焚之，方雨。魃既不可得，而人家有小兒新死者，輒指爲魃，率衆發掘，其家人極力拒敵，常有叢毆至死者。時時形之訟牘間，真可笑也！

南安王元稹爲相州刺史，禱雨不効，鞭石虎像一百，未幾，疽發背死。奚康生在相，亦以禱雨取西門豹舌，三兒暴喪，身亦遇疾。萬曆己丑，吾郡大旱，仁和江公鐸爲守，與城隍約，十日不雨則暴之，旣而暴又不雨，則枷之，良久，始解。無何，江至芋江，登舟，墮而傷足，病累月，幾殆。人亦以爲贖神之報也。

元微之詩云：『江喧過雲雨，船泊打頭風。』過雲雨，打頭風，皆俚語也。今閩人猶謂暑天小雨爲過雲雨。

齊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每盛夏狂雨，雲自西而興者，其雨甘，苗皆潤澤，自東來者，雨黑而苦，亦不能滋草木，蓋龍自海中出也。

俗云：『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雨。』然雨非獨百里，有咫尺之地，晴雨迥別者。余一日與徐與公集法海寺，至暮而別。余西行數十步，即遇大雨如注，衣巾淋漓。與公東行，點滴而已。陳後山云：『中秋，陰晴天下如一。』此語未試，然亦恐不盡然也。後山又云：『世兔皆雌，惟月中兔雄，故兔望月而孕。』此村巷小兒之談，安所得而稱之？『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古詩有之矣。使置兔闈室中，終歲不令見月，其有不孕者耶？月爲羣陰之宗，月望而蚌蛤實，月虛而魚腦滅，月死而蠃蠓醺，又豈月中有雄魚蚌耶？

宋祕閣畫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形狀詭異，不知其何所本，亦猶五嶽真形圖也。

周書謂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數十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者是也。然梁雖被圍，未有陷軍敗將之禍，略地屠城之慘，而七國不旋踵以亡，則天狗亦惡能爲禍福？俗云：『天狗所止，輒夜食人家小兒。』故婦女、嬰兒多忌之。

閩中無雪，然間十餘年，亦一有之，則稚子里兒，奔走狂喜，以爲未始見也。余憶萬曆乙酉二月初旬，天氣陡寒，家中集諸弟妹，篝火炙蠟房噉之，俄而雪花零落如絮，逾數刻，地下深幾六七寸，童兒爭聚爲鳥獸，置盆中戲樂。故老云：『數十年未之見也。』至嶺南則絕無矣。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二年冬，大雪踰嶺，被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倉皇噉吠，狂走累日。』此言當不誣。

也。

山海經曰：『由首山、小威山、空桑山，皆冬夏有雪。』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今蜀蛾眉山，夏有積雪，其中有雪蛆云。

蛾眉雖六月盛寒，未必有雪，惟至絕頂，望正西一片白茫茫然，不知其幾千里。土人云：『此西域雪山也。』有一年酷暑，西望不見白者，而巴江之水漲逾百倍云，是雪山水消耳。

困學紀聞云：『瓊爲赤玉，詠雪者不宜用之。』此言雖是，然終是宋人議論。古人以玉比雪，亦取其意興耳。瓊、璐、瑤、玖皆玉之美名，非顏色也。且亦比況之詞，寧堪一一著相耶？至於『白鵬失素』，白鵬，白質，黑紋，原非純白，伯厚又不知糾其非，何也？

詩：『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雪之未成花者，今俗謂之米粒雪，雨水初凍結成者也。爾雅注引詩作霰，又謂之霽雪，疏：『霽卽消。』蓋誤以霽爲霽也，失之愈遠矣。霽亦音屑，從雨從宀，非從肖也。楊用脩辨之甚明。

霽似是霰之大者，但雨霰寒而雨霽不寒。霰難晴而霽易晴，如驟雨然，北方常遇之。相傳龍過則霽下，四時皆有。余在齊、魯，四五月間屢見之，不必冬也。然霽下之地，禾麥經年不生，蓋冷氣凝結，入地未化耳。史書所載，霽有大如桃李者，如雞子者，如斧者，如斗者，惟武帝元封



中，雹大如馬頭，極矣。稽神錄又載楊行自言：『天祐初，在鼓城，避暑于佛寺，忽聞大霹震地，走視門外，乃見一雹，其高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經月乃消。』其言似誕。然宇宙之中，恐亦何所不有。

春秋書『雨水冰』，蓋陰霧凝封樹上，連日不開，凍而成冰，人拆取之，枝葉皆具，謂之『樹介』，亦謂『木稼』。俗言：『木雨稼，達官怕。』唐永徽、宋元豐中皆有此異，卒有牝雞、新法之禍。萬曆丁丑，余在楚，亦一見之。時江陵不犇喪，斥逐言官，天下多故，是其應也。

風之微也，一紙之隔，則不能過；及其怒也，拔木折屋，掀海搖山，天地爲之震動，日月爲之蔽虧。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者耶？且百物之生，非風不能長養，而及其肅殺收成之者，亦風也。人居大塊之中，乘氣以行，鼻息呼吸，不能頃刻去風，而及其侵肌骨，中榮衛，卒然而發，雖盧扁無如之何。至釋氏又謂業風一吹，金石皆成鳥有，豈非陶鑄萬物，與天地相終始者哉？蓋天地之中，空洞無物，須得一氣鼓舞動盪其間，方不至毀壞，即如人之有氣息一般。莊子所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息字亦有二義：有生息之息，有休息之息。當其生息，便是薰風；及其休息，便是業風。小則爲春夏秋冬，大則爲元會運世，如斯而已。

常言謂：『魚不見水，人不見氣。』故人終日在氣中遊，未嘗得見，惟於屋漏日光之中，始見塵

埃袞袞奔忙，雖暗室之內，若有疾風驅之者。此等境界，可以悟道，可以閱世，可以息心，可以參禪。漆園齊物之論，首發此義，亦可謂通天人之故者矣。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可見盈虛消息，自有主宰之者，雖天地亦不能違也。然除却天地，更有何物？此處見解，難以語人，亦不得不以語人也。

聖人之所謂知天者，豈有它哉？亦不過識得盈虛消息之理而已。說天者，莫辯乎易。易之一書，千言萬語，總不出此四字，但天之盈虛消息，自然者也。聖人之知存亡進退，而不失其正，亦自然者也。世之高賢，亦有懼盛滿而勇退者矣，亦有薄富貴而高蹈者矣，但以出處之間，未免有心，故又多一番魔障也。

李賀詩：『門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鯉魚風』乃九月風也，又六月中有東南風，謂之『黃雀風』。

海風謂之颶風，以其具四方之風，即石尤風『四面斷行旅』者也。相傳石氏女嫁爲尤郎婦，尤出買，石思憶之至死，曰：『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商旅也！』故名『石尤』云，亦作『石郵』，見李義山詩。今閩人方音謂之颶風，音如貝焉。颶者，簸也。颶、颶字相近，畫容有訛，音不應差，或者誤作颶，而強爲之解耳。

北地之風，不滅於海颶，而吹揚黃沙，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見，歲恆一二云。然每月風之起，多以七八之日，無者得雨則解，閩地亦然也。

閩中亦有颶風，但一歲不一二發，發輒拔樹掀瓦而止耳。惟嶺南瓊、崖之間，颶風三五年始一發，發則村落、屋瓦、林木，數百里如洗，舟楫漂蕩，盡成齏粉。其將至數日前，土人皆知而預避之，巨室皆以鐵楞木爲柱，銅鐵爲瓦，防其患也。此亦可謂之『小業風』矣。

周禮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合乖別之妖祥，蓋每歲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其和與否，此後世『風角』之始也。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人多死。』古人音律之微，足以察天地，辨吉凶如此，其法今不復傳矣。但占卜之家，量晴較雨，一二應驗，其它災祥，卽史官所占，不盡然也。

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此續博物志之言，不知信否。大抵東風必雨，此理之常。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谷風，東風也。東風主發生，故陰陽和而雨澤降。西風剛燥，自能致旱。若吾閩中，西風連日，必有大災，亦以燥能召火也。

古語云：『巢居知風，穴居知雨。』然鳩鳴鷺團，皆爲雨候，則巢者亦知雨也。虎嘯羆見，皆爲風徵，則穴者亦知風也。至於飛蛾、蜻蜓、蠅蟻之屬，皆能預知風雨，蓋得氣之先，不自知其所以

然也。

魘魘也，舶趨也，石尤也，羊角也，少女也，扶搖也，孟婆也，皆風之別名也。濯枝也，隔轍也，潑火也，霰霖也，皆雨之別名也。按爾雅：『風從上而下曰魘，亦曰扶搖。』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言大鵬搏此二風而上也。近見諸書引用多云『搖羊角而上』，而以『搏扶』作連綿字，誤矣。卽杜少陵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想此老亦誤讀也。

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巖，或亘中嶺，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然不獨廬山爲然，大凡山極高而有洞穴者，皆能吐雲作雨。孔子曰：『騰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泰山乎？』安定郡有峴陽峯，將雨則雲起其上，若張蓋然。里諺曰：『峴山張蓋雨滂沛。』閩中鼓山大頂峯，高臨海表，城中家家望見之，雲罩其頂，來日必雨，故亦有鼓山戴帽之謠。然它山不皆爾，以鼓山有洞穴故也。海錄碎事云：『大雨由天，小雨由山。』想不誣耳。

## 五雜組卷之二

### 天部二

徐幹中論曰：『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生物者，春也；吐華者，夏也；布葉者，秋也；收成者，冬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

春、夏、秋、冬之序，皆以斗柄所指定之：指東曰春，指南曰夏，指西曰秋，指北曰冬。今曆日某月建某者，即斗柄之所指也。斗居中央，而運四時，故爲君象也。

夏日長，冬日短者，日，夏行天中，出於正東，入於正西，徑天中而過，度數多也；冬行南隅，出於東南隅，入於西南隅，度數少也。日之不行東北西北者，天體欹而不足西北也。

漢高帝時，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臣之名亦異矣，豈故爲之耶，抑偶合也？而貢禹在高帝時，又非彈冠之貢禹也。

閩距京師七千餘里，閩以正月桃華開，而京師以三月桃花開，氣候相去，差兩月有餘。然則自閩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氣候差殊，復何紀極？故大漠有不毛之地，而日南有八蠶之繭，非虛語也。曆家所載，二月桃始華，蓋約其中言之耳。

賈佩蘭云：『在宮中時，以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去妖邪。』則不但上已有戲，上辰亦有戲矣。

正月一日謂之『三朝』。師古漢書注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謂之三朝。』朝之義猶且也。又謂之『四始』。正義，史記注云：『謂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也。』

元旦，古人有畫雞，懸葦，酌椒柏，服桃湯，食膠餠，折松枝之儀，今俱不傳矣，惟有換桃符及神荼、鬱壘爾。閩中俗不除糞土，至初五日，輦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寶』，則古人喚『如願』之意也。

以一月爲正月，蓋自唐虞已然。舜以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是已。唐虞月建不可攷，而歲首必曰正月，足以證昔人改年不改月之謬。詩幽風以十一月爲『一之日』，十二月爲『二之日』，正月爲『三之日』，則知周之建子也。小雅所謂『正月繁霜』者，則以四月純陽之月名之，非歲首之正月矣。正者，取義以正朔也。至秦始皇諱政，改爲平聲，至今沿之，可笑甚矣。

歲後八日：一雞，二豬，三羊，四狗，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此雖出東方朔占書，然亦俗說，晉以前不甚言也。案晉議郎董勛答問禮，謂之『俗言』。魏主置百寮，問人日之義，惟魏收知之，以邢子才之博，不能知也。然收但知引董勛言，而不知引方朔占書，則固未爲真知耳。

天下上元燈燭之盛，無逾閩中者。閩方言，以燈爲丁，每添設一燈，則俗謂之『添丁』。自十一夜已有燃燈者，至十三則家家燈火，照耀如同白日。富貴之家，曲房蕪寢，無不張設，殆以千計，重門洞開，縱人遊玩。市上則每家門首，懸燈二架，十家則一綵棚。其燈上自綵珠，下至紙畫，魚龍果樹，無所不有。遊人士女，車馬喧闐，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兒童即連臂誼呼，謂『求饒燈』，大約至二十二夜始息。蓋天下有五夜，而閩有十夜也。大家婦女，肩輿出行，從數橋上經過，謂之『轉三橋』。貧者步行而已。余總角時，所見猶極華麗。至萬曆乙酉春，不戒於火，延燒千餘家，於是有司禁之，綵棚、鰲山，漸漸減少，而它尚如故也。火災自有天數，而士女遊觀，亦足占昇平之象，亦何必禁哉！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丈餘，書其上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然吾郡至今每家點燈，何嘗以爲苦也？烈，莆田人。莆中上元，其燈火陳設，盛於福州數倍，何曾見父子流離耶？大抵習俗所尚，不必強之。如競渡、遊春之類，小民多有衣食於是者。損富家之羨，蠲以度貧民之餬口，非徒無益有害者比也。

齊、魯人多以正月十六日遊寺觀，謂之『走百病』。閩中以正月二十九日爲竊九，謂是日天氣

常窳晦然也，家家以糖棗之屬，作糜餽之。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死，世作糜，棄破衣於巷口，除貧鬼。』又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爲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唐人亦以正月晦日送窮。韓退之有送窮文。姚合詩：『萬戶千門看，何人不送窮？』余謂俗說不足信。窳也，窮也，皆晦盡之義也。諸月不言，而獨言正月者，舉其端也。

凡月晦謂之提月，見公羊傳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之方言也。

景龍文館記云：『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爲晦耶？

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圍室，云辟蟲蟻；又以灰圍倉，云辟鼠也。閩人以雷始發聲，掃蟲蟻。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棠棣，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過此則立夏矣。然亦舉其大意耳，其先後之序固亦不能盡定也。

唐德宗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作古。李泌



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可見唐以前，正月晦寒食，皆作節也。夫晦爲窮日，寒食禁烟，以之宴會，皆非禮之正。而二月十五，自有花朝節，足敵中秋，何鄴侯不引此，而別作節名？宜其行之不久也。按道經，以二月一日爲天正節，八日爲芳春節，蜀中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則安得謂二月無節也？

秦俗以二月二日，擗鼓樂郊外，朝往暮回，謂之「迎富」。相傳人有生子而乞於鄰者，鄰家大富，因以二月二日取歸，遂爲此戲。此訛說也。大凡月盡爲窮，月新爲富，每月皆然，而聊以歲首舉行之故，正月晦送窮，而二月二日迎富也。卽如寒食禁火，托之介子推，五日競渡，托之屈原，皆俗說耳。福州志載閩中以五月四日作節，謂闌王審知以五月五日死，故避之。考五代史年譜，審知則以十二月死，非五月也。志乘猶不可信，而況其他乎？

唐、宋以前，皆以社日停針線，而不知其所從起。余按呂公忌云：「社日男女輟業一日，否則令人不聰。」始知俗傳社日飲酒治耳聾者爲此，而停針線者亦以此也。

養生論曰：「二月行路，勿飲陰地流泉，令人發瘡。」此不可不知也。

仲春之月，雷始發聲，夫婦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大凡雷電晦冥，日月薄蝕而交合者，生子多缺，蓋邪沴之氣所感也。然周禮又以仲春令會男女，聖人豈不知愚民之易犯而故驅

之耶？可爲一笑。

唐時清明有拔河之戲，其法以大麻繩，兩頭各繫十餘小索，數人執之，對挽，以強弱爲勝負。時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之，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老無力，隨繩踏地，臥不能起，上以爲笑。夫此戲乃市井兒童之樂，壯夫爲之，已自不雅，而況以將相貴戚之臣，使之角力仆地，毀冠裂裳，不亦甚乎？秦京雜記載寒食內僕司車與諸軍容，使爲繩擲之戲，今亦不行。今清明寒食時，惟有鞦韆一事，較之諸戲爲雅，然亦盛行於北方，南人不甚舉也。

先王之制，鑽燧改火，雖云節宣天地之氣，然亦迂矣。寒食禁火，以爲起自介子推者，固俗說之誤，而以爲龍星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而禁之，則尤迂之迂也。今之俗不知禁火，亦不知改火，而四時之氣，何嘗不宣？豈可必謂古之是而今之非乎？

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此亦今人謹慎火燭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何時，至唐、宋已然。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詩人吟咏之詞，未足據也。楊用脩謂不改火，出於胡元鹵莽之政，此真可笑。使今日必行之，則閩、廣之地，安得榆、杏，而齊、魯之地，安得檀？使民走數千里而求火種，亦不情之甚矣。

北人重墓祭。余在山東，每遇寒食，郊外哭聲相望，至不忍聞。當時使有善歌者，歌白樂天寒食行，作變徵之聲，坐客未有不墮淚者。南人借祭墓爲踏青遊戲之具，紙錢未灰，烏履相錯，日暮，墻間主客無不頽然醉倒。夫墓祭已非古，而況以煮蒿悽愴之地爲諠浪酩酊之資乎？

琴操謂介子推以五月五日死，文公哀之，令民不得舉火，今人以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其說已互異矣。鄴中記載并州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漢書周舉傳謂太原以介子推焚骸，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至魏武帝令，又謂太原、上黨，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訛以傳訛，日甚一日。至唐時，遂有『普天皆滅燄，匝地盡藏烟』之語，則無論朝野貴賤皆絕火食。故曰：『日暮漢宮傳蠟燭。』謂至是始舉火也。然此猶之可也，至於民間犯禁，以雞羽插入灰中，焦者輒論死，是何等刑法耶？國朝之不禁火，其見卓矣。

三月三日爲上巳，此是魏、晉以後相沿，漢猶用巳，不以三日也，事見宋書。周公謹癸辛雜志謂上巳當作上己，謂古人用日例以十干，恐上句無巳日。不知西京雜記，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其文甚明，非誤也。但巳字原訓作止，謂陽氣之止此也，則巳恐卽是己字，但不可以支爲干耳。

田家五行曰：『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

月令：『四月靡草死。』靡草，薺、萑、葦、蔞之屬，非一草也。薺、萑似人參，冬水而生，夏土而死。麥秋至，麥至是熟。凡物之熟者，皆謂之秋耳。今俗指麥間小蟲爲麥秋，可笑也。亦猶北人指七月間小蜻蜓爲處暑耳！

四月十五日，天下僧尼就禪刹搭挂謂之『結夏』，又謂之『結制』，蓋方長養之辰，出外恐傷草木蟲蟻，故九十日安居。釋苑宗規云：『祝融在候，炎帝司方當法王禁足之辰。』是釋子護生之日，至七月十五日，始盡散去，謂之『解夏』，又謂之『解制』。西域記作十六日爲是。余見近作詩者以入定、搭挂概謂之結夏，非其義矣。

結夏以十六日爲始者，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則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朔日也。攷西域記又有白月、黑月，及額沙茶室羅伐拏婆達羅鉢陁等月，說者謂二十八宿之名，未知是否。

古人歲時之事，行於今者，獨端午爲多，競渡也，作粽也，繫五色絲也，飲菖蒲也，懸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蘭湯也，鬪草也，采藥也，書儀方也，而又以雄黃入酒飲之，并噴屋壁、牀帳，嬰兒塗其耳鼻，云以辟蛇、蟲諸毒，蘭湯不可得，則以午時取五色草沸而浴之。至於競渡，楚、蜀爲甚，吾閩亦喜爲之，云以驅疫，有司禁之不能也。

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今不爾也。考之載籍，齊則田文，漢則王鳳、胡廣，晉則紀邁、王鎮惡，北齊則高綽，唐則崔信明、張嘉，宋則道君皇帝，金則田特秀。然而覆宗亡國者，高綽、道君二人耳。然一以不軌服天刑，一以盤荒取喪亂，即不五日生，能免乎？

田特秀，大定間進士也，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舉於鄉。鄉試、府試、省試、殿試，皆第五。年五十五。以五月五日卒。世間有如此異事，可笑！

容齋隨筆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張九齡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又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余謂古人午、五二字想通用。端，始也。端午，猶言初五耳。

五月十三是龍生日，栽竹多茂盛。一云是竹醉日。

田家忌迎梅雨。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然南方驗，而北方不爾也。

夏至後九九氣候，諺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冰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五九四十五，難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增前鳴促織。』冬至後諺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

九二十七，籬頭吹簫。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八九七十二，貓犬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今京師諺又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圍爐飲酒。五九、六九，訪親探友。七九、八九，沿河看柳。』按此諺起於近代，宋以前未之聞也。其以九數，不知何故，今吳興人言道里遠近，必以九對，而不言十，亦可笑也。

暑宜乾也，而值六月，則土反潤溽。寒宜凍也，而值臘月，則水泉反動。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伏者何也？凡四時之相禪皆相生者也，而獨夏禪於秋，以火尅金，金所畏也，故謂之伏。然歲時伏臘，亦人強爲之名耳，豈金氣至是而真伏耶？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則是西戎之俗所名，三代無之也，乃相承至今用之，何耶？然漢制至伏閉盡日，故東方朔謂伏日當蚤歸，是猶避蠱之意；今不復然，但曆家尙存其名耳。至於人家造作飲食、藥餌之類，動稱三伏，亦不知其解也。

凡物遇秋始熟，而獨麥以四月登，故稱『麥秋』。然吾閩中早稻皆以六月初熟，至嶺南則五月穫矣。南人不信北方有八月之雪，北方亦不信南方有五月之稻也。

暑視寒爲不可耐，人言南中炎暑，然暑非有甚也，但多時耳。余在京師數年，每至五六月，其暑甚於南中，然一交秋，即有涼色。閩、廣從五月至八月，凡百餘日，皆暑，而秋初尤烈。但至日昃，必有涼風，非如燕京六月，徹夜煩熱也。

京師住宅既偏窄無餘地，市上又多糞穢，五方之人，繁囂雜處，又多蠅蚋，每至炎暑，幾不聊生，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瘡痍瘟疫，相仍不絕。攝生者，惟靜坐簡出，足以當之。

月令：『七月天地始肅，禾乃登。』若以閩、廣言之，肅則太早，而登已太晚也，故吾謂聖人約其中而言之也。

立秋有禮，名曰緇劉。漢書注謂之穰婁。楊子曰：『不臙，臙也與哉？』今人尙知有臙，而臙則不知久矣。

牛女之事，始於齊諧成武丁之妄言，成於博物志乘槎之浪說，千載之下，婦人女子傳爲口實可也；文人墨士，乃習爲常語，使上天列宿，橫被污穢，亦不可怪之甚耶？

長恨歌載玄宗避暑驪山，以七月七日與貴妃凭肩誓心，願世爲夫婦。天寶遺事又言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宮女皆陳瓜果乞巧。皆誤也。考之史，玄宗幸華清皆以十月，其返皆以二月或四月，未有過夏者。野史之不足信，往往如此。

歲時記事云：『七夕，俗以蠟作嬰兒，浮水中，以爲婦人宜子之祥，謂之「化生」。』王建詩，『水拍銀盤弄化生』是也。今人以泥塑嬰兒，或銀範者，知爲化生，而不知七夕之戲。

閩人最重中元節，家家設楮陌冥衣，具列先人號位，祭而燎之。女家則具父母冠服袍笏之類，皆紙爲者，籠之以紗，謂之『紗箱』，送父母家；女死，婿亦代送。至蒲中，則又清晨陳設甚嚴，子孫具冠服，出門望空揖讓，罄折導神以入，祭畢，復送之出。雖云孝思之誠，然亦近於戲矣。是月之夜，家家具齋，餛飩、楮錢，延巫於市上，祝而散之，以施無祀鬼神，謂之『施食』。貧家不能辦，有延至八九月者。此近於淫，然亦古人仁鬼神之意，且其費亦不多也。

七月中元日，謂之『盂蘭會』。目連因母陷餓鬼獄中，故設此功德，令諸餓鬼一切得食也。人之祖考，不望其登天堂，生極樂世界，而以餓鬼期之乎？弗思甚矣！

唐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被刑。

海潮八月獨大，何也？潮應月者也。故月望則潮盛。而八月之望，則尤盛也。然獨錢塘然耳。閩、廣、膠、萊諸海，皆與常時無別也。枚乘七發，以八月之望，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夫廣陵之濤，亦豈以八月獨盛哉？乘之所指，亦謂吳、越耳。其曰廣陵者，當時吳、越皆屬揚州也。

人言八月望有月華；或言夜半；或言微雨後；或言不必八月，凡秋夜之望俱有之；或言



其五采鮮明，旁照數十丈，如金線者百餘道；或言但紅雲圍繞之而已。余自少至壯，徹夜伺之者十數，竟不得一見也。臨川吳比部搗謙爲余言少時曾一見之，其景象鮮妍，千態萬媚，真人間所未見之奇，惜未能操筆賦之耳。人又言二月朔日正午有日華，而人愈不得見。余考李程日五色賦云，『德動天靈，祥開日華』，殆謂是耶？

月令，『八月鴻鴈來矣』，至九月，又言『鴻鴈來賓』，何也？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也。

雀入大水爲蛤，北方人常習見之，每至季秋，千百爲羣，飛噪至水濱，簸蕩旋舞，數四而後入。其爲蛤與否，不可得而知也。然冬月何嘗無雀？或所變者又是一種耶？或亦有不盡變者，如鷹化鳩，雉化蜃之類耶？

九日佩茱萸登高，飲菊花酒，相傳以爲費長房教桓景避災之術。余按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言：『在宮中，九月九日食蓬餌，飲菊花酒。』則漢初已有之矣，不始於桓景也。

九日作饊，自是古制，今江浙以北尚沿之，閩人乃以是日作粽，與端午同，不知何取也。

菊有黃華；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而菊獨言有者，殞霜肅殺，萬木黃落，而菊獨有華也。菊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屬金，金以黃爲正色也。

呂公忌曰：『九日天明時，以片饑搭兒女頭額。』更祝曰：『願兒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饑之意，其登高亦必由此，續齊諧以傳，不足信也。

十月謂之陽月，先儒以爲純陰之月，嫌於無陽，故曰陽月，此臆說也。天地之氣，有純陽必有純陰，豈能諱之？而使有如女國諱，其無男而改名男國，庸有益乎？大凡天地之氣，陽極生陰，陰極生陽。當純陰純陽用事之日，而陰陽之潛伏者已巽巽萌蘖矣，故四月有亢龍之戒，而十月有陽月之稱。卽天地之氣，四月多寒，而十月多煖，有桃李生華者，俗謂之小陽春，則陽月之義斷可見矣。

四月麥熟，陽中之陰也。十月桃李花，陰中之陽也。

道經以正月望爲上元，七月望爲中元，十月望爲下元，遂有三元、三官大帝之稱，此俗妄之甚也。天地以金、木、水、火、土爲五府，猶人之有五官也。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王焉。火官主於行火，俗所避忌，而土官又不可得見，故遂以春爲天官，秋爲地官，冬爲水官，其實木、金、水三位也。四時五氣合而成歲，闕一不可，何獨祀其三而遺其二乎？至於火之功用尤鉅，古人四時鑽燧改火，而今乃擯之，不得與三官之列，亦不幸矣。

宋初，中元、下元，皆張燈，如上元之例，至淳化間始罷之。

日當南至，晝漏極短，而晷影極長。日當北至，晝漏極長，而晷影極短。以其極也，故謂之至。然南至爲北陸，北至爲南陸者，何也？以其影之在地者言也。然極居天中，日之北至，不能逾極而北也，故書南至而不書北至也。

今人冬至多用書雲事，左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按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注二至二分觀雲氣，青爲虫，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則不獨冬至也，但雲氣倏變，一歲四占，倘吉凶互異，當何適從耶？

傳記載，冬至日當南極，晷景極長，故有履長之賀，非也。夫晷景極長，則晝漏極短。聖人惜寸陰，惟日不足，至短之日，何以賀爲？蓋冬至一陽初生，日由此漸長，有剝而就復，亂而復治之機。不賀其盛，而賀其發端者，古人『月恆』『日升』之義也。其曰履長卽履端之意，非謂晷景之長也。晉、魏宮中女工，至後日長一線，故婦於舅姑，以是日獻履、襪，表女工之始也。魏崔浩女獻襪，謂『陽升於下，日永於天；長履景福，至於億年』，可謂得之矣。

今代長至之節，惟朝廷重之，萬國百官，奉表稱賀，而民間殊不爾也。

漢時宮中女工，每冬至後一日，多一線，計至夏至，當多一百八十線。以此推之，合一晝夜，當繡九百線，亦可謂神速矣。不知每線尺寸若何？又不知繡工繁簡若何？律之於今，恐無復此

針絕也。

至後雪花五出，此相沿之言。然余每冬春之交，取雪花視之，皆六出，其五出者，十不能一二也，乃知古語亦不盡然。

臘之名，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宮之奇曰，『虞不臘』是也。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是始効中國爲之耳。今人亦不知有臘，但以十二月爲臘月，初八日爲臘八日而已，不知冬至後三戌爲臘也。又云：『魏以辰日爲臘，晉以丑日爲臘。』

伏獵侍郎，古今傳爲話柄。余按風俗通云：『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則稱臘爲獵亦無不可耳。

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爲天臘，五月五日爲地臘，七月七日爲道德臘，十月一日爲民歲臘，十二月臘日爲王侯臘。

臘之次日爲小歲，今俗以冬至夜爲小歲。然盧照鄰元日詩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則元日亦可謂之小歲矣，亦猶冬至亦可謂之除夜也。（太平廣記盧頊傳云：『是日冬至，除夜。』）

儺以驅疫，古人最重之。沿漢至唐，宮禁中皆行之，護童僂子至千餘人。王建詩，『金吾除

夜進讎名，畫袴朱衣四隊行」是也。今卽民間亦無此戲，但畫鍾馗與燃爆竹耳。

俗皆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竈，謂竈神是夜上天，以一家所行善惡奏於天也。至是日，婦人女子多持齋。余於戊子歲，以二十五日至姑蘇，蘇人家家燒楮陌茹素，無論男婦皆然，問其故，曰：「昨夜竈神所奏善惡，今日天曹遣所由覆覈耳。」余笑謂：「古人媚竈之意，不過如此。然不脩行於平日，而持素於一旦，竈可欺乎？天可欺乎？」今閩人以好直言無隱者，俗猶呼曰竈公也。

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過。」酉陽雜俎云：「竈神有六女，常以月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筭，然則今以廿四、五持齋者，不太早計耶？」

漢時行刑常以冬末，故王溫舒頓足謂：「冬再展一月，足了吾事。」而魏其灌夫以十二月晦棄市，蓋田蚡必欲殺之，過宿則春，不行刑矣。至東漢章帝始下詔定律，無以十一、十二月報囚。今國朝論囚常以冬至前三日，而遇有慶澤，常免論決註誤殺人者，老死圜扉而已。浩蕩之恩，視之往代爲獨廣矣。

田家四時占候諺語，有不可不知者，今錄之：日生雙耳，斷風絕雨。○日落雲裏走，雨落半夜後。○日沒臙脂紅，無雨也有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一個星，保夜晴。○明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東風急，備蓑笠。○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脚端泥；

雲行南，水平潭；雲行北，陣徒黑。○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雨，撐船入市；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牛羊凍死。○春丙陽陽，無水撒秧；夏丙陽陽，乾死稻穰；秋丙陽陽，乾谷入倉；冬丙陽陽，無雪無霜。○春己卯風，樹頭空；夏己卯風，禾頭空；秋己卯風，水裏空；冬己卯風，欄裏空。○雨落五更，日晒水坑；天下太平，夜雨日晴。○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久雨不晴，且看丙丁；久晴不雨，且看戊己。○朝霞暮霞，無水煎茶。○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甲子豐年丙丁旱，戊子蝗蟲庚子叛。惟有壬子水滔滔，總在正月上旬看。○雨打墓頭錢，今年好種田。○甲申晴，米價平。○前月廿六、七，後月看消息。○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三月初三雨，桑葉無人取；三月初三晴，桑上挂銀瓶。○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四。○稻秀雨澆，麥秀風搖。○日暖夜寒，東海也乾。○梅裏雷低，田被水埋。○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河水乾拆。○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戌遇一冬晴。○未吃端午粽，寒衣未可送。○六月無蒼蠅，新舊米相登。○六月初三晴，山篔簹枯零。○六月初三一陣雨，夜夜風潮到處暑。○六月不熟，五穀不結。○朝立秋，暮颼颼；夜立秋，熱到頭。○秋風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風在社後，斗米換斗豆。○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九月十三晴，釘靴掛斷繩。○十月初一陰，柴炭貴如金。○賣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咷。○至前米價漲，貧兒有處養；至前米價

落，貧兒轉蕭索。○蠟月有霧露，無水做酒醋。○除夜犬不吠，新年無疫癘。○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常謹氣。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則凡有閏者似皆歸之歲末，故魯文公六年閏三月而傳以爲非禮也。至漢文帝時猶然。今之置閏皆以節氣中分之日，上十五日爲前月，後十五日爲後月也。然節序考據只憑故事推算耳，其間杪分度數豈能保其不差乎？古來曆法未有久而不差者，蓋造化轉旋之妙，有非人力所及者，而謂尺寸玉衡足以盡天地之變，亦大惑矣。春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蠡，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復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今之秋多暑，於夏春多寒，於冬三月而後生梯，九月而後黃落。以氣候考之，每逾一月，則曆法之差也，不言可知矣。況近來日月交蝕，度數有不盡如所推者。敬天授時，國之急務，可委之冥漠，不亟釐正耶？

改年而不改月，秦政之失也。三代皆改月。豳風所紀，與今氣候同者，夏正也，然十一月以後不書月，但云『一之日』、『二之日』而已。三月則曰『蠡月』。四月以後，始如常稱。蓋亦不能無異矣。周七八月，夏五六月，頗見傳注，而十二月蠡，孔子對季孫謂『火尙西流』，其爲十月無疑。又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矣，昭公二十年二月朔，日南至矣，豈是時方冬至乎？宋儒執秦、漢之

謬而不攷之聖經，故議論紛紜，而卒無一定之見耳。然則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是乎？曰：若是，則周之亂民也，何以爲孔子？

春三百六旬有六日，今年止三百六十日耳，而小盡居其六，是每歲尙餘十二日也，計五歲之中當餘六十日，故三年一閏，而五歲再閏也。然則不以三百六旬六日爲歲，而必置閏，何也？日月之行，晦朔弦望，度數不能盡合也。指日月以定晦朔，觀斗柄以定四時，而以參差不合之數歸餘於閏，聖人之苦心至矣，然亦非聖人之私意爲之，蓋天地之定數也。望而蚌蛤盈，晦而魚腦減，此物之知晦朔者也。社而玄鳥來，春而鴈北鄉，是物之知四時者也。藕桐應閏而置葉，黃楊遇閏而入土，此物之知閏餘者也。至於晦朔之畸數，閏月之餘分，聖人不能齊也，而況巧曆乎？惟積漸而差，考差而改，斯無弊之術也。

曆法，聖人不盡言；非不言也，改朔授時，天子事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聖人之心也。至顏淵問爲邦，首曰：『行夏之時。』而視朔南，至春秋每致意焉，亦有慨乎其言之矣。然三代之曆，聖人所定，行之六七百年，其勢不容不差，後世通儒術士，竭其智數心思，考索推步，至無遺力，然行之不百年而已，不勝其蹉駁也。三代治曆之法，它無可考，惟周禮，太史氏正歲年以序事，頒之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而保章氏掌天星不與焉。噫，



何簡也！自秦而後，善治曆者，漢則鄧平、洛下閎、劉歆、蔡邕、劉洪，六朝則何承天、祖沖之，唐則劉孝孫、何妥、劉焯、李淳風、僧一行，周則王朴，宋則沈括，元則郭守敬而已。然而洛下閎太初曆，至章帝時僅百餘年，已云差失益遠，而四分曆昞於建武，行於永元，聚議定式，已逾七十餘年，而行不過百年，亦何益之有也？唐、宋諸家，人人自負，然唐三百年中而八改曆，宋三百年中而十六改曆，尙可謂之定法乎？宋蘇子容重脩渾儀，制作之精，皆出前古，至虜陷燕京，取其所制渾儀以去，乃其法，子孫亦不復傳矣，其謂精密，吾未敢信也。元郭守敬之曆，推測援引，纖悉無遺，國朝所用，皆其遺制，三四百年，僅差分秒，此卽聖人不能無也，而議者何以求多爲哉？但今之曆官，但知守其法而不知窮其理，能知其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按方下藥，保其不殺人爾，不敢望其起死回生之功也。

李淳風最精占候，其造麟德曆，自謂應洛下閎後八百年之語，似極精且密矣，然至開元二年，僅四十年，而緯暑漸差，不亦近兒戲乎？一行大衍曆，據唐書所載，反覆評論，二萬餘言，窮古今之變，天地之故；當時所謂貫三才，周萬物，窮術數，先鬼神，容成再出，不能添累黍之功，壽王重生，無以議分毫之失，宜乎千歲可俟矣；而至肅宗時，山人韓穎已言其誤，每節損益，又增二日，其故何也？王朴陰陽星緯，無不通曉，其治曆，削去近代符天流俗之學，自成一家，然劉

義叟議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故宋建隆之初，即廢不用矣。此三子者皆精於天文，而治曆差謬如此，故周禮以治曆屬太史，爲天官之屬，占星屬保章，爲春官之屬，分而爲二，非無見也。今人但以占候稍失，而遽欲改曆法，亦過矣。

宋史律曆志曰：『天步艱難，古今通患，天運日行，左右既分，不能無忒，謂七十九年差一度，雖視古差密，亦僅得其概耳。又況黃赤道度有斜正闊狹之殊；日月運行有盈縮朏朧表裏之異。測北極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稱是。古今測驗止於岳臺，而岳臺豈必天地之中？餘杭則東南相距二千餘里，華夏幅員，東西萬里，發斂晷刻，豈能盡諧？又造曆者追求曆元，踰越曠古，抑不知二帝授時，齊政之法，果殫於是否乎？是亦儒者所當討論。諺曰：星翁曆生之責可哉！』此亦古今不易之論也。

京師城東偏有觀象臺，高五丈許，其上有渾天儀一具，如世所圖璇璣者，皆鑄銅爲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製作精巧。又有簡儀一具，狀相似而省十之七，只周遭數道而已。玉衡一，亦銅爲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窺，以候中星。又有銅毬一，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眞形，南面有御製銘，正統七年作也。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冬至後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後可得二尺云。中爲

崇徽殿，殿傍有銅壺滴漏一器，然皆不注水，徒虛具耳。

測北極者，以千里差三度。今滇南距燕萬里，當差三十度。又成祖北征，出塞三千餘里，已南望北斗，却不知北斗正中之地在何處。分野之說，固不足憑，而以郡國正中論之，則幅員有長短廣狹，難以一律齊也。

占步者，多用里差之說，如曆之有歲差也。然鐵勒熟羊脾而天明，西域朔夕月見，而南交州生明之夕，月已中天，此誠差矣。史載安息西界，循海曲，至大秦，迴萬餘里，無異中國。卽以中國東、西、南、北相距，何止萬里？而日、月、星、辰並無差謬，又何也？大約目所未見，語多矛盾，訛以傳訛，吾未敢信也。

大撓之初作甲子也，不過以紀日月代結繩云爾。其後月以干乘支，日以支配干，而五行分屬，於是有闕逢、旃蒙諸名，於是有元光、禰章、劍昌、子方諸號，於是有畢陬、橘如諸陽，於是有鼠、牛、虎、兔諸肖，於是有天剛、太乙、勝光、小吉諸將，於是有海中金、爐中火諸納音，於是有建、除、滿、平諸體，於是有專制、義伐諸乘，而其說愈不可勝窮矣。余謂太歲方向禁忌既不足信，而曆日所書陰陽避忌皆毫無影響，益知當時之作此原非爲占候吉凶也。

古人事之疑者，質之卜筮而已，治亂吉凶，考之星緯而已，未聞擇日也。今則通天下用之矣，

而吉凶禍福，卒不能逃也。甚矣，世之惑也！

余嘗以破日娶妾矣，不逾年而得雄；嘗以月忌上官矣，不數載而遷；嘗以天賊日解水衡錢萬緡矣，而卒無恙；嘗以空亡日出行蒞任矣，而諸事盡遂；其餘小事不可勝紀，故謂陰陽曆日可盡廢也。

今陰陽家禁忌，可謂極密。一年之中，則有歲破、死符、病符、太歲、劫殺、伏兵、災殺、大禍、歲殺、歲刑、金神、將軍諸方。一月之中，有月忌、龍禁、楊公忌、瘟星、天地凶敗、天乙絕氣、長短星、空亡、赤口、天休廢、四方耗、五不遇、六不成、四虛敗、三不返、四不祥、四窮、四逆、離別、反激、咸池、伏龍、交龍宅、龍往亡、八風、九良、星絕、烟火、胎神、上朔、月建、月破、月厭、月殺等日。一日之中，則有白虎、黑殺、刀砧、天火、重喪、天賊、地賊、血支、血忌、歸忌、黑道、土瘟、天狗、大敗、蚩尤、官符、死炁、飛廉、受死、火星、河魁、鉤絞、焦坎、游禍、滅門、的呼等凶神。蓋一歲之中，吉日良時，無凶神惡煞者，不過數日耳。而又加以方向之不利，生命之相妨，仇難二星之躔度，太白日神之遊方，一一擇而忌之，則雖終歲不作一事可也。而窮村深谷之家不知甲子，愚冥獯獷之輩不信鬼神，何嘗見其禍敗之相仍哉？太史公謂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一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夫漢初

之陰陽家止於四時、八位、十一度、二十四節而已，而子長尙以爲未必然，況今日天羅地網之密乎？其不足信，必矣。

余鄉有一二縉紳，凡事必擇日。裁衣、宴會之類，無不視曆。然而官罷、子死，家居杳無吉耗也。此亦汝南陳伯敬之流耳！後聞吳中有巨室子婦，臨蓐欲產，以其時不吉，勸令忍勿生，逾時，子母俱斃，此尤可發一笑也！

淮南子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傳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今七政曆有之，但以保爲寶，以困爲伐耳。

西家之東卽東家之西，此一言足以破太歲之謬矣。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此一言足以破陰陽之忌矣。雞、豬、蕪、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此一言足以破終身之惑矣。此非後世之言也，聖人已言之矣，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箕子之陳洪範，分爲九類，別爲九章，謂之九疇，原不相附屬也。至劉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果爾，則八事皆宜屬五行，而胡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也？蓋向父子原爲春秋災異之學，恐其言之無稽，事之不足徵信，故於洪範之中，摘其五行之說，爲其近於災祥占候而推廣之。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行，至

求其徵應而不可，則又以五事強合之，而凡上下貴賤，食息起居，無大小，皆比其類而附之，於五事雖宇宙之理，似不過是。而其遷就穿鑿，亦已甚矣。後世之人雖知其非，而無有昌言正之者，歷代國史相沿爲五行志，至於日月薄蝕，星辰變故，災異之大者，則又屬之天文，豈陰陽與五行有二理耶？而風雨雷電，又豈非天文之屬乎？其說愈刺繆而不通矣。故作史者，於天文志宜考究分至、躔度、分野，而一切災異，宜爲災祥志，而不宜爲五行志也。

正五九不上官，自唐以來，有此忌矣。清波雜誌謂佛法以此三月爲齋素月，不宜宰殺，足破俗見。今京師官命下卽到任，初不忌此三月，而差跌更少，外官無不避之者，而禍敗更多，人何不思之甚也！

俗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庵。』謂之『月忌』。考之曆家，乃廉貞獨火日也。蠡海錄謂以洛書九宮推之，以是日入中宮，然不知入中宮者何物，亦不知所以當避忌者何故，恐亦茫昧不足信也。噫，俗之敝也久矣！

陰陽家擇日皆以年配月，月配日，日配時。如人祿命然，合之者吉。然當三代改朔之朝，子丑之月，或屬上年，或屬下年，不知擇者當何適從？而當改革之際，推祿命者，又不知以何爲準也？

五行有生中之尅，有尅中之用，有反恩而成讎，有化難以爲恩。如火生於木，而焚木者火；水生於金，而沉金者水。火本尅金，而金得火迺成器；金本尅木，而木得金迺成材。至於盛極必衰，否極必泰，此皆陰陽循環之理，造化玄機之妙，而聖人則之，故乾之上九有亢龍之悔，而剝之上九有得輿之象也。今星命之術，但知有生尅制化，而豈知盈虛消息之理乎！

水生木矣，而木中有液，謂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謂土生火亦可；此兩相生者也。水尅火矣，而火然則水乾，謂火尅水亦可；土尅水矣，而水浸則土潰，謂水尅土亦可；此兩相尅者也。木不能離土而尅土，土不能離水而尅水，此相親而相尅者也；火燎木而生於木，土遏火而生於火，此相憎而相生者也。故世有骨肉而反爲寇讎，有胡、越而反爲一家，亦五行之氣使然也。

洱海水面火高十餘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鋤鏤所及，應時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於陽燧火珠，向日承之，皆可得火，火固不獨生於木也。

蕭丘有寒燄，洱海有陰火，又江寧縣寺有晉時長明燈，火色青而不熱，天地間有溫泉，必有寒火，未可以夏蟲之見論也。

五行惟金生水，頗不可解說者。曰：『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雲自石生，雨從星降，

故星動搖而占風雨，石礎潤而占雨水，故謂金生水也。『予謂金體至堅，而有時融液，是亦生水之義也。』至周興嗣千文，謂『金生麗水』，則水反生金矣。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又不依相生之序，以氣之先後論也。其受形也，水最微，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最重大。其滅形也，水最速，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永不耗。自微而著，自少而老，陰陽之義備矣。

六十甲子之有納音也，蓋本於六十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之說。古人作律，原與曆相通也。至姓氏之納音，則近誣矣。姓者，非受之於天地也，非秉陰陽之氣生而有之也，或因望而爲氏，或分封而賜姓，或避難而改易，或無稽而杜撰，一家之人，分支別族，一人之身，朝更夕改，安知陶朱卽范氏之宗，而東哲爲疏氏之胄乎？又安知嬴呂牛馬之暗易，而嗣源鴻漸之無祖乎？五行納音，安所適從？至於談祿命者，推其所安之宮，談相術者，觀其所稟之形，遷就苟合，猶之可也。帝王曆數，自有天命，而必強而合之，以某德王，或取相生，或取相勝，蓋自鄒衍、劉向發端，已不勝炳鑿矣。後之學者未能窺天地之藩籬，識陰陽之形似，而但隨聲附和，亦何益之有哉？

稱日者，晝夜以百刻，而每時止於八刻，則是九十六刻也。今銅漏中增初初、正初、二刻，每時十刻，則是百二十刻也，其於百刻之數俱不合矣。不知每時之加初初、正初、二刻，雖合之得



二十四刻，而實四刻之晷所分也，計其度數，每六刻方抵一刻耳。此說，余少時見之一書，今亦不復記也。

西僧琉璃寶有自鳴鐘，中設機關，每過一時輒鳴，如是經歲無頃刻差訛也，亦神矣。今占候家時多不正，至於選擇吉時，作事臨期，但以臆斷耳。烈日中尙有圭表可測，陰夜之時所憑者漏也，而漏已不正矣，況於山村中無漏可考哉？故知興作及推祿命者，十九不得其真也。余於辛亥春，得一子，夜半，大風雪中，禁漏無聲，行人斷絕，安能定其爲何時？余固不信祿命者，付之而已。

俗謂得吉日不如得吉時，如巳、午、未等時，固可見矣，而曆所謂日出日入時者，乃以出海入地論，非挂簷際時也。余嘗登泰山觀日出矣，下至半山而猶昏黑也。在黃山，入夜，飯罷出門，仰視天都峯頂，日色照耀，如火中蓮花。此皆九月事，正曆所載，日出卯入酉者也，而參差乃爾，益信世之憤憤耳！

## 五雜組 卷之三

### 地部一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然吾以爲分野之說，最爲渺茫無據。何者？九州之畫，始自禹貢，上遡開闢之初，不知幾甲子矣，豈天於斯時始有分野耶？九州之於天地間，纔十之一耳，人有華夷之別，而自天視之，覆露均也，何獨詳於九州而略於四裔耶？李淳風謂華夏爲四交之中，當二儀之正，四夷炎涼氣偏，鳥語獸心，豈得同日而語？然荆蠻、閩越，六詔、安南，皆昔爲蠻夷，今入中國，分野豈因之而加增耶？至於五胡、蒙古，奄有天下，莫非夷也，何獨詳於此而略於彼耶？歷攷前代五行志，某星變則某郡國當其咎，然不驗者什常七八也。況近來山河破碎，愈無定則矣！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今分野以五星、二十八宿皆在中國，僅以畢、昴二星管四夷異域，計中國之地僅十之一，而星文獨占十之九也，偏僻甚矣。

禹使太章步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使豎亥步北極至於南極，如之，則中國之地僅二十分之一也。

禹別天下爲九州，三代因之。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分爲十三部，一部六郡。晉分爲十五道。唐十道。宋四京，二十三路。元十一省，二十三道。國朝，兩京、十四省，後因棄安南，實十三省也，郡共一百六十，州二百三十四，縣共一千一百一十六云。

伏羲、神農、都陳，黃帝都涿鹿，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大聖人之建都固在德而不在險要，亦當時水土未平，規制粗定，茅茨土階，非有百雉九重之制，紵衣鼓琴，亦無瓊林大盈之藏。而每歲省方坐不安席，蓋亦以天下爲家之意，不必擇土而安也。至於三代，德不及堯舜，而亂賊漸萌，於是不得不相地定鼎，據上游之勝以控制天下。禹都安邑，其後太康失國，遷徙不可考。湯都亳邑，至盤庚七遷，皆苟且以便民，非若後世建都之難也。周公定鼎郊鄆，始爲萬年不拔之基，而以洛邑爲朝會之所，蓋亦以防備不虞，知後世子孫必有不能守其故業者矣。此亦堪輿家之鼻祖也。

殷世常苦河患，故自仲丁至盤庚，或遷敖，或遷相，或遷耿，或渡河而南，或踰河而北，當時不聞其求治水之方，而但遷徙以避之。計遷徙不費於開鑿，而民未稠密，河亦不大害民也。周世絕不聞河患，但苦戎狄，蓋關中之地已近邊塞矣。當時燕、晉、代、秦諸國，諸侯各自守其地以禦夷，而區區天子之都竟不能守而以予秦，使得成帝業，豈非天哉！

古今建都，形勝之地，無有踰關中者，蓋其表裏山河百二重關，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治可以控制中外，亂可以閉關自守，無論汴京，卽洛陽不及也。江南之地，則惟有金陵耳。

帝王建都，其大勢在據天下之吭，又其大要則在鎮遏戎狄，使聲息相近，動不得逞。關中逼近西戎，故唐時回紇、土蕃，出其不意，便至渭橋。漢時灊上、細柳、連營，天子至親勞軍，蓋當時西虜似強於北也。至宋時，幽、燕十六州已爲契丹所據，則自河，南入江、淮，其勢甚便，不得不都汴京以鎮之。便當時從晉王言，都關中，則畫淮爲界，不至紹興而始見矣。汴京既失，江北不可守，其勢不得不阻江爲固，鎮江則太逼，杭州則太遠。險而可守，孰有出建康之上者？故李綱、宗澤惓惓以爲請，而不見聽從，惜哉！

高宗之都臨安，不過貪西湖之繁華耳，然亦辦四明航海一條走路也。臨安雖有山有水，然其氣散而不聚，四面受攻，無險可憑，元兵從湖州間道入，如無人之境耳，雖興亡有數，而亦地利之不固也。建康外以淮爲障，內以江爲藩，雖中主、庸將，足以自守。曹丕臨廣陵，欲渡者數矣，竟嘆天塹之不可越。苻堅陷盱眙而東，沿江列戍，朝野震恐。謝玄三戰三捷，楊俱難等奔豚不暇。其後若盧循乘虛，直搗蔣山，居民荷擔而立，孟昶望風自裁，自謂天下事定矣，而不能當寄奴之一炬。蕭軌、任約以十萬勅卒，奄至鷄山，據北郊壇，剝牀以膚何急也。霸先從容談笑，俘

四十六將軍於幕下，若探囊取物。此豈智愚之懸絕若是哉？川陸之長技既異，主客之勞逸頓殊。一夫當關，萬人莫敢誰何，其勢居然也。故六朝相承二百餘載，莫強於秦苻堅，莫盛於魏道武，而卒不能遂混一之志，良有以矣。

以我國家之勢論之，不得不都燕，蓋山後十六州，自石晉予狄幾五百年，彼且自以為故物矣，一旦遷之中國，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間伺隙，無日不在胸中也。且近來北韃之勢強於西戎，若都建康，是棄江北矣；若都洛陽、關中，是棄燕雲矣。故定鼎於燕，不獨扼天下之吭，亦且制戎虜之命。成祖之神謀睿略，豈凡近所能窺測哉！

我太祖之定都建康也，蓋當時起兵江左，自南趨北，不得不據第一上流，以為根本之地，而後命將出師，鞭笞羣雄，此亦高、光之關中、河內也。當時角逐者惟張士誠、陳友諒二人耳，然姑蘇勢狹而無險可據，武昌地瘠而四面受敵，其形勝已不相若矣，而況材智規摹，又相去萬萬哉？宜其折北而不支也！

太祖既逐胡元，命燕王鎮守北平，蓋隱然以北門鎖鑰付之矣。當時親王握重兵，節制有司，大率如漢初七國故事，而燕王之英武雄略，豈久在人下者？使當時不封燕，縱得守臣節，不興靖難之師，而北虜乘間竊發，燕雲終非國家有也。故太祖之封燕王，與文皇之定都於燕，其遠見皆

相符契矣。

燕山建都，自古未嘗有此議也。豈以其地逼近邊塞耶？自今觀之，居庸障其背，河濟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帶，誠天造地設以待我國家者。且京師建極，如人之元首然，後須枕藉，而前須繇遠。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齊晉爲肩，吳楚爲腹，閩廣爲足，浙海東環，滇蜀西抱，真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且其氣勢之雄大，規模之弘遠，視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淵矣。國祚悠久，非偶然也。

遼、金及元皆都燕山，而制度文物，金爲最盛。今禁中梳妝臺、瓊花島及小海、南海等處，皆金物也。元，冬春則居燕，夏秋則如上都，畏熱故也。惟其有兩都，故王師一至，卽時北遁。而山後十六州，四五百年始見天日，非偶然也。

周時洛邑爲天下之中，今天下之勢則似荆襄爲正中，蓋幅員廣狹固自不同也。然所貴於中者，取其便朝會耳；若以建都譬之，元首在腹，何以居重馭輕哉？

幽州有黍谷，相傳鄒衍吹律之所，蓋當時以爲極寒之地矣。若以今之寧夏、臨洮諸邊較之，其寒奚止十倍而已？今燕山寒暑氣候與江南差無大異，且以邊場戎馬之地一旦變爲冠裳禮樂之會，固宜天地之氣亦隨之變更耳。

恒山爲北岳，卽今眞定是也。或云：『北岳不可卽，其一石飛至陽曲，故於陽曲立廟遙祭之，實非岳也。』按水經：『恒山謂之玄岳，周官并州其鎮山曰恒山。』管子云：『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其在今之定州無疑矣，何必求之沙漠之外哉？

五嶽者，中國之五岳也，隨其幅員，就其方位而封之耳。三代洛邑爲天地之中，南不過楚，北不過燕，東不過齊，西不過秦，故以嵩山爲中岳，而衡、岱、恒、華，各因其地封之以爲鎮山。若後世幅員既廣，方位稍殊，卽更而易之，亦無不可，固不必拘拘三代之制也。

以今天下之勢論之，當以天壽山爲北岳，羅浮爲南岳，鍾山爲東岳，點蒼爲西岳，衡霍爲中岳。其間相去，各四五千里，亦足以表至大之域，示無外之觀，此非拘儒俗士所能與議也。

京師風氣悍勁，其人尙鬪而不勤本業，今因帝都所在，萬國梯航鱗次畢集，然市肆貿遷皆四遠之貨，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則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不知當時慷慨悲歌，游俠之士，今皆安在？陵谷之變，良不虛也。

燕雲只有四種人多：在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至於市陌之風塵，輪蹄之紛糅，奸盜之叢錯，狙僮之出沒，蓋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殆古之所謂陸海者。昔人謂『不如是不足爲京都』，其言亦近之矣。

長安有諺語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爲。』

紺珠集云：『東南，天地之奧藏，其地寬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士懦弱而少剛，笮之則服。西北，天地之勁力，雄尊而駁，其土高，其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確，其人毅而近愚，飲淡而輕生，士沉厚而慧，撓之不屈。』此數語足盡南北之風氣，至今大略不甚異也。但南方士風近稍犷悍耳。

今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運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黃，自黃而汶，自汶而衛，盈盈衣帶，不絕如線，河流一涸，則西北之腹盡枵矣。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後兼之海運，然當羣雄竄命之時，烽烟四起，運道梗絕，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師之第一當慮者也。

今之運道，自元始開，由濟寧達臨清，其有功於上都，不淺。而當時已有『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議，則其勞民傷財，亦可知矣。但元時尙引曹州黃河之水以濟運道。國朝因河屢決，泛溢爲害，遂塞張秋口，而自徐至臨清，專賴汶、泗諸水及泰山、萊蕪諸縣源泉以足之。諸泉涓涓如線，遇旱輒涸，旣不可得力，而汶河至分水關，又分而爲二，其勢遂微。每二三月間，水深不過尺許，雖極力挑濬，設閘啓閉，然僅可支持。倘遇一夏無雨，則枯爲陸矣。



運河之開，無風波之患，誠爲良策，而因之遂廢海運，亦非也。海上風濤不虞，數歲間一發耳。而今運河挑濬之費，闌座撈淺之工，上自部使者，下至州邑倖貳之設，其費每歲豈直鉅萬已哉？海運一行，則諸費盡可省，亦使浙直諸軍士因之習於海戰，倭寇之來，可以截流而禦之。自海運廢而士益憚於海矣。元時，海運有三道，而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略所開新道，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尤爲便者。所當間一舉行，以濟運河之不及者也。

古者，諸侯封國自食，其入江北之地，如齊、晉、燕、代、秦諸國，士飽倉盈，不聞其仰給於江南也。如漢時與楚血戰五載，軍士糧餉乃自關中轉輸，卽武帝窮兵黷武，頻年暴師於外，亦不聞其借粟於吳、楚也。至唐而始有漕運，自江而淮，自淮而河，計米一斗費錢七百，然貞觀、開元盛時，不聞其乏食也。至於季世，乃有『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之喜，豈非內無儲積，而枵腹待哺於外哉！宋時，汴及臨安，地皆咫尺，故不聞轉餉之苦。今京師三大營，九邊數十萬軍，升合之餉皆自漕河運致。古稱『千里運糧，士有饑色』。今乃不啻萬里矣！萬一運道有梗，何以處之？故爲今日計，則屯田之策宜行於邊塞，而水田之利宜興於西北濱水諸郡縣也。屯田之策，且耕且守，分番上下，不惟享其粒食，而士亦不至媮惰，蓋守禦可以老弱占籍，而力耕則非少壯不能，軍將不待汰而精矣。且有田則有厓有澮，沮洳泥濘，亦可杜胡馬奔突之患，其利又不止充口腹

已也。

齊、晉、燕、秦之地，有水去處，皆可作水田，但北人懶耳。水田自墾地而浸種，而插秧，而薈草，而車戽，從夏訖秋，無一息得暇逸，而其收穫亦倍。余在濟南華不注山下見十數頃水田，其膏腴茂盛，逾於南方，蓋南方六七月常苦旱而北方不患無雨故也。二策若行，十數年間，民見利而力作，倉庾充盈，便可省漕糧之半。即四方有警，而西北人心不至搖動，京師益安於泰山矣。

黃河之水，若引之以灌田，廣開溝洫以殺其勢，而其未流，通之運道，以濟汶、泗之渴，使之散漫，紆迴從容，達淮入海，不但漕運有裨，而陵寢亦無虞矣。

禹之治水，一意視水之所歸而已，隨山刊木，鑿隧通道，惟使水得所之而止，無他顧慮也。白圭戰國之時，各有分界，動起爭端。能以鄰國爲壑而鄰國不知有水患，不可謂之非奇功也。至於今日，則上護陵寢，恐其滿而溢；中護運道，恐其洩而淤；下護城郭人民，恐其湮汨而生謗怨。水本東而抑使西，水本南而強使北。且一事未成，百議蠡起，小有利害，人言叢至，雖百神禹，其如河何哉？王敬美贈潘司空詩有云：『豎排衆議難於水。』亦有激哉其言之也。

黃河行徙，似有神導之，有非人力所與者；然處置得宜，精誠所格，亦可轉移。如漢武沉璧卒塞瓠子是也。萬曆間，以寶應湖之險，別開裏湖以避之，既開而水不往注，如是者三年，一夜，

聞風雨聲甚厲，比曉視之，水已徙矣。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無它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導水，視其勢之所趨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懼傷田廬，又恐壞城郭；既恐妨運道，又恐驚陵寢；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錢；甚至異地之官，競護其界，異職之使，各爭其利；議論無畫一之條，利病無審酌之見；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無事，安可得乎！

當河決歸德時，所害地方不多，時議皆欲勿塞，而相國沈公恐貽桑梓之患，故山東、河南二中丞議論不合，而廷推卽以河南中丞總督河道，不使齊人有異議也。既開新河，而初開之處，深廣如式，迤邐而南，反淺而狹，議者又私憂之：『下流反淺，何以能行？況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開僅三十丈，勢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而一董役者，奏記督府：『若河流既迴，勢若雷霆，藉其自然之勢以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乎？』督府大以爲然，遂下令放水。不知黃河濁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過半矣。一夕，水漲魚臺，單縣、豐、沛之間皆爲魚鱉。督府聞之，驚悸暴卒。此亦宋慶歷間李仲昌之覆轍也。

治河猶禦敵也，臨機應變，豈可限以歲月？以趙營平老將減一小羌，猶欲屯田持久，俟其自敗。癸卯開河之役，聚三十州縣正官於河壩，自秋徂冬，不得休息，每縣發丁夫三千，月給其直

二千餘金，而里排親戚之運糧行裝不與焉。蓋河濱蕪草米麥一無所有，衣食之具皆自家中運致，兩岸屯聚計三十餘萬人，穢氣薰蒸，死者相枕藉，一丁死則行縣補其缺，及春疫氣復發，先後死者十餘萬。而河南界尤甚。役者度日如歲，安能復計久遠？況監司催督嚴急，惟欲速成，宜其草菅民命，而迄無成功也！

輿地有南戒、北戒之說。北戒自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東及太華踰河，並雷首、砥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逾江漢、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於甌、閩，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此天下之大勢也。

今中國之勢，惟河與海，環而抱之。河源出崑崙崑崙星宿海，蓋極西南之方，其流北行，經洮州，又東北越亂山中，過寧夏，出塞外，始折而南，入中國，至砥柱，折而東，經中州至呂梁，奔而入淮，直抵海口。海則從遼東、朝鮮極東北界迤邐而南經三吳、甌、閩，折而西，直抵安南、暹邏、滇、洱之界，蓋其西南盡頭去星宿海亦當不遠矣。西北想亦當有大海環於地外。但中國之人，耳目所未到也。

以中國之水論之，淮以北之水，河爲大，而澠也，潁也，汴也，汶也，泗也，衛也，漳也，濟也，

潞也，滹沱也，灤也，沁也，洮也，渭也，皆附於河者也。淮以南，江爲大，而吳也，越也，錢唐也，曹娥也，螺女也，章貢也，漢也，湘也，賀也，左蠡也，富良也，瀾滄也，皆附於江者也。至其支流小派，北以河名，而南以江名者，尙不可勝計也。而淮界其中，導南北之流，而會之以入於海，故謂之淮。淮者，匯也。四瀆之尊，淮居一焉。淮之視江、河、漢，大小懸絕，而與之並列者，以其界南北而別江、河也。

禹九河故道，今傳其名，尙有存者。徒駭在滄州，太史在南皮縣之北，馬頰在東光縣界，胡蘇在慶雲縣西南，簡潔俱在南皮城外，鈎盤在獻縣東南，鬲津在慶雲，又云在樂陵縣。考之於書，多與今不相合。酈道元謂九河碣石皆淪於海，此蓋後世新河，附以舊名耳，今又將併其新者而湮塞之矣。

滄州鹽山縣有卯兮城，一名千童城，相傳徐福將童男女千人入海僑居於此，但不知福當時從天津入海耶？從膠、萊入海耶？考始皇既並渤海以東，過黃睡，窮成山，登芝罘，立石瑯琊，而後遣徐福等入海，其不由鹽山明甚，後人以其近海，戲爲此名耳。

南皮舊城，一名石崇城。崇故居遺址猶在。其路西有小阜，則范丹宅也。二人生同里閭，乃一貧一富，大相懸絕如此。及異代之後，荒丘衰草，又復同歸於盡。丹未見不足，而崇未見有餘。

也。且丹以廉得名，而崇以財殺身，所謂身名俱泰者安在哉？每一過之，令人憮然。

京師北三山大石窩，水中產白石如玉，專以供大內及陵寢、堦砌、欄楯之用，柔而易琢，鑲爲龍鳳芝草之形，採盡復生。昔人謂愚父所藏燕石當卽此耶？

三國時諺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蓋當時形勝，自是建業爲上游，而文物之繁麗，沃野之富饒，又所不論也。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之都，諸葛武侯已稱之矣。但孫氏及晉，不過百年，宋、齊、梁、陳，爲祚愈促。我太祖定鼎創業，將垂萬禩，而再世之後，竟復北遷，豈王氣之有限耶？抑終是偏安之勢，非一統之規也？

金陵規模稍狹，鍾山太逼，而長江又太逼，前無餘地，覺無懸遠氣象。其大略彷彿甚似閩中，但閩又較偏一隅耳。

金陵鍾山，百里外望之，紫氣浮動，鬱鬱葱葱，太祖孝陵在焉，知王氣之未艾也。又城中民居，凡有小樓，東北望，無不見鍾山者。其他四遠諸山，重沓環抱。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繞郭』是也。但有牛首一山，背城而外向，然使此山亦內繞，則無復出氣，不成都矣。

建業之似閩中有三：城中之山，半截郭外，一也；大江數重，環繞如帶，二也；四面諸山，環

拱會城，三也。金陵以三吳爲東門，楚、蜀爲西戶，閩中以吳、越爲北門，嶺表爲南府。至於阻險自固，金陵則藉水，閩中則藉山。若夫干戈擾攘之際，金陵爲必爭之地，閩可畢世不被兵也。

近人有謂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非帝王都也，其言固似太過，但天下如一人身，帝都不在元首亦當在胸，今大一統之時，金陵在左腋下，何以運四方乎？天之北極，人君之位也，必正中而近北，則今日之燕京近之矣。江左六朝失淮以北，則又建康爲上游，且相承正朔，二百餘載矣，何不可都之有？

金陵南門名曰聚寶，相傳洪武初沈萬三所築也。沈之富甲於江南，太祖令築東南諸城，西北者未就而沈工已竣矣。太祖屢欲殺之。人言『其家有聚寶盆，故能致富』，沈遂聲言以盆埋城門下以鎮王氣，故以名門云。迤東有賽公橋，云：『沈造數橋，自以爲能誦其子婦，婦悲，自出己財爲之，其宏麗工緻又倍於沈，故以賽公名也。』沈後以事編置雲南，子孫仍富，或言其有點化之術云。

金陵諸勝如鳳皇臺、杏花村、雨花臺，皆一坏蕪土耳，惟攝山、石灰、牛首諸寺，宏麗無恙。城中之寺，莫飭於瓦棺；城外之寺，莫雄於天界。至於長干一望，叢林相續，金碧照目，梵唄聒耳，卽西湖之繁華，長安之壯麗，未有以敵此者也。

余承乏留都北部，留都三法司省寺獨在太平門外，左鍾山而右玄武湖，出門，太平堤逶迤二里許，春花夏鳥，秋月冬雪，四時景光皆足娛人，緩轡徐行，晨入酉出，嘯歌自足，忘其署之冷也。嗣是移官職，方徙北水部，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追思曩者，聞心樂地，詎可復得？故今宦者謂留都爲仙吏，而留都諸曹中，司寇之屬，尤爲神仙也，然不可爲巧宦者道也。

金陵有莫愁湖。莫愁，石城女子，非石頭城也。石城在古爲復州郢中，今之承天府是也。且與襄陽估客同爲一事。今人誤以爲石頭城，故并其湖而妄名之耳。

雨花臺下一派沙土中常有五色石子，狀如絨鞞，青、碧、紅、綠不等，亦有極通明可愛者，不減寶石也。雨後，行人往往拾得之。豈當時天所雨花，其精氣凝而爲石耶？

牛首山寺，窗中見塔影，閉門則影從門罅入，其影倒見，尖反向門，塔相去甚遠，此理之不可曉者。何處無塔？何處無窗隙？而塔影未必入，卽入而未必倒也。

靈谷寺乃太祖改葬寶誌之所，規制甚麗，中殿無梁，云猶是六朝所建也。有琵琶谷，拍手輒鳴，作琵琶聲。寺原有松十萬株，近爲僧衆所盜，以刀刻其皮一周，無何則枯死，輒報官而薪之，今所存不能十之一也！

太祖於金陵建十六樓，以處官伎：曰來賓，曰重譯，曰清江，曰石城，曰鶴鳴，曰醉仙，曰樂



民，曰集賢，曰謳歌，曰鼓腹，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曰南市，曰北市。蓋當時縉紳通得用官伎，如宋時事，不惟見盛時文罔之疎，亦足見昇平歡樂之象。今時刑法日密，吏治日操切，而粉黛歌粉之輩亦幾無以自存，非復盛時景象矣。王百穀送王元美詩云：『最是傷心桃葉渡，春來聞說雀堪羅。』語雖不典，然實關於國家興衰之兆，非浪語也。

金陵，秦淮一帶，夾岸樓閣，中流簫鼓，日夜不絕，蓋其繁華佳麗，自六朝以來已然矣。杜牧詩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夫國之興亡，豈關於遊人歌妓哉？六朝以盤樂亡，而東漢以節義，宋人以理學，亦卒歸於亡耳！但使國家承平，管絃之聲不絕，亦足粧點太平，良勝悲苦呻吟之聲也！

金陵街道極寬廣，雖九軌可容。近來生齒漸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爲廳肆，此亦必然之勢也。天造草昧兵火之後，餘地自多，弈世承平，戶口數倍，豈能於屋上架屋，必蠶食而充拓之。官府又何愛此無用之地，而不令百姓之熙熙壤壤也？近來一二爲政者苦欲復當時之故基，民居官署概欲拆毀，使流離載道，瓦礫極目，不祥之兆莫大焉！

姑蘇雖霸國之餘習，山海之厚利，然其人儂巧而俗侈靡，不惟不可都，亦不可居也。士子習於周旋，文飾俯仰，應對嫺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虛一實，舞文狙詐，不事本業。蓋視四

方之人，皆以爲椎魯可笑，而獨擅巧勝之名，殊不知其巧者乃所以爲拙也。

三吳賦稅之重甲於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閩閩不困者，何也？蓋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貲，而人之射利，無微不至，真所謂彌天之網，竟堊之罟，獸盡於山，魚窮於澤者矣。其人亦生而辯哲，卽窮巷下傭，無不能言語進退者，亦其風氣使然也。

洞庭西山出太湖石，黑質白理，高逾尋丈，峯巒窟穴，賸有天然之致，不脛而走四方，其價佳者百金，劣亦不下十數金，園池中必不可無此物。而吾閩中尤艱得之，蓋阻於山嶺，非海運不能致耳。崑山石類刻玉，然不過二三尺，而止案頭物也。靈璧石，扣之有聲，而佳者愈不可得。宋葉少林自言過靈璧得石四尺許，以八百金市之，其貴亦甚矣。今時靈璧無有高四尺者，亦無有八百金之石也。

滇中大理石，白黑分明，大者七八尺，作屏風，價有值百餘金者。然大理之貴亦以其處遐荒，至中原甚費力耳。彭城山上有花斑石，紋如竹葉，甚佳，而土人不知貴，若取以爲几，殊不俗也。

吾閩玉華洞石似崑山而精瑩過之，小者如拳，大者二三尺許。然多止一两面，而其背蝕土者殊粗。若得四面如一，無粗石皮傳之，其價亦不貲也。

永安溪中出石多如懸崖倒覆之狀，土人就其勢，少加斲削，置之庭前，亦自奇絕，高者五六尺許，但色枯而不吸水，故不能生苔，作綠沉色，以此減價耳。

閩中白沙溪北有溫泉焉，地名湯院，山上出石，脆而易琢，粗而滋水，窟宅峯巒礧之奇，不可名狀。閩人園中常以此代太湖。然太湖終見石質，而湯院歲久，苔滋草生，蒼蔚其上，竟可作小山矣。

嶺南英石出英德縣，峯巒聳秀，巖竇分明，無斧鑿痕，有金石聲，置之齋中，亦一奇品，但高大者不可易致。

金陵鳳凰臺上有奇石，丈許，相傳李太白物。好事者又刻太白鳳凰臺詩於上，蓋亦宋人墨蹟也。楚陳玉叔官金陵，舁以歸，舟至采石，大風浪作，舟竟覆，石沉焉。豈謫仙之英魂不欲此石落他人之手耶？亦異矣。

李德裕云：『以吾平泉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子孫也。』余謂富貴之家，脩飾園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樹怪石，窮極志願而後已，其得之也既難，則其臨終之時，必然留連眷戀，而懼子孫之不能守也。豈知子孫之賢不肖，志趣迥別，即千言萬語，安能禁其不與人哉？況富貴權力一旦屬之他人，有欲不與人而不可得者，其爲惑滋甚矣。余治小圃，不費難得之物，每每山行，

過道旁石有姿態者，卽覓人昇歸，錯置卉竹間，久而雜沓，亦覺有郊垌間趣。蓋不惟無財可辦，亦使他日易於勦斷，不作愛想也。

趙南仲愛靈璧一石，而命五百卒昇至臨安。鄭璠得象江六怪石，而以六十萬錢輦歸滎陽。勞民傷財，至於此極。何怪良嶽、石綱終貽北狩也！以此爲雅，不敢謂然！

山中石，掘置池畔草間，自與世間傳翫諸石氣色不同。蓋深山之中，受霧露、日月之精，不爲耳目之娛，每至樹木茂密，煙靄凝浮，一種賞心，非富貴俗子所可與也。

酉陽雜俎載：『利州臨江寺石，得之水中，初才如拳。置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大凡石在土中水中者，皆能長，但無如是之速耳。余在閩山中，見一石，竇穴數尺，中空，有宋時人題詩，上半截猶可讀，下半截已爲外面所障。其石一片而生，非嵌就者，故知石能長，無疑也。

嶺南有海石如羊肚，大者七八尺，然無色澤，不足貴。閩有浮石，亦類羊肚，而敗絮其中，置之水中則浮。以語它鄉人，未必信也。

零陵石燕，相傳能飛，飛卽風雨。唐詩『石燕拂雲晴亦雨』是也。然是石質，斷無能飛之理。謝鴻云：『向在鄉中山寺爲學，見高巖上石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記之。石爲烈日所暴，忽有驟雨

過，石卽衝起，往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迸落，非真能飛也。』此言足破千古之疑矣。山東有陽起石，煅爲粉，着紙上，日中暴熱，便能飛起。蓋此石爲陽精相感之理，固宜爾也。其石入藥，能壯陽道。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羸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重濁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暹，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校之於今，亦不甚然矣。大抵江北之水，迅激而濁，故其人重而悍；江南之水，委紆而冽，故其人緩而巧；至於五方之變，亦不能盡符者，人不受命於物也。

輕水之人，多禿與癯；重水之人，多腫與蹙；甘水之人，多好與美；辛水之人，多疽與瘰；苦水之人，多尪與僂。余行天下，見溪水之人多清，鹹水之人多慧，險水之人多癯，苦水之人多瘡，甘水之人多壽。滕嶧、南陽、易州之人，飲山水者，無不患癯，惟自鑿井飲則無患。山東東、兗沿海諸州縣，井泉皆苦，其地多癯，飲之久則患瘡，惟不食麵及飲河水則無患，此不可不知也。

余在東郡久。東郡近郭諸泉皆苦，衙齋中至無一草一木，卽折楊柳種之，亦皆不活，所謂不

毛之地也。每雨過日，曬土花蘊起如白鹽者無數，市上麵餅皆苦水所發，食之即飲井泉，無不生瘡矣。彼中嬰兒殤於此者，十常五六。而南方人尤不慣此，動罹其禍，不可救藥也。

易州、湖州之鏡，阿井之膠，成都之錦，青州之白丸子，皆以水勝耳。至於婦人女子，尤關於水，蓋天地之陰氣所凝結也。燕趙、江漢之女，若耶、洛浦之姝，古稱絕色，必配之以水。豈其性固亦有相宜？不聞山中之產佳麗也。吾閩建安一派溪源，自武夷九曲來，一瀉千里，清可以鑿，而建陽士女莫不白皙輕盈，即輿僮下賤，無有蠢濁肥黑者，得非山水之故耶？

劉伯芻之論水，以揚子、中冷爲第一，次之慧山、虎丘、丹陽、大明、淞江、淮水爲七。陸竟陵之品泉，則以康王谷爲第一，次之濂水、慧山、蘭溪以至於雪水，凡二十，而揚子、中冷屈居第七矣。此果銖稱尺量不易之論耶？而所品之外，天下又果無泉可以勝此者耶？吾以爲二子之論，但據生平耳目之所及者而品第之耳。天下中川一百三十有五，小川一千二百五十有一，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一十有九，而遐荒絕域者不與焉，今以一人之聞見意識，遂欲遍第天下之水，何異井蛙管豹之見也！

茶經云：『水品山水爲上，江水次之，井水爲下。』此自是定論。然山水須乳泉緩流者，又須近人村落者。若深山窮谷之中，恐有瘴霧毒蛇，不利於人。即無毒者，亦能令人發瘡。蓋其氣

味與五臟不相習也。奔湍急瀨，久飲，能令人癯。井水亦有絕佳者，不亞山泉。大約江水以甘勝，井水以冽勝，山水則兼甘與冽而有之者也。

閩地近海，井泉多鹹，人家惟用雨水烹茶，蓋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須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糞土也。

以余耳目所及之泉，若中冷、錫山等泉，人所共賞者不載，若濟南之趵突泉，臨淄之孝婦泉，青州之范公泉，吳興之半月泉，碧浪湖水，杭州西湖龍井水，新安天都之九龍潭水，鉛山之石井寺水，觀音洞水，武夷之珠簾泉，太姥之龍井水，支提之龍潭水，閩中鼓山之喝水巖泉，冶山之龍腰水，東山之聖泉，金陵蔣山之八功德泉，攝山之珍珠泉，皆甘冽異常。其它難以枚舉；但在窮鄉遐僻，無人鑑賞耳。

客中若遇無甘泉去處，但以苦水烹之，數沸後澄至冷，去其泥滓，復烹之，即甘矣。此亦古人煉炭之法也。北方每淫雨時，取棐几滑淨者，於空中盛，倒入罌中，亦與南方雨水氣味無別也。

人生飯糲糲，衣氈毳，皆可耐，惟無水烹茶，殊不可耐。無山水即江水，無雨水即河水，但不苦鹹，即不失正味矣。冰水雖寒，不堪烹者，不淨也。雪水易腐，雨水藏久即生子子，飲之有河

魚之疾，而閩人重之，蓋不甚別茶也。

凡出師，遇深山無泉之處，掘井一二丈不得水者，可束蘊火薰之，而密覆其上，火烟不得出，必尋泉脈隙處潛通，即它山數里外泉皆能引而致之，烟通則泉流矣。

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膽水可以浸銅，膽土可以煎銅。

天下泉有一勺而不枯不溢者。夫不枯易耳，其不溢也，何故？此理之不可曉者。余在蔣山，見一人，泉僅盛碗許，吸盡復出。閩雪峯有應潮泉，亦僅如盃，東山聖泉可尺許，松根環之，千年如一日也。然此數者，猶泉脈在地中，不可見也。鼓山鳳尾亭泉初瀉巖下，後爲神晏喝，從山背而下承一石，池方廣不逾七尺，水終日奔注其中，而不見其溢也，愈令人不可解矣。

溫泉，江北惟驪山、沂州有之，江南黃山、招州有之。至吾閩中則多矣。吾郡城內外溫泉共十五處，而其一在湯門外，最小而極熱，土人呼爲殺狗泉，蓋盜狗者常於此治之也。晦翁注論語，謂魯有溫泉，理或然也。然晦翁未至魯，豈不習閩乎？而乃以理斷之，何也？

大凡溫泉之發源，其下必有朱砂，或硫黃礬石，蓋天地至陽之精所結也。閩中諸泉皆作硫黃氣，甚者薰人不可耐。人有疥者，浴之輒愈。竹木浸一宿，則終不蠹。蓋硫黃能殺諸蟲也。華清宮，余未之見，然東賀詩有『華清宮中礬石湯』之句，其爲礬石無疑矣。黃山下者，萬曆戊戌



秋，曾與同志諸子共浴其中，方廣丈許，上有石屋覆之，其底皆白沙，沙熱，足不能久住，所浴垢膩自流於外，都不煩人力也，亦無硫黃氣，相傳朱砂在其下。一日，有樵子早過之，見泉水赤如血砂，片若桃花者，浮滿水面，驚怪，歸以語人。翌日，鄰里競往視之，則無所見矣。浴久，令人骨節怠緩不收，蓋居深山中，去城市僻遠，非若閩中之穢雜也。

淄澗之合，易牙嘗而知之，李德裕知石頭城下水非金山泉，陸羽知揚子江臨岸水非南冷，蒲元知涪水與江水之雜，皆神鑒也。竊怪水之投水，自當混而爲一，乃揚杓傾盆至半，知其自此始爲南冷，豈真有限界而不亂耶？吾郡海水通河，河淡而海鹹，隨潮上下，二水之魚交入輒死，迺知水自不混，但恐交接之處不能截然耳。

登州海上有蜃氣，時結爲樓臺，謂之海市。余謂此海氣，非蜃氣也。大凡海水之精，多結而成形，散而成光。凡海中之物，得其氣久者，皆能變幻，不獨蜃也。余家海濱，每秋月極明，水天一色，萬頃無波，海中蚌蛤、車螯之屬，大者如斗吐珠，與月光相射，倏忽吐成城市樓閣，截流而渡，杳杳至不可見方沒。海濱之人亦習以爲常，不知異也。至於蚌、蛤、蚶、蠣之屬，積殼樹下，暗中皆生光尺許，就視之，熒熒然，其爲海水之氣無疑矣。

宋時巨室治園作假山，多用雄黃、焰硝，和土築之。蓋雄黃能辟虺蛇，焰硝能生烟霧，每陰

雨之候，雲氣浮鬱，如真山矣。

假山之戲，當在江北無山之所，裝點一二，以當臥遊。若在南方，出門皆真山真水，隨意所擇，築菟裘而老焉。或映古木，或對奇峯，或俯清流，或踞磐石，主客之景皆佳，四時之賞不絕，即善繪者不能圖其一二，又何疊石累土之工所敢望乎？

假山須用山石，大小高下，隨宜布置，不可斧鑿。蓋石去其皮便枯槁不復潤澤生莓苔也。太湖錦川雖不可無，但可妝點一二耳。若純是難得奇品，終覺粉飾太勝，無復丘壑天然之致矣。余每見人園池踞名山之勝，必壅蔽以亭榭，妝砌以文石，繚繞以曲房，堆疊以尖峯，甚至猥聯惡額，累累相望，徒滋勝地之不幸，貽山靈之嘔噦耳。此非江南之賈豎，必江北之閹宦也！

西京雜記載：『茂陵富人袁廣漢築園，四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攝石爲山，高十餘丈。』此假山之始也。然石初不甚擇。至宋宣和時，朱勳、童貫以花石娛人主意，如靈璧一石，高至二十餘丈，周圍稱是，千夫舁之不動；艮嶽一石，高四十餘丈，封爲盤固侯，石自此重矣。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十有九所，始於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中多言花木、池臺之盛。而所謂山如王開府宅，水北胡氏二園者，皆據嵩少北邱之麓以爲勝，則知時未尙假山也。自宣和作俑而後，人爭効之。然北人目未見山，而不知作，南人舍真山而僞爲之，其蔽甚矣。

吳中假山，土石畢具之外，倩一妙手作之，及昇築之費，非千金不可。然在作者工拙何如。工者事事有致，景不重疊，石不反背，疎密得宜，高下合作，人工之中，不失天然，偏側之地，又含野意，勿瑣碎而可厭，勿整齊而近俗，勿誇多鬪麗，勿太巧喪真，令人終歲游息而不厭，斯得之矣。大牽石易得，水難得，古木大樹尤難得也。

王氏弇州園，石高者三丈許，至毀城門而入，然亦近於淫矣。洛陽名園以苗帥者爲第一，據稱：『大樹百尺對峙，望之如山。竹萬餘竿。有水東來，可浮十石舟。有大松七。水環繞之。』卽此數語，勝概已自壓天下矣。乃知古人剏造皆極天然之致，非若今富貴家但鬪鉅麗已也。

紈袴大賈，非無臺沼之樂，而不傳於世者，不足傳也，拘儒俗吏，極意脩飾，以自娛奉，而中多可憎者，胸無丘壑也；文人墨士，有魚鳥之致，山林之賞，而家徒四壁，貧不可爲悅也；窮鄉瀉壤，沙塞陋域，空藏白蠟，而無一竹、一石可供吟嘯者，地限之也。幸而兼此四者，所得於造物侈矣，而猶然逐於聲利，耽於仕進，生行死歸，『它人入室』，不亦可歎之甚哉！

唐裴晉公湖園，宏邃勝概，甲於天下。司馬溫公獨樂園卑小，不過十數椽，然當其功成名遂，快然自適。則晉公未始有餘，而溫公未始不足也。況以晉公之勳業，當時文人已有『破盡千家作一池』之語，而溫公之園亦儼然與洛中諸名園並列而無慚色，乃知傳世之具在彼不在此，苟

可以自適而止矣，不必更求贏餘也。

吾閩窮民有以淘沙爲業者，每得小石，有峯巒巖穴者，悉置庭中，久之，磬土爲池，砌螭房爲山，置石其上，作武夷九曲之勢，三十六峯，森列相向，而書晦翁權歌於上，字如蠅頭，池如杯盤，山如筆架，水環其中，蜨螭爲之舟，琢瓦爲之橋，殊肖也。余謂仙人在雲中，下視武夷，不過如此。以一賤傭，乃能匠心經營，以娛耳目若此，其胸中丘壑，不當勝紈袴子十倍耶？

名園記水北胡氏園，其名皆可笑。如其臺，四望百餘里，縈伊繚洛，雲烟掩映，使畫工極思，不可圖畫，而名之曰玩月臺。有庵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備於前，而名之曰學古庵。乃知此失，古人已有之，但不如今人之多耳。今人之扁額又非甚不通者，但俗惡耳。入門曲逕，首揭城市山林，臨池水檻，必曰天光雲影；濛濛想多見魚塘；水竹居必施筠塢；日涉市隱，屢見園名，環翠、來雲，皆爲樓額；至於俗聯尤不可耐，當借咸陽一炬了之耳！此失，閩最多，江右次之，吳中差少。

余在德平葛尚寶園見木假山一座，巖洞峯巒皆木頭砌成，不用片石杯土也。余奇而賞之，爲再引滿，因笑謂葛君：『歲久而朽，奈何？』答曰：『此土中之根，非百年不朽也。吾園能保百年乎？』余更賞其達。時萬曆壬寅元日也。

魏武帝於鄴城西北築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皆高八九丈，有屋百餘間。今人但知有銅雀，而不知更有二臺也。

萬曆癸丑四月望日，與崔徵仲孝廉登張秋之戊己山，酒間，徵以支干命名者。徵仲言：『有子午谷、丁戌山、二酉室。』余言：『秦有子午臺，見拾遺記。楚有丙穴。漢有戊己校尉，又有庚辛之枋，甲乙之帳，丙舍子夜，甲第辛盤。』徵仲言：『有屈戌午道白丁壬人。』余言：『尚有乙榜及呼庚癸者。』時徵仲下第貧乏，大笑而已。歸途馬上思唐詩，有『午橋羣吏散，亥字老人迎』，亦可補一闕也。

濮州有愁臺，陳思王故址也。長安有詔臺，韋庶人所作也。楚有思臺，樊姬墓也。漢有望思臺，武帝爲戾太子作也。有靈夢臺，爲李夫人作也。周有諶臺，景王作也。諶之爲言離也，此皆以情名者也。

帝王苑囿、臺觀之樂，誠不能無，蓋自土堦茅茨，不可復得，而靈臺靈囿，文王之聖，已不廢矣。如唐太宗之九成宮，明皇之驪山溫泉，此其樂在山川者也。宋高宗疊石以像飛來，激水以爲冷泉，此其樂在工巧者也。宣和艮嶽，窮極人間，怪木奇石，珍禽異獸，深秋中夜，淒涼之聲四徹，此其樂在玩物者也。始皇阿房千萬間，武帝上林苑中，離宮七十所，煬帝西苑三百里，此其

樂在宏麗者也。東昏爲芳樂苑，當暑種樹，朝種夕死，細草名花，至便焦燥，紛紜無已，山石皆塗采色，諸樓壁悉畫男女私褻之像，其殺風景甚矣，此其所以爲東昏也！

縉紳喜治第宅，亦是一蔽。當其壯年歷仕，或執掌王事，或家計未立，行樂之光景皆已蹉跎過盡，及其官罷年衰，囊橐滿盈，然後窮極土木，廣修華麗以明得志，曾幾何時，而溘先朝露矣！余鄉一先達，起家鄉薦，官至太守，貲累巨萬，家居繕治第宅，甲於一郡，材具工匠皆越數百里外致之，甫落成而身死，妻亦死，子女爭奪，肉未寒而券入他人之手矣！每語子弟：『可爲永鑒也！』

郭汾陰治第，謂工人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自改換，牆固無恙。』令公聞之，惕然動心，卽日請老。噫，賢哉工人之言！達哉，令公之見也！

精巧愈甚，則失勢之日，人之瞰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值愈高，則貧乏之日，人之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況致富之家，多不以道，子孫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嘆息！

宋王君賜拜三司，方二十七歲，卽在洛起宅，至八十歲而宅終不成。子舍早世，惟一孫居之，不能十分之一。富鄭公亦起大宅，而無子族。子紹定居之，而紹定又無子。二公皆宋名臣，

而不能勘破此關，況今世哉！

古人觀室者，唐其寢廟，又適其僂焉。僂者，廁也。廁雖穢濁之所，而古人重之。今大江以北人家，不復作廁矣。古之人君，便必如廁，如晉景公如廁陷而卒，漢武帝如廁見衛青，北齊文宣令宰相楊愔進廁籌，非如今淨器之便也。但江南作廁，皆以與農夫交易。江北無水田，故糞無所用，俟其地上乾，然後和土以溉田。京師則停溝中，俟春而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輒病。又何如奏廁之便乎？

武帝如廁見衛青，解者必曲爲之說，此殊可笑。史之記此，政甚言帝之慢大臣，以見其敬黯耳。若非溷廁，史何必書？衛青，公主馬前奴也，官即尊貴，帝狎之久矣。文宣令宰相進廁籌，武帝之如廁，見大將軍，亦何足怪？唐郭汾陽將校官，至節度使，封侯皆趨走執役於前，夫人、小女，至令捧湯持帔，則帝之如廁見青，固狎愛之至，而亦青之所以自全也。

石崇廁上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香囊，則帝王之廁可知。豈比窮措大糞穢狼藉，蠅蛆縱橫者？而不可屈大將軍一見乎？

閣與閣，世人多混用之。閣，夾室也，以板爲之，亦樓觀之通名也。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蓋古人制此，以度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其制，爲天祿、凌烟等名，

或以藏書，或以繪像，或以爲登眺遊覽之所。此樓閣之閣也。閣者，門旁小戶也。漢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蓋避當門，而東向開一小門，引賓客以別於官屬，卽今官署脚門，旁有延賓館是也。韓延壽爲太守，閉閣思過，卽如今閉脚門不聽官屬入耳。唐正衙日喚仗入閣，則百官亦隨以入，謂之入閣，蓋中門不啓而開脚門也。然則夾室謂之閣，傍門爲之閣，義自昭然。漢三公黃閣注：『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黃其閣。』今國家設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若以黃閣、東閣之義言之，亦可謂之閣老耳。

爾雅：『小閨謂之閨閨。』卽門也。故金門亦謂金閨，處子謂之閨女，以其處門內也。今人閨閣概作閨閣，至以朝廷東閣亦巍然揭東閣之額而不覺其非，蓋黃閣老，子美詩已誤用之矣。老若稱閣下爲閣下，舉世有不笑之者耶？

紫微原爲帝星，以其政事之所從出，故中書省亦謂之紫微，而舍人爲紫微郎。白樂天『紫薇花對紫微郎』者，以其音之偶同，戲用之耳。今各處藩省多揭紫薇爲堂名，而參知署額，多稱薇省分署者，習而不覺其非也。

古者，官舍概謂之省寺。漢書何並傳：『王林卿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唐制中書兩府謂之三省，宋惟有中書省。國朝去中書而外，藩司原有行省之設，故俗謂之十三



省云。寺則一二九卿，如大理、光祿之類，蓋亦仍其舊稱。而佛宮概謂之寺矣，相傳起於漢明帝崇重佛教，化比於公卿之爵，故以寺名其居。今則非勅賜者，不得稱也。

孟子：『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今人驛與駟多通用而不知其異也。按馬傳曰：『置步。』傳曰：『郵置者，驛馬也。郵者，鋪遞也。』既言置，又言郵，蓋亦當時俗語，如今言驛鋪也。至廣雅解云：『置，驛也；郵，亦驛也。』則誤以駟爲驛也。

古者乘傳皆驛車也。史記：『田橫與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注：『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然鄒子產乘遽而至，則似單馬騎矣。釋文以車曰傳，以馬曰遽。子產時相鄭國，豈乏車乎？懼不及，故乘遽，其爲驛馬無疑矣。漢初尙乘傳車，如鄒當時王溫舒皆私具驛馬，後患其不速，一概乘馬矣。

閩中方言：『家中小巷謂之弄。』南史：『東昏侯遇弒於西弄。』弄卽巷也。元經世大典謂之火街，今京師訛爲衢街。

佛典：『一弓爲四肘。五百弓爲一拘。』盧舍王荆公詩：『臥占寬間五百弓。』五百弓，四里也。今閩中量田尙用弓，云：『四步爲一弓。』而它處人無知之者。此亦古法之遺也。又佛地以二畝爲雙。皇華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是也。而今絕無知者。

詩：『及爾同僚。』左傳：『同官曰寮。』注：『寮，小窗也。』蓋取同舍之義。然古僚通作寮。書：『百僚師師。』僚之爲言臣也。釋文：『僚，賤隸之稱。』左傳：『泉丘人女奔孟僖子，其僚從之。』則僚不過朋儕之義，故其字從人，寮聲。詩之所謂同僚者，恐亦如是。後人見其從室，遂引僧寮、綺寮之義以證之，不知同寮可作同僚，而僧寮不可作僧僚也。

歲時記：『務本坊西門有鬼市，冬夜嘗開賣乾柴聲。』是鬼自爲市也。番禺雜記：『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與交易，多得異物。』又濟瀆廟神嘗與人交易，以契券投池中，金輒如數浮出，牛馬百物皆可假借。趙州廉頗墓亦然。是鬼與人市也。秦始皇作地市，令生人不得欺死人，是人與鬼市也。

嶺南之市謂之虛，言滿時少，虛時多也。西蜀謂之亥。亥者，瘕也。瘕者，瘡也，言間日一作也。山東人謂之集。每集則百貨俱陳，四遠競渡，大至騾、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於其日聚焉，謂之『趕集』。嶺南謂之『趕虛』。而嶺南多婦人爲市，又一奇也。京師朔望及二十五，俱於城隍廟爲市，它時散處各方，而至此日皆合爲一市者，亦甚便之。而京師間有異物奇寶，郎曹入直之暇，下馬巡行，冠帶相錯，不禁也。初四、十四、二十四等日，則於東皇城之北有集，謂之內市，多是內人贏餘之物，不及廟中之多也。至每歲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

止，則在東華門外，迤邐極東，陳設十餘里，謂之燈市，則天下瑰奇鉅麗之觀畢集於是，視廟中又盛矣。

燈市雖無所不有，然其大端有二：統素珠玉多，宜於婦人，一也；華麗妝飾多，宜於貴戚，二也。舍是則猥雜器用飲食與假古銅器耳。余在燕都，四度燈市，日日遊戲，欲覓一古書、古畫，竟不可得，真所謂入寶山而空手却回，良以自笑也。

左傳曰：『都鄙有章。』都，城郭也。鄙，鄉村也。政都訓美，鄙訓俗。淮南子曰：『始乎都者常卒乎鄙。』亦猶朝市之分君子、小人也。

## 五雜組 卷之四

### 地部一

蜀江油有左擔道，爲其道至險，擔其左者，不得易至右也。漢書西南夷傳：『滇池，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謂其險阨，纜五尺也。西域傳：『烏秣國，其西則有懸度。』謂懸繩而度也。今天下莫險於棧道，然直指使者行部肩輿安穩，豈復王陽迴馭時乎？

閩中自浙之江山入度仙霞嶺，亦自險絕。北人度，汗津津下矣。余已丑夏下第，適天欲雨，暝雲四合，與徐惟和自絕頂直趨至平地，而後雨作。要其險豈能敵白鶴嶺之半乎？若登山遊眺，險尙有什百於此者。韓昌黎慟哭不足爲奇也。

平生遊山，所歷當以方廣巖、靈羊谷爲第一險。仰倚絕壁，下臨無際，旣無藤葛可攀，途僅尺許，而又外傾。且爲水簾所噴，崎嶇苔滑，就其傍睨之，膽已落矣。余與諸友奴僕六七人，僅一小奴過之，然幾不能返，面無人色矣。武夷折筍，余少時登之，殊不爲意，蓋梯幹甚偉，險處又有鐵縷可攀，自不至失足耳。但旣過險，龍脊上甚難行，亦強弩之末效也。

華山，余未之登，讀王恆叔遊記，知其險甲於諸岳，亦在龍脊上難行耳。天台石梁不過獨木

橋之類，人自氣懾耳，無崩朽之虞也。閩鼓山白雲洞，石磴七百級，望之如登天然；不過苦諸縉紳公子，體膂骨弱者耳。許掾得此，自當無苦也。

新安黃山深處，由石牌樓達海子，有積沙岸丈許，人疾過之則濟，少駐足，沙便崩，余不敢度也。潘景升笑而踐之，行二三步而崩，大呼求救，土人掖之以還，面如死灰云。余笑謂：『不爾，幾作嬴政崩沙丘矣！』友人王玉生過靈羊谷亦然，歸家病幾一月。如此奇僻，可作昌黎後身，然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余遊四方名山，無險不屈，並未失足。壬子秋過呂亭驛一板橋，去地二丈餘，中道而折，四輿人及余皆殞地，其不爲齏粉者，以下皆積沙也。始知人不隕於山，而隕於埜，禍每生於所忽也。

南昌滕王閣序既云『星分翼軫』，又云『龍光射斗牛之墟』。翼軫、斗牛，相距甚遠，必有一謬。

荊州黃牛峽，下有查波灘。宋寇萊公謫巴東，舟經此灘，聞水中人語，出視之，見一棵體者爲之挽舟，公叱之，曰：『我黃魔神也。公異日當大用，故爲公挽舟耳。但裸體不敢相見。』公以錦袱投之，神卽披袱，再拜，冉冉而去。

夷陵龍角山有石穴，皆黑無際，其中有二巨石，相對而立，中間丈許，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具儀從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潦則鞭陽石，無不應時而止。但鞭者不出三年必死，故人不敢爲也。

松滋縣南九十里有竹泉，宋政和初，有僧浚井得竹筆。後黃庭堅謫黔過之，視筆，曰：『此吾過峽中蝦蟆背所墜也。』後其筆忽成竹，始知此泉與峽水通也。

荊州濟江西岸有地肺，洪濼常浮不沒，其狀若肺焉，故名。駱賓王吸金丹於地肺，卽此也。或云：終南山亦曰地肺。一云：太一山。

山海經：『繇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今江陵南門有息壤祠云。息壤，石也，而狀若城郭。唐元和中，裴字牧荊州，陰雨彌旬不止，有道士歐陽獻謂字曰：『公會得一石室乎？瘞之則雨止矣。』字驚曰：『有之，但已棄竹籬外矣。』覓而瘞之，雨卽止。後人有發之者，輒致淋雨。蘇軾序云：『今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宅，陷地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以致雷雨』，後失其處。』萬曆壬午，新築南門城，乃復得而瘞之，置祠其上。

匡續，字子孝，周武王時人，廬於潯陽山中。後威烈王以安車迎續，續仙去，惟廬存，故命其山爲廬山，亦曰匡山也。

黃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此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硯石，每雨輒有墨水流出。

汴有老圃紀姓者，一鉏底三十口，病篤，呼子孫，戒曰：『此二十畝地便是青銅海也。』此與舌畊、畊田何異？

洞天福地記所言里數多誕，如云：『泰山周圍三千里，霍林洞天亦三千里之數。』今計其地才百分之一耳。或以列真所居分治之域論耶，其說殆不可曉。

杜少陵文：『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坡詩：『天外黑風吹海立。』余從祖司農公杰以大行奉使過海中流，有龍見焉，倒垂雲際，距水尙百許丈，而水湧起如炊烟，直與相接。人見之歷歷可辨也。始信水立之語非妄。

正德中，順天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遼凍爲冰柱，高五六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凝結甚固。逾數日，流賊劉六、劉七等殺掠過此，民大小老弱相率入冰穴中避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此亦古今所未見之異也。

金陵鍾山有八功德水，相傳梁天監中胡僧曇隱所發也。其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醴，八蠲疴，故名『八功德』。

七發云：『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廣陵，今揚州也。揚州之濤，殊不足觀。漢時吳越錢塘皆屬揚州。或者曲江之濤即指西陵之潮耳。沉廣陵之江，一望而盡，非曲江也。

成都有一天涯、海角二石。天涯石在中興寺。故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腳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地角石在羅城內西北隅角，高三尺餘，舊有廟，王均之亂，爲守門者所壞，今不復存矣。

劉麟之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知處也。此與王烈、嵇叔夜事相類。名山、洞府，信有之。

宋崇寧中，鑄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內鼎中，既奉安於九成宮，車駕臨幸，徧禮焉。至北方之寶鼎，忽漏，水溢於外。劉炳謬曰：『正北在燕山，今寶鼎但取水土於羅州境，宜不可用。』其後竟以北方致亂。

建炎三年，吉州脩城，役夫得髑髏，棄水中。俄浮一鍾，有銘五十六字云：『唐興元年吾子沒，瘞盧陵西壘，後當火德五九之際，世衰道敗，浙梁相繼喪亂，章貢康昌之日，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鳩工，復使吾子同河伯聽命水官。』郡守命錄其詞，錄畢而鍾自碎。



張唐英謂姚疇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同等。楊用脩引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李日知曰：「此石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罕傳，人亦鮮知。余按此事載唐書李昭德傳中甚明，固非語林，亦非李日知事也。余嘗時讀史卽知有此，用脩乃以爲新聞耶？

濟南有二奇焉：趵突泉從地中涌起六七尺者數處，冬夏不竭，流而成河。華不注山亦從地中突起，傍無丘陵，遠望之若浮圖焉，其上亂石縱橫，如人工所堆疊。皆奇觀也。

嶧山多石，黝黑色，從下望之，簇簇如筍；然山徑皆緣石行，或俛出其下。石之下皆沙也，石附以沙自固。久之，沙爲風雨摧剝漸盡，窟穴競開，石亦不能自立，常有自山巔墮至田中者，譬之米中籬子，米盡則蹶矣。葉福唐相君爲南宗伯時游此，政值石墜，滾至前，僅丈餘而止，稍進則齧粉矣。此亦游者所當戒也。

秦始皇泰山立無字碑，解者紛紜不定，或以爲碑函，或以爲鎮石，或以爲欲刻而未成，或以爲表望，皆臆說也。余親至其地，周環巡視，以爲表望者近是。蓋其石雖高大而厚，與凡碑等，必非函也。此石既非山中所產，又非尋常勒字之石，上有芝蓋，下有跌坐，儼然成具，非未刻之石也。考之史記，始皇以二十八年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

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云云，則泰山之石已刻矣。今元君祠旁公署中尙有斷碑二十九字，此疑卽所刻之石也，然則片石之樹，其巔爲祠祀，表望明矣。

泰山之稱雄於江北，亦無佛處稱尊耳。齊魯之地，曠野千里，岡陵丘阜，詫以爲奇，而岱宗巍然，障大海而控中原，其氣象雄偉，莫之與京，固宜爲羣岳之宗也。又岱爲東方主發生之地，故祈嗣者必禱於是，而其後乃傳會爲碧霞元君之神，以誑愚俗。故古之祠泰山者，爲嶽也；而今之祠泰山者，爲元君也。嶽不能自有其尊，而令它姓女主偃然據其上，而奔走四方之人，其倒置亦甚矣。

有死而後有生，故泰山之有蒿里山也，鄆都城也，十王殿也，皆爲受生而設也。余竊以爲東方主生，西方主殺，各有司存，豈宜並用？鄆都業在西方，則受死之籍，當歸金天。華嶽雖相去萬里，而造化視之，不過左右手耳。愚民貪生而又畏死，故祝延者與求胤者，香火相望。要之，生可祈也，死亦可祈也。死不可免也，則生亦不必禱也。況不知寡欲而求生子，不知行善而求延年，民之大惑也。

藏經云：『泰山爲天帝之孫，爲五岳祖，主掌人間生死脩短。』此俗說之鼻祖也。然天帝豈應有孫？不過以東方震旦之地，有『帝出乎震』之說而附會之耳。

渡江以北，齊、晉、燕、秦、楚、洛諸民，無不往泰山進香者。其齋戒盛服，虔心一志，不約而同。卽村婦山妪，皆持戒念佛，若臨之在上者云，稍有不潔，卽有疾病，及顛墜之患。及禱祠以畢，下山舍逆旅，則居停親識皆爲開齋，宰殺狼籍，醉舞喧呶，變童歌倡，無不狎矣。夫旣不能脩善於平日，而又不能敬謹於事後，則其持戒念佛，不過以欺神明耳，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均州之太和山，萬方士女，駢闐輻湊，不減泰山，然多閩、浙、江右、嶺蜀諸人，與元君雄視，無異南北朝矣，而均州諸黃冠千數，放縱無忌，此則僧宗所無也。

武當、元君二祠，國家歲籍其香錢，常數萬緡。官入之，以給諸司俸祿。不獨從民之價，而亦籍神之貺矣。然官吏餽廩，自當有惟正之供，取足於此，似爲不經。似當入之本州，以爲往來廚傳之費，免加派之丁糧則善矣。今泰山四、九二月之終，藩省輒遣一正官至殿中親自檢閱，籍登其數，從者二人，出入搜索，如防盜然，謂之「掃殿」，而袍帳、化生、俚妾之物，皆折作官俸，殊不雅也。武當亦然。

齊雲僻處萬山之中，故進香者少，所入則黃冠囊中物耳。其軒輜供應之費，亦道官主之，故邑人差不累也。然齊雲實無奇，奇者，天門與石橋巖耳，而遊者又多未之及也。

遊山不藉仕宦，則廚傳輿僮之費無所出，而仕宦遊山，又極不便。侍從旣多，不得自如，一

也；供億既繁，彼此不安，二也；呵殿之聲，既殺風景，冠裳之體，復難袒跣，三也。與人從者，憚於遠涉；羽士僧衆，但欲速了。嶮巖之道，恐昇夫之諄語；奇絕之景，懼後來之開端。相率隳引於常所經行而止，至於妙蹤勝賞，十不能得其一二也。故遊山者須藉同調地主，或要丘壑高僧，策杖扶藜，惟意所適。一境在旁，勿便錯過；一步未了，莫憚向前。寧緩毋速，寧因毋逸。寧到頭而無所得，毋中道而生厭怠。攜友勿太多，多則意趣不同；資糧勿太慳，慳則意興中敗。勤幹見解之奴，常鼓其勇；富厚好事之主，時借其力。勿偕酒人，勿攜孱伴。每到境界，切須領略。時置筆硯，以備遺忘。此遊山之大都也。

天下丘壑，無如閩中之多者，卽生長其中，不能盡識也。聞粵西山水之奇，甲於宇內，每問其土人，云：『出門皆山，而山皆洞，委蛇屈曲里許者，不可數計也。』吾閩城內外諸山皆有之，但無好事者搜剔之耳。

山川須生得其地，若在窮鄉僻壤，輪蹄絕跡之處，埋沒不稱者多矣。如姑蘇之虎丘，鄒之大嶧，培塿何足言？而地當舟車之會，遂令遊詠讚賞，千載不絕。豈亦有幸不幸耶？

山莫高於峨眉，莫秀於天都，莫險於太華，莫大於終南，莫奇於金山華不注，莫巧於武夷，其它鴈行而已。峨眉之巔有積雪，武夷半壁有仙舟，華不注地中崛起，天都面面蓮花，苟不親見，

以語人，未必信也。

鴈蕩瀑布無聲，故自奇絕。閩中水簾數處皆無聲，蓋巖腰凹而水噴空則爲水簾，自不能奔號也。水簾奇於瀑布。吾閩四山皆瀑也。而黃巖峯瀑布，數百里外皆望見如足練焉。余又在黃山見九龍潭水從絕頂分爲三而下，至半腰合流，又三分之，如是者三，始至地，望之如雜佩然，亦一奇也。

峨眉，雖六月，必具單夾絮衣而登，其下猶炎暑也；至半山，則御夾衣；絕頂則着絮矣。過十月則不可登，道爲雪封，且寒甚也。其山本以兩峯相對，如蛾眉然，故名。蛾字當從虫，不當從山也。

峨眉之巔，四望無與頡頏者，惟正東有一點青色如烟，相傳匡廬山也。然廬山未必便高於諸岳，又況九江地下即高不能敵西北方也。西北地勢視東南已高，與山齊矣，此非臆說也。山東濟寧分水關，北距臨清僅三百七十里，地高九十尺，南距徐州僅四百里，地高一百十有六尺。以川江之勢度之，其建瓴之勢，一日千里，豈直千仞而已哉！

吾閩俗謂延平之水高與鼓山平，然未有以試也。萬曆己酉夏，大水驟至，城中漲溢，水從南門出，高二丈許，門闌僅露一抹，如蛾眉然。余居距門百餘武，庭中水僅四五尺，東折至鰲峯，下

則無水矣。相距半里許，而地形高下已踰二丈，尋常行路殊不爲覺，始信人言不誣也。昔人謂桂林之壤視長沙、番禺高千尺，理固然耳。

水固常有鬪者。春秋書：『穀洛鬪，毀王宮。』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竹書或誕妄不經，春秋聖人之筆，不可誣也。宋史五行志載：『高宗紹興十四年，樂平縣河決，衝田數百頃，田中水自起立，如爲物所吸者，高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家井水亦高數尺，天矯如虹，聲若雷霆，穿牆毀樓而出，二水鬪於杉墩，且前且卻，十餘刻乃解，各復其故。』說海紀：『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鬧蛙池，相近前後。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旣而其響益大。居人開戶視之，波濤噴面，不可逼近，坐以伺旦。及明聲息，二水一涸一溢，人以爲水鬪。』此亦古今所有，不足異也。（按紀年所紀洛伯、河伯乃二諸侯也，而後世傳會之，遂以馮夷爲河伯之名，并識於此。）

天下海潮之來，皆以漸次。余家海濱，每乘潮汐，渡馬江，舟中初不覺也。鹽官潮來，則稍拍岸，激石成聲，與長溪松山下潮相似。惟錢唐則不然，初望之一片青氣，稍近則茫茫白色，其聲如雷，其勢如山吼擲；狂奔一瞬，至岸，如崩山倒屋之狀，三躍而定，則橫江千里，水天一色矣。近岸一帶人居，潮至，浪花直噴屋上，簷溜倒傾，若驟雨然，初觀之，亦令人心悸，其境界甚

似扁舟犯怒濤下黯淡灘時也。

海中波浪，人所稀見，卽和風安瀾時，其傾側簸蕩，尤勝洞庭、揚子怒濤十倍也。封琉球之舟，大如五間屋，重底牢固。其桅皆合抱堅木，上下鐵箍，一試海上，半日，板裂箍斷，雖水居善沒之人，未習過海者，入舟輒暈眩，嘔噦狼籍。使者所居，皆懸床，任其傾側，而牀體常平，然猶暈悸不能飲食。蓋其曠蕩無際，無日不風，無時不浪也。觀海者難爲水，詎不信然？

浙之寧、紹、溫、台、閩之漳、泉，廣之惠、潮，其人皆習於海，造小舟僅一圭竇，人以次入其中，暝黑不能外視一物，任其所之，達岸乃出之。不習水者，附其舟，暈眩幾死；至三日後，長年以篙頭水飲之始定。蓋自姑蘇一帶，沿海行，至閩、廣，風便，不須三五日也。

海上操舟者，初不過取捷徑，往來貿易耳；久之，漸習，遂之夷國。東則朝鮮，東南則琉球、旅宋，南則安南、占城，西南則滿刺迦、暹羅，彼此互市，若比鄰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來，率以爲常，所得不貲，什九起家。於是射利愚民，輻輳競趨，以爲奇貨，而權采之中使，利其往來稅課，以便漁獵。縱令有司給符繙與之，初未始不以屬夷爲名。及至出洋，乘風挂帆，飄然長往矣。近時當事者雖爲之厲禁，誅首惡一二人，然中使尙在，禍源未清也。老氏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上既貴以稅課方物，而又禁其販海，其可得乎！

販海之舟，所以無覆溺之虞者，不與風爭也。大凡舟覆，多因颶風。此輩，海外諸國既熟，隨風所向，挂帆從之，故保其經歲無事也。余在海鹽、錢唐，見捕魚者，爲疎竹筏，半浮半沉水上，任從風潮波浪，舟皆戒心，而筏永無恙者，不與水爭也。小人誠有意智，然因之悟處世之法。江南遣徐鉉聘宋，詞鋒才辯，廷臣無出其右者，而宋太祖遣一不識字殿侍接之，卽是此意。

海外之水，不知還靠天乎？還有地乎？今之高處望日似從海中生者，蓋亦遠視云然。如落日之衝山，非真從山落也。所云海外諸國，如琉球、日本之類，皆海中，非海外也。北方沙漠之外，不知還有海否？若果有之，則中國與北虜亦在海中矣。水土合而成地，大段水猶多於土也。潮汐之說，誠不可窮詰，然但近岸淺浦，見其有消長耳，大海之體固毫無增減也。以此推之，不過海之一呼一吸，如人之鼻息，何必究其歸泄之所？人生而有氣息，卽睡夢中形神不屬，何以能吸？天地間只是一氣耳。至於應月者，月爲陰類，水之主也。月望而蚌蛤盈，月蝕而魚腦滅，各從其類也。然齊、浙、閩、粵，潮信各不同，時來之有遠近也。

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有小島，闊百里餘，四面海水皆濁，獨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常見水上紅光如日。舟人不敢近，云：『此龍王宮也。』而西北塞外人跡不到之處，不時聞數千人砍樹拽木之聲，及明，遠視，山木一空，云：『海龍王造宮也。』余謂龍以水爲居，豈復有宮？卽有之，亦



當蛟字貝闕，必不藉人間之木殖也。愚俗之不經，一至於此！

天下之橋以吾閩之洛陽橋爲最，蓋跨海爲之，似非人力。相傳蔡君謨遣吏持檄海神，及歸，得一醋字，遂以廿一日酉時興工，至期，潮果不至。今世所傳四喜雜劇者本此也。事有無不可知。計橋長三百六十丈。若當怒潮，必難駐足耳。吾郡臺江大橋亦百餘丈，跨大江而度，三十九門，江濤澎湃，亦自恐人，不知當時何以建址。大抵閩人工於此伎，亦不煩神力耳。

江南無闌，江北無橋。江南無茅屋，江北無溷圜。南人有無牆之室，北人不能爲也；北人有無柱之室，南人不能爲也。北人不信南人有架空之樓，行於木杪；南人不信北人有萬斛之窖，藏於地中。

地窖，燕都雖有之，不及秦、晉之多，蓋人家頗以當蓄室矣。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堅，故不崩。自齊以南不能爲也。三晉富家，藏粟數百萬石，皆窖而封之；及開，則市者至，如趕集然。常有藏十數年不腐者。至於近邊一帶，常作土室以避虜其中，若大廈，盡室處其中，封其隧道，固不啻金湯矣，但苦無水耳。

閩、廣地常動，浙以北則不恆見。說者謂濱海水多則地浮也。然秦、晉高燥，無水時亦震動，動則裂開數十丈，不幸遇之者，盡室陷入其中。及其合也，渾無縫隙，掘之至深，而不可得。

王太史維楨實遭此厄。則閩、廣之地，動而不裂者，又得無近水滋潤之故耶？然大地本一片生成，而有動不動之異，理尤不可解也。

萬曆己酉夏五月廿六日，建安山水暴發，建溪漲數丈許，城門盡閉。有頃，水踰城而入，溺死數萬人。兩岸居民，樹木蕩然。如洗驛前石橋，甚壯麗，水至時，人皆集橋上，無何，有大木隨流而下，衝橋，橋崩，盡葬魚腹。翌日，水至福州，天色清明而水暴至，斯須沒堦，又頃之，入中堂矣。余家人集園中小臺避之，臺僅尋丈，四周皆巨浸矣。或曰：『水上臺，可奈何？』然計無所出也。少選，妹婿鄒正傳，泥淖中自御肩輿迎老母暨諸室人至其家，始無恙，蓋鄉君所居獨無水也。然水迄不能逾吾臺而止，越二日始退。方水至時，西南門外，白浪連天，建溪浮屍，蔽江而下，亦有連樓屋數間泛泛水面，其中燈火尙熒熒者；亦有兒女尙聞啼哭聲者；其得人救援，免於魚鱉，千萬中無一二耳。水落後，人家粟米衣物爲所浸漬者，出之，皆黴黑臭腐，觸手卽碎，不可復可用。當時吾郡縉紳，惟林民部世吉捐家貲葬無主之屍凡以千計，而一二巨室大賈，反捨浮木無數以蓋別業，賢不肖之相去遠矣！

閩中不時暴雨，山水驟發，漂沒室廬，土人謂之出蛟，理或有之。大凡蛟蜃藏山穴中，歲久變化，必挾風雨以出，或成龍，或入海。閩烏石山下瞰學道公署，數年前，鄰近居民常見巨蟒，長

數百尺，或躡山麓，或蟠官署舳舳之上，雙目如炬。至己酉秋八月，一夜，大風雨，烏石山崩，自後嶸不復見云。先是阮中丞一鶚無功於閩，而廟食山巔，輿論不愜也，是日山崩，政當其處，祠宇盡爲洪水漂流，片瓦雙椽杳不可見，時以爲異云。

吳興水多於山間暴下，其色殷紅，禾苗浸者盡死，謂之『發洪』。晉中亦時有之。崑崙四面皆高山，而中留狹道，偶遇山水迸落，過客不幸，有盡室葬魚腹者。州西一巨石，大如數間屋，水至，民常棲止其上。一日，水大發，民集石上者千計，少選，浪衝石轉，瞬息之間，無復孑遺，哭聲遍野。時固安劉養浩爲州守，後在東郡爲余言之，亦不記其何年也。

水柔於火，而水之患慘於火。火可避而水不可避，火可撲滅而水無如之何，直俟其自落耳。若癸卯山東之水，丁未南畿之水，己酉閩中之水，壬子北都之水，皆骸骨蔽野，百里無烟，兵戈之慘，無以逾之。然北方之水，或可隄防而障，或可溝澮而通，惟南方山水之發，疾如迅雷，不可禦也。

火患獨閩中最多，而建寧及吾郡尤甚：一則民居輻湊，夜作不休；二則宮室之制，一片架木所成，無復磚石，一不戒則燎原之勢莫之遏也；三則官軍之救援者，徒事觀望，不行撲滅，而惡少無賴利於劫掠，故民寧爲煨燼，不肯拆卸耳。江北民家，土牆甍壁，以泥苦茅，卽火發而不

然，然而不延燒也。無論江北，卽興泉諸郡，多用磚甃，火患自稀矣。

周煇清波雜志謂：『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故福字從田從衣，謂之衣食足爲福也。然必稅輕徭簡，物力有餘之地，差足自樂；若三吳之地，賦役繁重，追呼不絕，祇益內顧之憂耳。』彼但知福之從田，而不知累之亦從田也！（按福字傍從示，不從衣。）

吳、越之田，苦於賦役之困累；齊、晉之田，苦於水旱之薄收；可畜田者，惟閩、廣耳。近來閩地殊亦凋耗，獨有嶺南物饒而人稀，田多而米賤，若非瘴蠱爲患，眞樂土也。

燕、齊蕭條，秦、晉近邊，吳、越狡獪，百粵瘴癘，江右蠲瘠，荆、楚慄悍，惟有金陵、東甌及吾閩中尙稱樂土，不但人情風俗，文質適宜，亦且山川丘壑足以娛老，菟裘之計，非蔣山之麓則天台之側，非武夷之亭則會稽之穴矣。

書言：『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病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樂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今以時攷之，蓋不盡然：京師直官福耳；口福則吳、越不及閩廣；衣裳福則燕、趙遠遜吳、越；錢福則嶺南、滇中，實可倍蓰，宦多稱載。

凡山川佳麗之處亦須風氣迴合，川壑幽邃，緩急可避兵革者，如武夷之小桃源，居萬峯之中，秀色環抱，石門一逕，可杜而絕，其中豁然，別是一天地，有田有水，又有村落，可爲伴伍；養

蜂蒸楮，可以爲生；鴉鴨鷄豚，可以自給；山寇所不及，海賊所不到，想武陵避秦之地未必勝此也。黃山之丞相園次之，但地稍瘠，又無人烟耳。

楚中如衡山、寶慶，亦一樂土也。物力裕而田多收，非戎馬之場，可以避兵，而俗亦朴厚。長沙則卑溼而儂，不可居矣。

國家自采權之使四出，雖平昔富庶繁麗之鄉，皆成凋敝，其中稍充裕者，嶺南與滇中耳。然五嶺瘴鄉，不習者有性命之虞，滇南遠隔絕徼，山川阻脩，黔巫之界，苗獠爲梗，過客輻重，時遭抄掠，不但商旅稀少，卽仕宦者亦時時戒心也。

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饒，高皇帝既定昆明，盡徙江左諸民以實之，故其地，衣冠文物，風俗言語，皆與金陵無別。若非黔筑隔絕，苗蠻梗道，誠可以卜居避亂。然滇若不隔萬山，亦不能有其富矣。

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爲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新安奢而山右儉也。

然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嗇，薄糜鹽齏，欣然一飽矣，惟娶妾，宿妓，爭訟，則揮金如土。余友人汪宗姬家巨萬，與人爭數尺地，捐萬金，娶一狹邪如之，鮮車怒馬，不避監司前驅，監司捕之，立捐數

萬金，不十年間，蕭然矣。至其菲衣惡食，織畜委瑣，四方之人皆傳以爲口實，不虛也。

天下推織畜者必推新安與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貧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輕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氣。齊人鈍而不機，楚人機而不浮。吳、越浮矣，而喜近名；閩、廣質矣，而多首鼠。蜀人巧而尚禮，秦人驚而不貪。晉陋而實，洛淺而愿；粵輕而獷，滇夷而華。要其醇疵美惡，大約相當，蓋五方之性，雖天地不能齊，雖聖人不能強也。今之宦者，動欲擇善地，不知治得其方，卽蠻夷可化，況中國哉！

仕宦諺云：『命運低，得三西。』謂山西、江西、陝西也。此皆論地之肥磽，爲飽囊橐計耳。江右雖貧瘠而多義氣，其勇可鼓也。山、陝一二近邊苦寒之地，誠不可耐，然居官豈便凍餓得死？勤課農桑，招撫流移，卽不毛之地，課更以最要，在端其本而已。不然，江南繁華富庶，未嘗乏地也，而奸胥大賂，舞智於下，巨室豪家，掣肘於上，一日不得展胸臆，安在其爲善地哉？

仕小邑，馭疲民，居官者每鬱鬱不樂，此政不必爾。小邑易於見才，疲民易於見德。且『不見可欲，則心不亂。』嘗見江南大地，敗官者十常八九，擇地者固無益也。

邊塞苦寒之地，有唾出口卽爲冰者；五嶺炎暑之地，有衣物經冬不晒涼卽微溼者。天地氣候不齊乃爾。然南人尙有至北，北人入南，非瘴卽痢，寒可耐而暑不可耐也。余在北方，不患寒

而患塵，在南方，不患暑而患溼。塵之污物，素衣爲緇；溼之中人，彊體成痺。然濕猶可避，而風塵一至，天地無所容其身，故釋氏以世界爲塵，詎知江南有不塵之國乎！

丹陽有奔牛壩，相傳梁武帝時，有人於石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中，奏於帝。帝問誌公。誌公曰：『此入定耳，可令人於其傍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問之不答。誌公乃話其前事云云。其僧一祝誌，卽起身向南奔去，帝遣人逐之，至此地，化爲牛，故因以名也。近時樵陽子亦類此。

蜀有火井，其泉如油，熱之則然。有鹽井，深百餘尺，以物投之，良久皆化爲鹽，惟人髮不化。又有不灰木，燒之則然，良久而火滅，依然木也。此皆奇物，可廣異聞。（魯孔林聞亦有不灰木，取以作爐，置火輒洞赤，但余未之見耳。）

閩中郡北蓮花峯下有小阜，土色殷紅，俗謂之胭脂山。相傳閩越王女棄脂水處也。環閩諸山無紅色者，故詫爲奇耳。後余道江右，貴溪、弋陽之山無不丹者，遠望之如霞焉。因思楚有赤壁，越有赤城，蜀有赤岸，北塞外有燕支山，想當爾耳。

由江右抵安慶，山多童而不秀，惟有匡廬，數百里外望之天半，若芙蓉焉。自德安至九江，或遠或近，或向或背，皆成奇觀。眞子瞻所謂『傍看成嶺側成峯』者，岱不及也。

秦築長城以亡其國，今之西北諸邊，若無長城，豈能一日守哉？秦之長城，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今長城計之，僅及其半；而燕代近胡之塞原有長城，又不自始皇始也。今九邊惟遼東不可城，而政當女直之衝，薊鎮之城，則近時戚大將軍繼光所築，其固不可攻，虜至其下輒引去，其有功於邊陲若此，而猶不免求全之毀，何怪書生據紙上之談而輕詆贏政也！

九邊惟延、綏兵最精，習於戰也。延、綏兵雖十餘人，遇虜數千，亦必立而與戰，寧戰死，不走死也，故虜亦不敢輕戰，慮其所得不償失耳。遼左兵極脆弱，建會時，時有輕中國之心，所賴互市羈縻之耳。然互市盟好，邊境雖偷目前之安，而武備廢，士卒惰窳，久而上下相蒙，不知有戰矣。夫初立互市，本欲偷閒以繕治守禦，生聚教訓也，今反因之而廢戰具，不亦惑之甚耶！

寧夏城，相傳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不可攻。近來哱拜之亂，官軍環而攻之，三月餘，至以水灌，竟不能拔，并有內變，未即平也。史載勃勃築城時，蒸土爲之，以錐刺入一寸，即殺工人，併其骨肉築之。雖萬世之利，慘亦甚矣！近時戚將軍築薊鎮邊牆，不僇一人，期月而功就，城上層層如窗外出，可以下瞰，謂之『瓦籠城』，堅固百倍，虜終其世不敢犯，則又何必以殺僇爲也？

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今建會是也，其衆以萬計不止矣。其所以未暇窺遼左者，西戎、北鞏爲腹背之患，彼尚有內顧之憂也。防邊諸將誠能以夷攻夷，離間諸酋，使自相猜忌，保境之不暇，



而何暇內向哉？不然，使彼合而爲一，其志尙未可量也。

河套之棄，今多追咎其夫策，然亦當時事勢不得不棄也。何者？我未有以制其死命，令彼得屯牧其中，縱驅之去，終當復來。至於今日，則拓跋燾所謂『我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家地』者，事愈不可爲矣。

曾銑欲復河套，卒爲嚴嵩所尼，至不保要領。然使曾策果行，河套果復，不過一時可喜，而後來邊釁一開，兵革何時得息？羊祜所謂『平吳之後，尙煩聖慮』者也。趙普謂曹翰攻幽州：『得之，何人可守？輸死，何人可代？』此不易之論也。蓋我之兵力不加於彼，而彼盤據已久，一旦失之，勢所必爭耳。

西戎茶馬之市，自宋已然，蓋土蕃湮醜腥膻，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國藉之，可以得馬，以草木之葉易邊場之用，利之最大者也。但茶禁當嚴，馬數當覈。今之茶，什五爲奸商阻滯私通貿易，而所得之馬又多疴病殘疾，不堪騎乘者。直與之耳，非市也！

江北俵馬之役最稱苦累，而寄養之戶尤多敗困，要其所以，則侵漁多而費用繁也。山東大戶，每僉解馬，編審之時，已有科派，俵解之時，又有使用，輪養有輪養之害，點視有點視之費，印烙有印烙之弊，上納有上納之耗，無不破家亡身者，然而馬必不可少也，得賢守令監司，弊或稍

差減耳。

馬之入價也，漕之改折也，雖一時之便，而非立法之初意也。太僕之馬價，原爲江南有不宜馬之地而入價，於北地市之也。漕糧之改折，亦爲一時凶荒之極，米價騰涌而入價，以俟豐年之補糴也。今公然以佐官家不時之用矣。舍本色而徵銀，甚便也；馬糧有餘，而見錢不足，甚利也；然而馬日減少，太倉之粟無一年之積者，折價誤之也。承平無事猶可，一旦緩急，必有執其咎者。

唐李蠙判度支，以每年江、河、淮運米至京，腳錢斗計七百，議以七百錢代之。王鐸曰：『非計也。京國糴米既耗積食，而七百之費兼濟貧民。』時議不從。既而都下米果大貴，卒罷不行，則今日之治漕，動稱改折者，其非久遠之計可知矣。

古今幅員戶口，莫盛於隋之大業，唐之開元。考之隋書：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開元時，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十二。主富盛亦略相當，然盛未幾而禍敗卽隨之矣。宋慶曆間，戶至一千九十四萬四千四百三十四。國朝嘉隆之時，戶共一千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口共五千五百七十八萬三千，而熟夷不與焉，視隋、唐、宋盛時固已過之矣。使東勝不徙，安南不棄，金甌尙無缺也。抱杞人

之憂者，能無戒於衣衾乎？

戶口生息甚難，而凋耗甚易。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兼以治平之時，不無盜賊之竊發，水旱之流移，而亂離之世，即欲一日無事，不可得也。況亂離之後，數十年養之而不足，而承平之世，一旦敗之而有餘。周自東遷以及劉項之世，分裂戰爭者，三四百年，長平一坑四十餘萬，即蟲蟻蚊蚋，寧能當此慘劫耶？漢至文景，盛矣，而武皇耗之；明章治矣，而桓靈覆之；赤眉董卓之亂，黔首寧有種耶？至於典午失權，胡羯肆烈，南北分朝，兵連禍結，又二百餘年，春燕巢於林木，亦可哀也。唐自貞觀至開元，拊養生息，漸稱繁庶，而漁陽鼙鼓一動，宗社爲墟，至於黃巢之變，殺人如麻，流血成川。浸淫至於五季，其間承平無事者，可以日計也。宋之盛時，已日與契丹元昊構隙，而燕雲不復，淮北中失，偏安忍恥，僅撫遺民，女直侵其半，蒙古凶其終，其視漢唐規模固已不逮，而其受害之慘，使天地反覆，日月無光，三皇五帝以來之人民土地，一旦淪於夷狄，亦宇宙所未有之事也。蓋自三代以來，戰國至於劉項，是一劫；三國至於五胡，是一劫；中唐至於黃巢、石晉，是一劫；女直至於蒙古，是一大劫；中國之人，無復孑遺矣！故我太祖皇帝之功，謂之劈開混沌，別立乾坤，當與盤古等，而不當與商、周、漢、唐並論也。二百四十年來，休息生養，民不知兵，生齒繁盛，蓋亦從古所無之事；故未雨綢繆，憂時者不得不爲過計矣！

國家近邊之民常苦北虜，濱海之民時遭倭患，然虜寇頻而倭患少，故塞上村落蕭條，有千里無復人烟者。倭自嘉靖末，抄掠浙、直、閩、廣，所屠戮不可勝數。卽以吾閩論之，其陷興化、福清、寧德諸郡縣，焚殺一空，而興化尤甚，幾於洗城矣。劉六、劉七破殘七藩，而山東、河南爲最，其他若肅、乾、養之亂，廣、藍、廷、瑞之亂，鄧、茂、七之亂，閩、葉、宗、留之亂，浙、阿克之亂，滇、楊、應、龍之亂，蜀、哮、拜之亂，寧、夏、皆小劫也，而水旱災疫則無歲無之矣！

吳之新安，閩之福唐，地狹而人衆，四民之業，無遠不屆，卽遐陬窮髮，人跡不到之處，往往有之，誠有不可解者；蓋地狹則無田以自食，而人衆則射利之途愈廣故也。余在新安，見人家多樓上架樓，未嘗有無樓之屋也。計一室之居，可抵二三室，而猶無尺寸隙地。閩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爲田，遠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耕』者，可謂無遺地矣，而人尙什五遊食於外。設使以三代井田之法處之，計口授田，人當什七無田也。

古者，一夫百畝，無賦役租稅也，故中原礪确之地，上農夫足食九人；若以今燕、齊之地論之，一望千頃，常無升斗之入者，不知當時授田之制，肥礪高下，必適均乎，抑惟其所值也？當時天子諸侯既有疆界，不相踰越，十分之中，取其一爲公田，仕者之家又有世祿之田，小國不過五十里，城郭、村落、山川之外，田之所餘，亦寥寥矣。使生齒日繁，而地不加廣，何以給之？

吾竊意古之授田者，亦只如今佃種之類，一夫耕百畝，而世家巨室收其所入耳，未必便爲世業也。

江南大賈，強半無田，蓋利息薄而賦役重也。江右荆、楚、五嶺之間，米賤田多，無人可耕，人亦不以田爲貴，故其人雖無甚貧，亦無甚富，百物俱賤，無可化居，轉徙故也。閩中田賦亦輕，而米價稍爲適中，故仕宦富室，相競畜田，貪官勢族，有畛隄逼於鄰境者。至於連疆之產，羅而取之，無主之業，囑而丐之，寺觀香火之奉，強而寇之，黃雲遍野，玉粒盈艘，十九皆大姓之物，故富者日富，而貧者日貧矣。

俗賣產業與人，數年之後，輒求足其直，謂之『盡價』，至再至三，形之詞訟，此最薄惡之風，而閩中尤甚。官府不知，動以爲賣者貧，而買者富，每訟輒爲斷給。不知爭訟之家，貧富不甚相遠，若富室有勢力者，豈能訟之乎？吾嘗見百金之產，後來所足之價，反逾其原直者。余一族兄，於余未生之時，鬻田於先大夫，至余當戶，猶索盡不休，此真可笑事也。

閩田兩收，北人詫以爲異，至嶺南，則三收矣。斗米十餘錢，魚蝦盈市，隨意取給，不甚論值。單裕之衣，可過隆冬，道無乞人，戶不夜閉，此真極樂世界。惜其天多瘴霧，地多蟲蛇，屋久必蛀，物久必腐，無百年之室，百五十年之書，無二十年之衣，故上不及閩，下不及滇也。

北人不喜治第而多畜田，然磽确寡入，視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山東瀕海之地，一望瀟瀟，不可耕種，徒存田地之名耳。每見貧阜村毗，問其家，動曰有地十餘頃，計其所入，尙不足以完官租也。余嘗謂：不毛之地，宜蠲以予貧民，而除其稅可也。

九邊如大同，其繁華富庶不下江南，而婦女之美麗，什物之精好，皆邊塞之所無者。市款既久，未經兵火故也。諺稱薊鎮城牆，宣府教場，大同婆孃，爲『三絕』云。迤西榆林、慶陽，漸有夷風，至臨洮、鞏昌，苦寒之極，其土人亦與戎狄無別耳。

臨邊幸民，往往逃入虜地，蓋其飲食語言既已相通，而中國賦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虜中簡便也。虜法雖有君臣上下，然勞逸起居，甘苦與共，每遇徙落移帳，則胡王與其妻妾子女皆親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勇往，敢死不顧，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耳，真有上古結繩之意。一入中國，里胥執策而侵漁之矣。王荊公所謂『漢恩自淺胡自深』者，此類是也。

漢，中行說不得志於中國，遂入匈奴，爲之謀主，大爲漢患。宋，韓范不用張元，而令走佐曩霄，兵連禍結，不得安枕者五十年。近來如倭酋關白，亦吳越諸生，累不第而入海。使非天戮鯨鯢，遼左之禍尙未艾也。故邊民之逃而入虜，它不足慮，惟恐有此輩一二在其中耳。

倭之寇中國也，非中國之人誘之以貨利，未必至也。其至中國也，非中國之人爲之鄉導，告

以虛實，未必勝也。今吳之蘇、松，浙之寧、紹、溫、台，閩之福、興、泉、漳，廣之惠、潮、瓊、崖，甯、瓊之徒，冒險射利，視海如陸，視日本如鄰室耳。往來貿易，彼此無間。我既明往，彼亦潛來。尙有一二不逞，幸災樂禍，勾引之至內地者。敗則倭受其僇，勝則彼分其利，往往然矣。嘉靖之季，倭之掠閩甚慘，而及官軍破賊之日，倭何嘗得一人隻馬生歸其國耶？其所虜掠者，半歸此輩之囊橐耳。故近來販海之禁甚善，但恐未能盡禁也，蓋巨室之因以爲利者多也。

嘉靖之季，倭奴犯浙、直、閩、廣，而獨不及山東者，山東之人不習於水，無人以勾引之故也。由此觀之，則倭之情形斷可識矣。

禦倭易於禦虜，十百不啻也。倭奴捨大海而登陸，深入重地，已不能無疑懼，而步行易乏，其勢四散，非有陣法埋伏之類，直鬪力耳。若得智勇之家，帥節制之師，一鼓可平也。卽閩、廣鄉兵，訓練之，皆可用，亦不必借浙兵耳。北虜太漠之地原，自其勝場，中國之兵馬脆弱，已自不敵，而悍獷之性，不懼死，不畏寒，敗而復至，散而復合。及其烏桤鼠散，不可蹤跡，雖以衛、霍，不能窮其部落，況今日之孱兵庸帥哉！戚少保繼光守薊、遼日，以意製大煩，每發輒斃千餘人，血肉枕籍，而終不肯退，然虜亦畏之甚，不敢窺邊者二十餘年云。

夷狄諸國，莫禮義於朝鮮，莫膏腴於交趾，莫悍於韃靼，莫狡於倭奴，莫醇於琉球，莫富於真

臘，其他肥磽不等，柔獷相半，要其叛服，不足爲中國之重輕，惟有北虜、南倭震鄰可慮，其次則女直耳。

元之盛時，外夷朝貢者千餘國，可謂窮天極地，罔不賓服，而惟日本嘯強不臣，阿剌罕等率師十萬往征，得返者三人耳。國朝洪武初，四夷王會圖共千八百國，卽西南夷經哈密而來朝者，三十六國。永樂中，重譯而至，又十六國。其中如蘇祿、蘇門答刺、彭亨、瑣里、古里、班卒、白葛達、呂宋之屬，二十餘國，皆前代史冊所不載者，漢、唐盛時所未有也。然其中惟朝鮮、琉球、安南及朵顏、三衛等，受朝廷冊封貢賦，惟謹比於藩臣。其他來則受之，不至亦不責也，可謂最得馭夷之體。

太祖之絕日本朝貢，知其狡也。文皇之三犁虜庭，知其必爲邊患也。舍此二者，中國可安枕而臥矣。固知創業之主，其明見遠慮，自非尋常所及也。

今諸夷進貢方物，僅有其名耳，大都草率不堪。如西域所進祖母綠、血竭、鴉鶻石之類，其眞僞好惡皆不可辨識，而朝廷所賜繒、帛、靴、帽之屬尤極不堪，一着卽破碎矣。夫方物不責，所以安小夷之心，存大國之體，猶之可也；賜物草率充數，將令彼有輕中國之心而無感恩畏威之意。且近來物值則工匠侵沒於外，供億則廚役剋減於內，狼子野心，且有諛語；諛語不已，且有



擬白刃而相向者，甚非柔遠之道也。蜂蟄有毒，禍豈在小？而當事者漫不一究心，何耶？

西南海外諸蕃，馬八兒、俱藍二國最大而最遠，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元時曾一通之，而來朝貢計，其所得不足償所費之百一也。國朝西蕃、天方、默德那最遠，蓋玄奘取經之地，相傳佛國也，其經有三十六藏，三千六百餘卷，其書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多用之。又有天主教，更在佛國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有琉璃寶者，自其國來，經佛國而東，四年方至廣東界。其教崇奉天主，亦猶儒之孔子，釋之釋迦也。其書有天主實義，往往與儒教互相發，而於佛、老一切虛無苦空之說皆深詆之，是亦逃楊之類耳。琉璃寶常言：『彼佛教者竊吾天主之教，而加以輪迴報應之說以惑世者也。吾教一無所事，只是欲人爲善而已。善則登天堂，惡則墮地獄，永無懺度，永無輪迴，亦不須面壁苦行，離人出家。日用所行，莫非脩善也。』余甚喜其說爲近於儒，而勸世較爲親切，不似釋氏動以恍惚支離之語愚駭庸俗也。其天主像乃一女身，形狀甚異，若古所稱人首龍身者。與人言，恂恂有禮，詞辯扣之不竭，異域中亦可謂有人也已，後竟卒於京師。

天竺古稱佛國，蓋佛所出之地耳。如魯生孔子，豈其地皆聖人耶？但聞其國人質實尙義，不爲淫盜。其問刑有四，曰水，曰火，曰稱，曰毒，皆所以讞疑獄也。水則以石與人衡而投之，石

浮者曲，人浮者直；火則灼鐵，令人抱持，曲者號呼，直者無損；稱則人石適均，較之秤上，虛則右輕，實則人輕；毒則以毒入羊髀中食之，曲則毒發，直者無恙。蓋終未免夷俗耳。

琉球國小而貧弱，不能自立，雖受中國冊封而亦臣服於倭，倭使至者不絕，與中國使相錯也。蓋倭與接壤，攻之甚易，中國豈能越大海而援之哉？其國敬神，以婦人守節者爲尸，謂之女王，世由神選以相代云。自國王以下莫不拜禱惟謹。田將穫，必禱於神。神先往，採數穗茹之，然後收穫。不者，食之立死。禦災捍患，屢顯靈應。中國使者至，則女王率其從二三百人，各頂草圈，入王宮中，視供臚廚饌，恐有毒也。諸從皆良家女，神特攝其魂往耳。中國人有代彼治庖者，親見神降，其聲鳴鳴如蚊焉。

萬曆乙未，浙帥劉炳文提舟師，從海道趨登州以備倭，四閱月始至。炳文自爲記，甚繁，予爲略之，以識其程云：『乙未上元，從台州開帆百里，至金鰲山，高宗南渡避金處也。歷老鼠嶼，出琛門，風適猛烈，兩礁夾起東西磯。牛頭、聖堂兩門，尤爲險阻。而五嶼、羊嶼、昏山、黃珠、茶鹽、兩山皆四面巉剝，總莫繫泊。飄逐空洋，夜半颶發，船各渙散。詰旦，於靈門山聚合，出金齒門，因潮，浮至箸竿山，復依南田嶼，夜觸韭山，船多破損。收回五爪山脩船，至點燈礁，犯及亂礁。洋爲藏龍藪，倏爾驚觸，震蕩翻激，水赤天昏。龍鬚捲水至半空而倒瀉，船皆碎毀，幾爲魚

繫。出白馬礁，過大漠坑，依險而泊，由浪槽頭轉歷升羅嶼，得登普陀山。傍有金鉢盂，儼然峙焉。出此渡橫水洋，入五爪湖，移住廟子湖，隨風逐浪，直蹴陳錢山。其下有大毒，信宿而往，面顏盡變，且多患瘡疾。及下八山、浪崗、馬磧、李壻嶼，舉皆砂石亂列。其水有綠，有黑，有淡，有幸，有苦，有臭，有清徹見底，蝦魚可數，有淺灘如湖，蛟龍鱗角顯著。俄爲颶風打出窮洋，直抵倭國五島山，轉經漁山，假泊沙俟。風息驅灘山，過鼠狼湖，及上川下川，鷹巢頭諸山，再入西洋嶼，則謂之落潦船，凡撇入，十無一回，乃乘颶西逐羊山。上有聖姑礁，盤礴巍峨，宛如裝砌。許山聯脈，金山衛其柘林，乍浦、澉浦、延袤千餘里，又皆控扼三吳者也。復順流而東，七丫諸港，岐分錯雜，窒礙莫前。崇明縣孤懸海外，而大陰、新安諸沙，生聚甚夥。福山直對三月沙，傍通揚子江，與狼山相望。若東洲河、七星港、豎河口、黃涇河，不下十餘口。海潮灌浸，直達維揚，轉而西行，有三櫃、大橫、深泖、非予四口，張方、大樓、瀝水、姜系、掘港五港，一望無山。其川山窪、川漁窪、三窠窪，狂瀾澎湃，殊甚險剝。水紋斑斕，因號虎斑。水僅得開山，無舉可泊。至射洋湖之雲梯關宿焉。適反風解纜，自辰至申，濞泆頽波，極目無際。漏下三鼓，得抵鷺山之灣，問其程，則餘五百里。越明日，朔風舉帆，踴躍碧虛，蹀躞於黃混水，號曰望昊洋，依憑延真島。此皆從來人跡不到之鄉，但見靈鯨老龍，三五噴沫相應，大者方丈，高厚六尺，殼背亂纓，長目虎口，就

磯舒伏。迤邐於白山、高公諸島，登竹島之巔，四顧寥廓，惟東海所城甚邇。其夜三面受風，避入杜林山，因陟雲臺山，古三元脩道上昇處也。翌日，西北真人煮煉於此，騎白鶴飛昇，有雲光宮在焉。傍多山茶，名子心，香馥襲人，舟井碧泉，崢嶸犄角，天然雲房石室也。登舟，行於馬大嘴，見一巨魚，橫於亂礁上，長百餘丈，其脊如山，口闊無鱗。令刃其脊，總數百人，僅開一肋。肉不堪烹，可熬油。棟骨一節，計千餘斤。而肉內小刺亦逾尋丈。潮迴日落，搗刺數根而西，遇颶風，至寧津所，戍卒蕭條，烟火不過百餘家。西有巖石，參差十數里，乃西楊舍人之墓，每每作祟，覆雨翻雲，秋則遠去掠人田禾，春夏於此妖劫過船，捩舵放舟。越三百里，遙望大洋，突起數丈，如銀砌玉粧，近如噴雪篩粉，俗呼爲白蓬頭者是也。其山脈綿互，暗藏水底，密邇成山，鬱祿幾百里，皆雄崖劍峯，萬里海濤，衝注會集。秦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神人驅石，鞭之見血，至今山石皆紅。內有成山，衝出此險道。洩洩宵行至威海衛，所開泊劉公島。其島尙有居址似舊，有遼人在焉。不移時，入大空島。島多浮石，卽頑鈍砭砭，浮水不沉。轉入作雲，東南吼食；巨浪掀翻，桅檣斷折。凡三日夜，不知疾行幾千里，漭漭呀呷。風雖少平，頗波尤湧。東方旣白，迸崖滴水之灣，隸山東境上矣。去安東衛僅百里，須臾潮至，開行二三日，海天一色，並無島嶼可以行舟。野宿洋飄，如浮萍無定。泊栽堂山，至柘溝、塔埠、杜家港諸洋。越日入膠港，補繕壞船，過

東島，依田橫島，夜泊福山島。而山若有神，上無草木，中無穴洞，悲鳴有聲。翌日至葦島嘴，去大嵩三五十里，風濕瀾漫，海面愈險，僅有巨高島、棘簪島、靈井山依傍海陽所，且咫尺莫能躋焉。夜將半，掣入魚網上，探水不過十餘丈，乃莫耶島也，與遼東連界，海運所經。故道至聿青島明光山，不半，潮已達塔島，覓泉取水，相望佛山，濤沫渾灑，宛似一掛珠簾，石檻礁欄出數百丈，盤錯密布，潮急風猛。頃刻抵渚里，去查山僅幾里，上有古蹟，路甚崎嶇，附葛攀藤，一步一蹶，得造其絕頂焉。其上復有南天門，噴岫秀拔，凌接雲際。東隈一洞，幽雅脩潔。昔王陽寧海州外洋盤旋，落子窩之裏，若清泉塞奇山所。又其扞屏遞過福山縣，入龍山港，至栲栳島，乃雲晴雨止，轉泊八角山，則見斜曛凝耀，磯嶼烟籠，始若樓臺錯列，繼若城郭周圍，俄而人馬縱橫，又俄而旂幟掩映，出沒無定，變換不常。或告曰：「此海市也。」傍有長山島，有黑島，上多巨蛇，產金砂，少選，抵蓬萊閣矣。追思海波洶險，幾不免者數數，而茲得出苦海，登彼岸，至蕩漾於龍澗之窟，蛟龍之藪，岑嶽之峯，左衽之國，或因萍流而迴，或因歸風而返，俾不至於殞逝，再得與人間事，豈非徼天幸哉？自浙適齊，計日四越月，計程七千里；由浙江達直隸，延袤二千七百里，自直隸金山衛抵東海所，計一千八百里；自東海抵登萊，計二千四百里。若夫環轉倒流於波濤，則又不止萬里有奇矣。」

封琉球之役，無不受風濤之險者。萬曆己卯，予從祖大司農公杰以大行往，至中流，颶風大作，雷電雨雹，一時總至，有龍三，倒挂於船之前後，鬚捲海水入雲，頭角皆現，腰以下不可見也。舟中倉皇無計。一長年曰：『此來朝蠶書耳。』令扶使者起，親書『免朝』示之，應時而退。天子威靈，百神効順，理固有不可誣者。若非親見，鮮不以爲妄矣。至丙午夏，給事子陽往，其險尤甚。先是舟側一巨魚，狎擾不去，舟人謂可膾也，餌而獲之，其大專車，未及下筵，而風濤大作，舵裂桅折，自分必死矣。盡舟中所得寶物，投水中，僅得免。有金香爐百餘，兩宮中祀天之用，亦爲中國取去，至是盡入水府矣。琉球小而貧，雖受中國冊封爲榮，然使者一至其國，誅求供億，爲之一空，甚至后妃簪珥皆以充數。蓋從行者攜貨物往而高貴其售直也。然向者皆嚴行禁約，少知斂戢，至丙午，稱狼籍矣。聞其國將請封，必儲蓄十餘年而後敢請。堂堂天朝，何忍以四夷爲壑，而飽狙獍之欲哉？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往琉球海道之險，倍於占城，然琉球從來無失事者，占城則成化二十一年，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皆往而不返，千餘人，得還者，麥福等二十四人耳。蓋亦物貨太多，而不能擇人故也。海上有天妃神甚靈，航海者多著應驗。如風濤之中，忽有蝴蝶雙飛，夜半忽現紅燈，雖甚危，必獲濟焉。天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云耳，非女神也。閩郡中及海岸广石皆有其祠，而販海

不逞之徒往來恆賽祭焉，香火日盛，金碧輝煌，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亦吐而不享否也。

孔子當衰周，欲居九夷，此非戲語也。夷狄之不及中國者，惟禮樂文物稍朴陋耳，至於賦役之簡，刑法之寬，虛文之省，禮意之真，俗淳而不詐，官要而不繁，民質而不偷，事少而易辨，仕宦者無朋黨煩囂之風，無許畫擠陷之巧，農商者無追呼科派之擾，無征權詐騙之困。蓋當中國之盛時，其繁文多而實意少，已自不及其安靜，而況衰亂戰爭之日，暴君虐政之朝乎？故老聃之入流沙，管寧之居遼東，皆其時勢使然。夫子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者，其浮海居夷，非浪言也。

韃靼之獍獠，而敬信佛法，愛禮君子，得中國冠裳皆不殺，即配以部落婦女，見一僧至，輒膜拜頂禮，不敢褻慢。倭奴亦重儒書，信佛法，凡中國經書皆以重價購之，獨無孟子，云：『有攜其書往者，舟輒覆溺。』此亦一奇事也。

宋政和間，有于闐國進玉，表章其首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里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又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僂：『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云。其可笑如此。攷漢文帝時，單于遺漢書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照，匈奴大

單于。』隋文帝時，沙鉢略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聖賢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又倭國有『日出天子致書，日入天子』之語。我朝四夷表章，皆頗有定式，不敢踰越，其間有悖慢之語者，不受也。



## 五雜組卷之五

### 人部一

唐太宗曰：『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金翠紈綺，婦人樂也。質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

一尺之面，億兆殊形，此造物之巧也；方寸之心，億兆異向，此人之巧也。然面貌，父子、兄弟有相肖者矣，至於心，雖骨肉衽席，其志不同行也，人巧勝於天也。

陸士龍有笑疾，古今一人而已。齊之雍門，漢之許慶，唐之唐衢，皆以善哭稱，可謂有哭疾也。滑石梁好畏，見子之影以爲鬼而驚死，謂之有畏疾，可矣。

杞梁之妻，哭三日而城爲之摧，信乎其善哭也。王莽帥諸生小民會哭南郊，哭甚者除爲吁嗟郎。劉德願以哭貴，嬪得刺史，是教人以哭也。如丁鄒、嚴興之哭和士開母，程伯獻、馮紹正之哭高力士母，又不待教而能者也。宇宙之間，何所不有！

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肥膚三尺。

趙伯翁肥大，夏月諸孫納李八九枚於其臍中，此必誤也。李或是鬱李耳，大如櫻桃，故可納

八九枚也。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目眇，湯偏，文王四乳，仲尼面如蒙俱，周公身如斷菑，皋陶色如削瓜，閔天面無見膚，傅說身如植鱗，伊尹面無須麋，故知大聖、大賢不可以形貌相也。

九真女子趙姬，乳長數尺。馮寶妻洗氏亦長二尺，暑熱則擔於肩。李光弼之母，鬚數十根。皆異表也。而或立殊助，或止作賊，在其人爾。宋徽宗時，有酒保婦朱氏，四十生鬚，長六七寸。庚巳編載弘治末，應山縣女子生髭三寸許。又鄖陽一婦，美色，生鬚三縷，約數十莖。而皆無它異。

舜重瞳子，蓋偶然爾，未必便爲聖人之表也。後世君則項羽、王莽、呂光、李煜，臣則沈約、魚俱、蕭羅、友孜，皆云重瞳，而不克終者過半，相何足據哉？

風俗通云：『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齊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夫細腰束素，固自可人，廣眉不脩，醜莫甚焉，不必半額也。又云：『楚王好細腰，羣臣皆數米而炊，順風而趨。』夫婦人，細腰可耳，施之臣下，將欲何爲？此亦可笑之甚也。

人有生而白毛者，近人妖也。晉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吾郡中亦有一人，今年才二十餘歲耳，而眉髮皓然，舉體皆白。

毛，無一根黑者。兩目昏昏然，不甚見物。每里中雜劇，輒扮作東方朔。余已見之十餘年矣。人以鬚髮早白爲不壽之徵，此未必然。晉王彪之年三十餘，鬚髮盡白，時人謂之王白頭，後至七十餘歲始卒。余友林生者，二十許，頭卽白，今五十尙無恙也。

崔琰鬚長四尺。王育、劉淵，皆三尺。淵子曜長至五尺。謝靈運鬚垂至地。關羽、胡天淵，髻皆數尺。國朝石亨、張敬脩、髻皆過膝。然相法曰：『鬚長過髮，名爲倒挂，必主兵厄。』驗之，往往奇中。

相書云：『耳門小者，其人富而慙。』又曰：『耳門不容麥，壽可逾百。』夫旣富而慙矣，雖百歲何爲？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使渾瑊洗足，而瑊亦有之，知其貴而不壽。張守珪使安祿山洗足亦然。大凡足有黑子者，多爲貴徵。漢高祖左股七十二黑子也。然黑子欲藏，生顯處多不佳。余見冀州一沙彌，自項以下，黑子如織，卒無以異人也。

人壽不過百歲，數之終也，故過百二十不死，謂之失歸之妖。然漢竇公，年一百八十。晉趙逸，二百歲。元魏羅結，一百七歲，總三十六曹事，精爽不衰，至一百二十乃死。洛陽李元爽，年百三十六歲。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食兼於人，頭有肉角。穰城有人二百四十歲，不復

食穀，惟飲曾孫婦乳。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大，進食不異。范明友辭卑奴，二百五十歲。梁鄱陽忠烈王友僧惠照，至唐元和中猶存，年二百九十歲。日本紀武內，年三百七歲。金完顏氏醫姥，年二百許歲。此皆正史所載。其它小說，若宋卿、党翁之類，又不勝其數也。

山東濟寧州民王士能，生元至正甲辰，至國朝成化癸卯，已一百二十歲，行止如常，後不知所終，今其子孫、住宅、坊額尚在也，相傳蜀雪山遇異人致然。國初茹文中亦百餘歲。近時閩中林太守春澤公，大廷尉如楚祖也，年一百四歲乃卒。己酉歲，余宅艱家居，地鄰郡庠之後圃，圃中有種蔬者，生弘治之癸亥，已一百七歲矣，老而無子，壻亦七十餘歲，又二歲乃死，彼固無養生之術者也。然孤寡貧困，雖壽亦無益耳。至於永樂中，楚一盜魁，年一百二十五歲，尤爲可恨也！

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士固有不朽者，脩短何足論也？然進德脩業，未見其止，中途摧謝，萬世之下有遺恨焉。故曰：『人不可無年。』顏回不死，可以聖矣；諸葛亮不死，可以王矣。此不幸而死者也。賈生志大才疎，言非實用；長吉蛇神牛鬼，將墮惡道。天假之年，反露其短，此幸而死者也。至於范雲、沈約、褚淵、夏

貴之輩，又不幸而不死者也。

吾郡林太守春澤子孫皆壽逾八十，其家相傳服松梅丸，云：『取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火煮，令白如餳餠，然後和烏梅地黃爲丸，服之，大便秘結。太守公年老，生菓冰水不去口，終不泄瀉，然他人多不能服。』余同年沈茂榮爲監司，求其方於林孫，服之，火盛慾熾，日加煩渴，不久而死，是欲延年而反促壽矣。故知脩短亦自天數也。

漢中山王勝有子百二十人，此古今所無之事，而蕭梁鄱陽忠烈王恢亦有男女百人，國朝慶成王有子百人，三者足以媲美。要亦王侯之家固宜爾爾。士庶賤侍有限，口食不充，多男多累，帝堯已慮之矣。

隋，麻叔謀、朱粲嘗蒸小兒以爲膳。五代，袁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爲食。嚴震、獨孤莊皆有此嗜。至宋，葛智高之母阿儂者，性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噫，此虎狼所不爲，而人爲之乎！

楊子雲曰：『富無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然以匹夫而富敵王公，權侔卿相，其人必非尋常見解，故子長於貨殖諸子尤憊憊焉。但古之致富者皆觀天時，逐地利，取予趨舍，動合權變，如陶朱、計然，其上者也；卓氏、程鄭，鐵冶力作，織齋射利，固已賈行而市心矣。後世

倚權怙勢，納賄行劫，如石崇、王元寶之流，迺豺狼蛇蝎，豈獨牛豕而已哉！

秦漢之富家，如陶朱、程鄭、計然、猗頓之外，卓王孫家僮千人，袁廣漢藏鏹巨萬，樊重富擬封君，折像貲逾二億，糜竺僮客萬人，而鄧通、董賢、郭況之輩，又不論已。其它杜陵、樊嘉、茂陵、攀綱及如氏、苴氏、刁間、姓偉、張長叔、薛子仲等，貲皆至十千萬，今之王侯有是乎？石崇、刁達之於晉，王元寶、鄒駱駝之於唐，稱巨擘矣，而李昊、元雍，動笑石家乞兒，彼郡王宰相擅權納賄，亦不過鄧通、董賢之流，何足道也！宋不聞有巨富者，當時天下金帛半爲金、遼括盡矣。國初，金陵沈富字仲榮，富甲天下，人呼沈萬三云。太祖軍資多取足焉。後以事謫遼陽，子孫仍富。或云：『穴地得金。』或云：『有點化術。』不知然否。其後縱有貨殖者，不過至百萬止矣，使石崇輩見之，又不知當何揶揄也！

富者多慳，非慳不能富也；富者多愚，非愚不能富也。此子雲所謂圈鹿欄牛者也。

人而無子，天之謬民也，然貧賤之家，百無一二，富貴之家，此患不絕。其故何也？種有貴賤，多寡自殊，一也；血氣未定，多所斲喪，二也；嬖幸既衆，功不專精，三也；藥石助長，無益有害，四也；專求美曼，不擇福相，五也；嬰兒飽煖，多生疾患，六也。要其究竟，皆莫之爲而爲。虞翻爲子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蓋婦之驕妬淫佚，多令後嗣天闕也。然而不盡然也。

顏之推賦云：『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婦人孕至四十，亦古今稀有之事也。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故山陵險阻，人多負氣；江河清潔，女多佳麗。

齒居晉而黃，頸處險而瘦。晉地多棗，故嗜者齒黃；然齊亦多棗，何獨言晉也？瘦雖由山溪之水所致，然多北方，如滕縣、南陽、易州之處，飲其水者，輒患，至江南千峯萬壑中，居者何限？不聞其有頸疾也。至北方輿夫，項背負重，日久結瘤，亦如瘦狀，但有面背之異耳。嶺南人好啖檳榔，齒多焦黑，寧獨晉乎？至於衍氣多仁，陵氣多貪，雲氣多痺，谷氣多壽，恐亦未盡然也。

韃靼種類，生無痘疹，以不食鹽、醋故也。近聞其與中國互市，間亦學中國飲食，遂時一有之，彼人卽昇置深谷中，任其生死絕跡，不敢省視矣。一云，不食猪肉故爾。

桂州婦人生子，輒取其衣胞，洗淨細切，五味調和，烹之以享親友。此夷俗也。然余習見富貴之家取紫河車爲丸，千錢一具，皆密令穩婆盜出，血肉腥穢，以爲至寶，不亦可怪之甚耶？

紫河車，欲得首胎生男者爲佳。相傳胞衣爲人取去，兒必不育，故中家以上，防收生姬如防盜。然而姬貪厚利，百計潛易以出，其功不過壯陽道、滋氣血而已，而忍於賊人之子。噫，媼不足責也，富貴之人亦獨何心哉！

一產三男，史必書之，紀異也。然亦有產四男者。余在福州親見之，守東門軍人妻也。庚巳，編載武進人張麻妻一產五男。嘉靖六年，河間民李公窩婦陳氏一產七女。此載籍以來所無者。

漢竇武之母產一蛇、一鶴。晉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劉聰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唐大順中，資州王全義妻孕，而漸下入股至足，大拇指拆而生珠，漸長大如杯。宋潮州婦人產子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枚，其它形體奇者不可勝紀，蓋其所感觸者異耳。

孖生者疑於兄弟。或云：『後生者爲兄，以其居上也。』此西京雜記所載。蓋霍將軍時已有此議論矣。然據引殷王祖甲、許釐公、楚大夫寥勒、鄧昌時、文長倩、滕公、李黎等，皆以前生者爲兄，則知後生爲兄之說不經矣。乃世亦有共胞，靠背而生者，孰從而定之？余所見婦人，有產數日而復產者，卽祖甲以卵日生，鬻已日生，良亦隔二日矣。嘉靖初，京師民米鑑妻，二月十一生一子，十二生一子，十三生一子。近日范工部鈞內子得一女，四閱月矣，又生一男子，此亦古今所未見之事也。

陳后山叢談云：『郟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余聞之相人者：『婦人上唇有黑子者多孖生。』



晉時暨陽人任谷畊於野，見羽衣人，與淫，遂孕。至期復至，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遂成宦者。宋宣和六年，有賣青菓男子，孕而生女，孽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國朝周文襄在姑蘇日，有報男子生子者，公不答，但目諸門子曰：『汝輩慎之。近來男色甚於女，其必至之勢也。』

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做官。』夫子女多寡，聽之可也，五十年，豈遽能閉關乎？屋蔽風雨而止，不必限之以年也。七十而後休官，不亦晚乎？人生得到七十，復能有幾？以余論之，五十後不當置妾，六十後不當作官，七十後即一切名根繫念，盡與勅斷，以保天年可也。

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富貴之家，多以酒色傷生，賢智之士，多以思慮損壽。

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故文人多無子，亦多不壽，職是故也。然而不能自克，何也？彼其所重有甚於子與壽也。

昔人有言：『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造物亦太不均矣。』許公言謂王子濤：『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故人之享福不可太過，貪得不可太甚也。

余見高壽之人多能養精神，不妄用之，其心澹然，無所營求，故能培壽命之源。然世間名利色慾之類，澹而不求可也，讀書窮理，老當不倦，若徒資質玩愒，壽若彭聃，何益之有？

人有被殺而無血者，高僧示化，往往有之。唐周朴爲黃巢所殺，涌起白膏數尺。元董搏霄爲賊所刺，惟見白氣一道衝天。可謂異矣。晉司馬睿斬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此冤氣也。萇弘血化爲碧，亦是類耳。相傳清風嶺及永新城婦人血痕至今猶存。國朝靖難時，方孝孺所書血，天陰愈明。貫日飛霜，蓋從古有之矣。

人死而復生者，多有物憑焉。道家有換胎之法，蓋煉形駐世者，易故爲新，或因屋宅破壞，而借它人軀殼耳。此事晉、唐時最多，太平廣記所載，或涉怪誕，至史書五行志所言，恐不盡誣也。其最異者，周時冢，至魏明帝時，開得殉葬女子猶活。計不下五六百年，骨肉能不腐爛耶？溫韜，黃巢發墳墓遍天下，不聞有更生者。史之紀載，亦恐未必實矣。

人化爲虎者，牛哀、封邵、李微、蘭庭雍之妹也；化爲龍者，丹楊宣養母也；化爲狼者，太原王舍母也；化爲夜叉者，吳生妾劉氏也；化爲蛾者，楚莊王宮人也；化爲蛇者，李勢宮人也。若郗氏之化蟒，則死後輪迴，以示罰耳。

黔筑有變鬼人，能魅人至死。有游僧至山寺中，與數人宿，夜深聞羊聲，頃便入室就睡者，

連輿之。僧覺，以禪杖痛擊之踏地，乃一裸體婦人也，將以送官，其家人奔至，羅拜乞命，遂舍之。他日僧出，見土官方執人生瘞之，問其從者，曰：『捉得變鬼人也。』

儻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然防風之骨專車，長狄身橫九畝，似已逾三十尺矣。近代之所睹記，若翁仲、巨毋霸、符秦、乞活、夏默等，長不能過二丈。至於今日，有逾一丈者，共駭以爲異矣。短至三尺，時時有之，卽衣冠中間，或一遇。余在閩中，見一人，年三十餘，首如常人，自項以下，纔如數月嬰兒，弱不能行立，髡首作僧，坐竹籠中，舁之，能敲木魚誦經，然此乃奇疾，不可謂之成人也。萬曆甲戌，甘肅掘地得小棺千餘，皆長尺許，其中人顏色如生，不知何種人也。

岳珂程史載：『姑蘇民唐姓者，兄妹俱長一丈二尺。國朝口西人，長一丈一尺，腰腹十圍，其妹亦長丈許。』余親見文書房徐內使者，長可九尺許。余時初登第，同諸部郎接本，徐自內出，望之如金剛神焉。一刑曹陡見之而悸，溺下不禁。目中所見長人，此爲之最。其短三尺者，蓋常見之也。

京師多乞丐，五城坊司所轄，不啻萬人，大抵遊手賭博之輩，不事生產，得一錢卽踞地共擲，錢盡，繼以襦袴，不數擲，保呼道側矣。荒年饑歲，則自北而南，至於景州，數百里間，連臂相枕，

蓋無恆產之所致也。

京師謂乞兒爲花子，不知何取義。嚴寒之夜，五坊有鋪居之，內積草秸，及禽獸茸毛，然每夜須納一錢於守者，不則凍死矣。其饑寒之極者，至窆乾糞土而處其中，或吞砒一銖，然至春月，糞砒毒發必死。計一年凍死毒死不下數千，而丐之多如故也。

胎十月而子生，精氣足也。然亦有七月而生者，亦有過期至十四五月者，所感異也。世傳堯十四月而產。又云：『堯以前皆十四月而產。』蓋因莊子有『舜治天下，民始十月生子』之說，寧知莊生之寓言乎？世又言老子八十一年而產，此固不足信。余所見大同中翰馬呈德，其內人孕八歲而生子，以癸卯孕，庚戌免身。子亦不甚大，但髮長尺許，今纔三歲，卽能誦詩書如流，對客揖讓，無異成人。甚奇事也。

孟賁生拔牛角，烏獲舉移千鈞，力之至也，而將略不顯。夏育、太史噉叱咤駭三軍，而身死庸夫，不善用其力也。項王拔山扛鼎，意氣雄豪，自是古今第一人物，然鴻門宴上，樊將軍拔劍啖肉，目眦盡裂，主人按劍而不敢動，幾於勇而能怯矣，業雖不遂，未失爲千古英雄也。漢季關、張稱萬人敵，豈獨以勇力勝，忠肝義烈，蓋有國士之風焉；不然，彼典韋、許褚、馬超、曹彰等，莽不并驅中原，碌碌何足比數也？南北紛爭，虓虎輩出，高敖曹、羊侃、奚康生、盧曹、彭樂、張

耗、鄧羌、麥鐵杖之徒，史不絕書，而位不過偏裨，地未越尺寸，惜其未逢英主以駕馭之，宜其成就止此。唐初秦叔寶、尉遲恭、薛仁貴等，皆樊、彭之流，非絕世之具，宋令文、彭博通徒鬪氣力，而不習韜鈴，其與冥然無支祈又何間哉？鄧伯翊銅筋鐵肋，不立勳萬里外，而棄家入道，可謂善藏其用矣。大凡勇力蓋世者，當本之以忠義，濟之以智術。忠義不明，徒一劇賊爾。智術不足，卽如關、張，吾不能無遺憾焉，況其它乎？

張耗本張平養子，通於平妾，自割其勢。後仕苻堅，至大將軍，封侯，驍勇絕倫，稱萬人敵。宦者以勇聞，古今一人而已。

羊侃於堯廟蹋壁行，直上五尋，橫行七跡。泗橋石人長八尺，大十圍，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非徒有力，蓋亦趨捷絕倫者。其守臺城，却侯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國士之風，至於侃，近之矣。

盧曹以海神脛骨爲鎗，時人莫能舉，而惟彭樂舉之。宋令文撮碓髯書四十字，以一手講挾堂柱起，可謂震世神力矣，而不能奪彭博通之臥枕。陳安刀矛並發，十傷五六，一時目爲壯士，而平先搏戰，三交，奪其虺矛，懸頭澗曲，易若探囊。王彥章鐵鎗馳突，勇冠三軍，而與夏魯奇一戰而墮。雖有絕藝，困於敵也。

斬蛟者，子羽、飲飛、菑、丘、訴、周、處、鄧、遯、趙、昱，而許真君不論也。刺虎則多矣，任城王曳虎尾以繞背，虎弭耳無聲；桓石虔徑拔虎箭，虎伏不敢動，楊忠左挾虎腰，右拔其舌；元，石明三，一日而殺五虎。可謂蓋代神力也已！若徒搏之，世不乏人也。

韓延壽超躡羽林亭樓，捷之至也；羊侃踞壁五尋，權武投井躍出，沈光拍竿繫繩，手足皆放，透空而下；柴紹之弟着吉莫靴，直上磚城，手無攀援，壁龍之號，不減肉飛仙矣。近來行繩走竿，多出女子小人之戲，而武弁之中，未之有聞。

近代穿窬之雄，其趨捷輕儇，有不可以人理論者。如小說所載黃鐵脚及明時坊偷兒着皂靴，緣上六石碑者，亦飛仙之亞也。嘉靖末年，有盜魁劫大金吾陸炳家，取其寶珠以去，陸氣懾不敢言，一日與巡按御史語，偶及之，其夜卽至，怒曰：『囑公勿語，何故不能忘情？』旣而嬉笑曰：『雖百御史，其如我何？我不殺公也！』一躍而去，不知所之。此殆古之劍俠者耶？又萬曆間，金陵有飛賊，出入王侯家，如履平地。其人冠帶騶從，出入呵殿甚都，與縉紳交，人不疑也。後以盜魏國公玉帶，爲家人所告，伏法。惜其有技而妄用之也！

劇談錄載：『張季弘所遇逆旅婦人，以指畫石，深入數寸。』恐亦言過其實。卽不然，亦木客野叉，非人類也。德宗時，三原王大孃以首戴十八人而舞，恐扛鼎之力不雄於此。汪節對御，俯

身負一石礮，礮上置二丈方木，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時稱神力矣，而王氏以婦人能之，尤亙古所無也。

太原民程十四者，勇冠一時，身長八尺，筋骨皮肉，殆非人類。祖本徽州軍也，至歛收裝，里惡少有力者，狎而侮之，程怒，奮拳挺之於牆，去地尺許，手足無所施，羣少譟而擊之，至於鐵尺擲其脛百數，程若不聞也，垂死乃放之。嘗隨人出獵，遇獵犬，皆貼耳依人，衆恐有虎散歸，程問故，大笑曰：『虎何足畏。』獨持一巨挺，入深林中伺之。日暝，虎不至，乃還。程嘗自言：『在其鄉搏一虎，生挾之，欲歸，又一虎突至。倉卒中，以所挾虎擊之，兩碎其首焉。』斯亦卞莊、周處之儔與？此皆萬曆初人也。

小說載：國初有吳齋公者，力逾千斤，嘗遇巨艦，怒帆順風，吳在下流，以手逆拓之，艦爲開丈許。有劇盜聞之，將甘心焉，往謁之。吳知，微服應門曰：『客欲訪吾齋公耶？少出，尋至矣。』留客坐烹茶，取巨竹本，椀大者，掖之，晝然碎爲數片。盜心驚，問何人，曰：『齋公之僕也。』盜默辭去，每遇力作時，取巨槌如指者，寸寸斷之，始解此。其驍獷豈在令文下？而沒世無聞，良可歎也！

彭博通宴客，遇暝，獨持兩床，降階就月，酒肴尊俎，略無傾瀉。近代如劉都督顯亦能爲之。

余在福寧，見戎幕選力士，以五百斤石提而繞轅門三匝者爲合式。時浙營中有十數人。又其翹者，以石立兩人於上，用右手擊之，殊有餘任。乃知千斤之力，世未嘗乏也。

人有千斤之力，始能於馬上運三十斤之器。余在白門親試之。其有五百斤力者，但能舉動而已，不能運轉如飛也。乃知關、張、秦叔寶、王彥章之流，兵器皆重百斤，非萬斤之力不至，豈可易得哉！

武藝十八般，而白打居一焉。今人小廝撲無對者，如小虎梁興甫亦足以雄里閭矣。但用之戰場，未必皆利。河南少林寺拳法，天下所無，其僧遊方者皆敵數十人。流賊亂時，有建議以厚賞募之，得精壯五百餘。賊聞，初亦甚憚之，與戰佯北，伺其夜，襲擊，盡殲焉，則亦用之不得其宜也。故練兵不若選將也。

正統己巳之變，招募天下勇士。山西李通者，行教京師，試其技藝，十八般皆能，無人可與爲敵，遂應首選。然通後卒不以勳業顯，何也？十八般：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槁；十四，叉；十五，叉；十六，杷頭；十七，綿繩套字；十八，白打。

人有頭斷而不死者，神識未散耳，非關勇也。傳記所載，若花敬定喪元之後，猶下馬盥手；



聞澆紗女無頭之言，乃作賈雍至營問：『將佐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咸泣言有頭佳。答曰：『無頭亦佳。』乃死。蓋其英氣不亂故爾。若淳安潘翁遺方臘亂，斬首，尙能編草履如飛，湯粥從頭灌入。崔廣宗爲張守珪所殺，形體不死，飲食情慾，無異於人，更生一男，五年乃死，則近於妖矣。

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萬世巧藝之祖，無出歷山老農矣。黃帝之指南車，周公之欹器，其次也。公輸之雲梯，武侯之木牛流馬，又其次也。棘猴玉楮，非不絕人倫，倖化工，幾於淫矣，然亦聰慧天縱，非可以智力學而至者。大約百工技藝，俱有至極，造其極者謂之聖，不可知者謂之神。雖曰無益，不猶愈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哉？

北齊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三十六戶，各有婦人，手各執鎖，才下一闕，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闕，諸門皆啓，婦人皆出戶前。唐馬登封爲皇后製粧臺，進退開合，皆不須人，巾櫛香粉，次第迭進，見者以爲鬼工，誠絕代之技也。然運機發縱，可以意推，葭瑄渾儀，遞相祖述，在能擴而演之耳。元順帝自製宮漏，藏壺置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腰立玉女，按時捧籥。二金甲神，擊鼓撞鐘，分毫無爽。鐘鼓鳴時，獅鳳在側，飛舞應節。匱兩旁有日月宮，宮前飛仙六人，子午之交，仙自耦進，度橋進三聖殿，已復退立如常。神工巧思，千古一人而已。近

代外國琉璃寶有自鳴鐘，亦其遺意也。

今人語工程之巧者，必曰魯班所造。然魯班之後世固未乏巧工，而班之製造傳於世者未數見也。漢之胡寬、丁緩、李菊，唐之毛順，俱載史冊。宋時木工喻皓，以工巧蓋一時，爲都料匠，著有木經三卷，識者謂宋三百年一人而已。國朝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其巧侔前代而不動聲色，嘗爲內殿易一棟，審視良久，於外另作一棟，至日斷，舊易新，分毫不差，都不聞斧鑿聲也。又魏國公大第傾斜，欲正之，計非數百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餘石，置兩旁，而自與主人對飲，酒闌而出，則第已正矣，亦近代之公輸也。以伎倆致位九列，固不偶然。

喻皓最工製塔。在汴起開寶寺塔，極高且神，而頗傾西北，人多惑之，不百年平正如一。蓋汴地平無山，西北風高，常吹之故也。其精如此。錢氏在杭州建一木塔，方兩三級，登之輒動。匠云：『未瓦，上輕，故然。』及瓦布，而動如故。匠不知所出，走汴賂皓之妻，使問之，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必不動矣。』如其言乃定。皓無子，有女十餘歲，臥則交手於胸爲結搆狀。或云：『木經，女所著也。』

國朝徐杲之外，又有蒯義、蒯剛、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侍郎，而能名不甚著。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然巧一也，至於窮妙入神，在人自悟。分量有限，即

幾希之間，難於登天。若曹元理、趙遼算術，再傳之後，漸失玄妙；非不傳也，後人聰明無企及之故也。它如管輅之卜，華佗之醫，郭璞之地，一行之天，積薪之奕，僧繇之畫，莫不皆然，後人失其分數，思議不及，遂加傳會，以爲神授。此政不可知之謂神耳，豈真有鬼神哉！

諸葛武侯在隆中時，客至，屬妻治麵，坐未溫而麵具。侯怪其速，後密覘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因求其術，演爲木牛流馬云。蓋莊子所謂『不龜手之藥，或以封，或不免於絣繒統』者也。自武侯有此製，而後世有巧幻之器，如自沸鑪、報時枕之類，皆托之諸葛，有無不可知也。

南齊祖沖之因武侯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里。及欝器、指南車之屬，皆能製造。此其巧思，孔明之後一人而已。其論鍾律、曆法，尤極精辨，而喪亂之世，不見施行，惜哉！

唐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地，換塔杪一柱，不假人力，傾都奔走，皆以爲神。宋時真定木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絕，久而中級大柱，壞欲傾，衆工不知所爲，有僧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維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隨，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也，亦神矣。國朝姑蘇虎丘寺塔傾側，議欲正之，非萬緡不可。一遊僧見之，曰：『無煩也，我能正之。』每日獨攜木楔百餘片，閉戶而入，但聞丁丁聲，不月餘，塔正如初，覓其補綻痕迹，了不可得也。三事極相類，而皆出遊

僧，尤奇。

算術自皇甫真、曹元理、趙遼之後，未有能繼之者。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玄妙者也。北史綦母懷文傳載：「晉陽館有一蠕蠕客，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有異算術。』乃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實數，并辨赤白若干，赤白相半若干。』於是剝而數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此其算法，視元理不知鼠之爲米，又高一着矣。隋諸葛穎、宋邵堯夫，其次也。國朝唐應德先生，極精算術，與顧應祥司寇皆以神算自負云。一城中可算若干人，一廩中可算若干米，分毫不差，然未經試驗。今其法具在，亦未有能傳之者也。

唐公常云：『知曆數又知曆理，此吾之所以異於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異於曆官。』所著勾股測望論、勾股容方圓論、弧矢論、分法論、六分論，發揮備矣。余在吳興，訪顧司寇子孫，問之，皆不得其傳，爲之歎息。坐上一客曰：『縱使傳得，亦將安用？』一笑而罷。

南方好傀儡，北方好鞦韆，然皆胡戲也。列子所載：『偃師爲木人，能歌舞。』此傀儡之始也。秋千云自齊桓公伐山戎，傳其戲入中國。今燕、齊之間，清明前後，此戲盛行。所謂北方戎狄，愛習輕趨之能者，其說信矣。

古今不甚相遠者，惟有醫之一途，蓋功用最切，優劣易見，人多習而精之故也。然扁鵲之視

五臟癥結，華佗之剖心傳藥，不可得已。李子豫、徐秋夫、孫法宗、許智藏之技，冥迫要眇，鬼物猶或憚之，況常人乎？甄權、王彥伯、張仲景、葛洪、錢乙之輩，史不絕書，觀其著論造極，投匕解厄，若運之掌，功參造化，不謂之聖不可也。夫醫者，意也。以意取効，豈必視方哉？然須博通物性，妙解脈理，而後以意行之，不則妄而輕試，足以殺人而已。

梁新遇朝士風疾，告以不可治，趙鄂教以食消梨而愈。王太后病風，餌液不可進，許胤宗以黃耆、防風煎湯置牀下熏之，而能言年少食鱸不快，眼前常見小鏡。趙卿誑以會食，使啜芥醋而愈。富商暴亡，梁新因其好食竹雞，知爲半夏毒，薑汁灌之而愈。桐城孕婦，七日不產，龐安時鍼其虎口，使縮手而遽下。皇子瘦癯，錢乙以土勝水，水平而風自止，進黃土湯一劑而安。吳門孕婦不下，葛可久以氣未足，初秋，取桐葉飲之，立下。此以意悟者也。史載之治朱師古之食掛，徐嗣伯治老姥之針疽，賈耽視老人之蝨痕，徐之才視乘船人之蛤精疾，周顧知黃門腹中蛟龍，以無命門脈，而知爲鬼。此以博識者也。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僧智緣每察脈，知人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者也。意難於博，博難於理；醫得其意，足稱國手矣。

漢郭玉善醫，雖貧賤廝養，必盡心力而療治，貴人時或不愈，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

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唐許胤宗人勸其著書以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速愈。今之人不善爲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噫，旨哉，二子之言！其知道乎？進於技矣！後世貴人，召醫十九，蹈郭玉之言。庸醫視病，不可不思胤宗之旨也。

唐太宗苦風眩，百醫不効，而張憬藏以乳煎葶撥飲之，立差。韓最矢貫左髀，鏃不出者三十年，劉贊傳以少藥，立出之，步履如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王克明一針而動履如初。朱彥脩治女子瘰疾皆愈，唯頰丹不滅，葛可久刺乳而立消。此技之有獨至也。至於剝破腹背，斷截腸胃，抽割積聚，湔洗疾穢，如有神道設教，則吾不敢知。若猶技也，竊恐理之所無。龐安常以爲史之妄者，良不虛也已。

世間固有一種奇疾，非書所載，而療治之方，亦殊怪僻，非人意想所及者。如賈耽所視老人蝨癩，世間無物可療，惟千年木梳及黃龍浴水飲之。又有噎死，剖腹得甕者，白馬溺淋之，悉化

爲水。一云，藍汁治之。有患應聲蟲者，人教以讀本草，至雷丸獨不應，遂以主方投之，立差。又有生面瘡者，諸藥飼之俱下咽，至貝母，則閉口瞑目，乃捩而灌之，遂結痂云。此亦奇矣。余所記憶，蔡定夫之子，苦寸白蟲嚙腸胃間，如萬箭攢攻，醫教以勿食。良久，炙猪肉一大櫛，啣而勿嚙。如此半晌，覺胸間嘈雜不可耐，乃以檳榔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暴下如傾，得蟲數斗，尙能動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故先以炙誘之，令其畢赴，然後一舉而殲焉。西湖志載醫者爲吳太師治馬蝗，雜記載劉大用爲衛承務子治水蛭法，皆與此同，不可不知也。

宣室志載：『渤海高生病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煮藥飲之，吐痰斗餘，膠固不可解，刃剖之，有一人自痰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倏忽不見。』鬼藏臆中，已奇矣；而知臆中鬼者，亦神手也。不著其名，惜哉！此與猱藏頸，樂神藏鼻中，何異？

有皮膚中生蟲如蟹走，作聲如小兒啼者，治用雄黃雷丸爲末，摻猪肉上，熱啖之。有手足甲，忽倒長入肉，痛不可忍者，葵菜治之。有面上及遍身生瘡，如貓眼，有光彩，無膿血，痛痒不恆者，寒瘡也，雞、魚、葱、韭治之。有遍身肉出如錐，痒痛不能飲食者，青皮葱燒灰淋洗，飲豉湯解之。有遍體生泡，如甘棠梨，破之，水出，中有石一片，如指甲大，去之復生，以荆三稜、蓮莖尤爲末，

酒服之，有灼艾痂落，後瘡肉忽片片如蝶飛去。痛不可忍者，熱證也，大黃、朴硝爲末，水服之。此等奇疾，雖世所希有，姑筆之以當異聞。

宋范縉叔末年得奇疾，但漸縮小如小兒，臨終，形僅如三五歲耳。此疾終無人識。太平廣記載有人患此經年而復故。又松滋令姜愚忽病不識字，數年方復故。又有人得疾，視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皆如鉤，竟無能治之者。

宋祕書丞張鏐有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常苦熱，巾襪袍袴，紗綿相半，終歲如是。太平廣記載無目表弟亦然。可謂異疾矣。

陶穀清異錄載：「整屋士人，有蛀牙疾。一日，有聲發於齶齶，若人馬喧騰而去，痛頓止。夜半復聞來聲云：『小都郎回活玉窠也，呵殿。』」以次入口中，痛復大作。『其言似幻妄。』余同年歷城穆吏部深，家居得疾，耳中嘗聞人馬聲，一日聞語曰：『吾輩出遊郊外。』即似車馬驟馳以次出外，宿疾頓瘳。至晡，復聞人馬雜遝入耳中，疾復如故。穆延醫治，百計不効，逾年自愈，始信書言不謬。

又浙有士人，一指忽痛，指甲間生一珊瑚，高二寸，血色氣縷，成海市人物、城郭樓臺。醫謂火所致，服以大黃始愈。故曰：暴病多火，怪病多痰。醫者不可不知也。



善醫者不視方，蓋方一定而病無定也。余在東郡，室人產後虛悸，每合眼即有氣一股從下部上攻，直至胸膈，閉急而寤，如是五晝夜，殆矣。諸醫泥方，惟以補氣血投之，益甚。庠生馬爾騏者，曉醫，語之曰：『此火也，急則治標，何暇顧氣血？』投以胡黃連一進，而熟寐一晝夜，諸症脫然。萬曆辛亥九月，在家，侍兒忽病氣逆，不可臥。一僧善方者曰：『此氣不歸元耳，六味丸可立愈也。』投之久而如故，且吐出原藥。僧怖曰：『胃有寒痰，不受藥矣，非附子不能下也。』余信且疑。時有良醫薛子勉者，家芋江，距城二十里，病且亟，迺飛騎迎之，至，診視，笑曰：『易與耳。』投以蘇子、蘿蔔子、梔子、香附等少許，飲之貼然，且告之故。薛大驚曰：『凡氣逆者，皆火也。附子入口，必死無疑。』僧亦媿服。至今齊中國手推馬生，閩中推薛生也。

古之醫，皆以鍼石灸艾爲先，藥餌次之。今之灸艾，惟施之風痺急卒之症，針者百無一焉，石則絕不傳矣。古之視病，皆以望、聞、問、切爲要，今則一意切脈。貴人婦女，望聞絕不講矣。夫病非一症，攻非一端，如臨敵布陣，機會猝變，而區區仗諸草木之性，憑尺寸之脈，亦已疎矣。況藥性未必遍諳，但據本草之陳言，脈候未必細別，徒習弦澀之套語，殺人如芥，可不慎哉！

余里中有齊公憲者，三代習小兒醫，而至公憲尤極精妙。凡遇痘疹未發時，一見卽別其吉凶生死，百不爽一也。性落魄，嗜酒，每痘疹盛行時，門外圍繞，常千百人。肩輿於道，聚衆攘

奪，齊每自病之，欲棄去而不能也。余行天下，見諸小兒醫未有及之者，即謂錢乙復生可耳。

痘瘡者，乃造化之殺機，兒童之劫數，非可以常理測也。世人沿習之論，但云胎毒所致，故有謂成胎以後，勿復再幸者；有謂初生之時，探取其口中血者；有謂懷胎十月，勿食醃厚煎燻滋味者。至於燒臍煉砂，兔血稀痘諸方，言人人殊，及其試之，百無一驗。況有同母共胎孿生者，而稠稀迥若天壤。又有一時氣運，吉凶不同，倘遇其吉，比屋皆安，若際其凶，天札如麻。至有一村之中，無復兒聲者，此蓋長平坑卒，南陽貴人之比，而祿命醫藥至此，盡不足憑矣。但初發之時，吉凶即可辨識，熱甚而發驟者多凶，熱微而發遲者多吉。吉者，靜以俟之；凶者，藥以解之。無實實，無虛虛，無信庸醫謬方，妄以異功木香等散投之，守禁忌，節起居，慎調護，謹飲食，即凶亦有變爲吉者。如其不然，足以速其斃耳。至於藥匕之方，則始終以解毒和中爲主，始則發散之，既則表托之，後則健中排膿，如是而已。其它奇方劫藥，不可輕試也。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此格言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卜筮原無他術，惟在人靈悟，推測隱微，固非可以口傳而語授也。如占雨得剝，李業興以坤上艮下，艮爲山，山出雲，占爲有雨；吳遵世以坤爲地，土制水，占爲無雨，而卒無雨。卜二牛先

起，得火兆，郭生以火色赤，謂赤牛先起；麴紹以火將燃，煙先發，謂青牛先起。而卒如紹言。乃知在人見解耳。

皇甫玉善相人，至以帛抹眼，摸其骨體，便知休咎，百不爽一。今江湖南外尚有傳揜骨相者，如正統間虎丘半塘寺僧，兩目俱盲，揣骨無不奇中。又高齊時，吳士有雙盲者，聞人聲音，知其貴賤。文襄歷試之，無不驗者。此與漢龍淵術同。摸骨揣聲，視相人又難矣。時又有館客趙瓊，其婦叔奇弓雖轉屬它人，無不盡知，時人疑其別有假托，然總是術之至精耳。六朝時有善相笏者，相休祐笏，以爲多忤。休祐以褚淵最爲謹密，乃陰換之。它日，淵見帝，誤稱下官，大被憎譴。夫一手板，棄之則溝中斷耳，於人何與？術固有不可知者耶？它如李嶠之龜息，周必大之帝鬚，甘侯頭低視仰，馬周火色鳶肩，博識者自當辨之，未爲神也。

李峯爲節度判官，望東南有異氣，而知安祿山之生。賈耽爲節度使，見羣小尼入城，而知有火患。二人之識鑒，可謂神矣。筮註黃帝陰符經，推演幽奧，僉謂鬼谷留侯復生，而耽於醫藥卜筮，天文術數，無不通曉，信當代之異人也。

卜，自管輅、郭璞之後，至李淳風而神矣。相，自姑布、子鄉、唐舉之後，至袁天綱而神矣。宋之費孝先，明之袁忠徹，皆詣極絕倫，上追千古，數百年來，未有繼之者也。

生死禍福，一定不易，精術數者，但能前知之耳，不能逃也。郭璞謂卜珙曰：『吾不能免公吏，亦猶卿之不能免卿相。』然璞以忤賊臣而死，雖死不猶愈於生乎？桑道茂見汚僞命，而哀求李晟以獲免，雖前知之力，而生不如死多矣。鄭虔遇鄭相如，告以禍亂，而勉以守節勿污，卒脫於死。前知者當如此矣。

余妻父鄭參知述，嘗自言：未第時，有江右金道人者，善相，百不失一。嘉靖甲午秋，鄭偕諸名士訪之，歷歷如響，獨不顧鄭。鄭時自負才名，恚之。道人曰：『毋怒也，秋榜後，當奉告。』至期果下第。復問道人。道人曰：『君相法在丁酉當魁省試。』鄭問：『何以爲驗？』曰：『至年，髮當長尺許，是其兆也。』遂去。鄭心記之，洎丁酉春，髮果暴長尺許，益自負。秋初，道人復至，告之故，曰：『未也。』入試之後，額當隆起如贅然，登第後始消耳。』已而果然。既又問春榜消息。良久，彈指曰：『尚遠，尚遠，吾不及見也。』鄭不懌，遂不終問。越十四年，庚戌始成進士，訪道人，則已死矣。

後時蘭溪有楊子高者，跛一足，挾相人術走天下，其辨人貴賤貧富，歷歷如見，名遂大譟，家致萬金。嘗至閩，一見朱中丞運昌，而謂其必死。一日，至余齋中，坐客不期而集者二十許人，或文學，或布衣，或掾史，或貲郎，丹青、地師，辨析無毫釐差謬。人亦疑其有它術者，余聞扣之，

曰：『此無它，但聞人多耳。』然已後事多不肯盡言也。

鄧通富埒人主，亞夫位至封侯，而卒不免餓死，相法誠不爽矣。南史庾夔家富於財，食必列鼎，狀貌豐美，人謂必爲方伯，及魏尅江陵，卒以餓死。有褚蘊者，面貌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相人者，安可執一論也！

清波雜誌載：『許志康論太素脈，謂：『可卜人之休咎。如智緣爲王荆公診脈，而知元澤之登第也。』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余在眞州，江進之廷尉言：『有易思蘭者，太素脈甚神。』試之，其說以左右各三部，每部分爲十年，十年之中，分作七十二，至言亦甚辯，時戊戌秋也。余欲以明春入都，四月補官，問可得否。易曰：『據脈，夏方得行，官期在秋。』余謂不然，易傲然笑曰：『太素已定，豈人能爲！』然余明年卒以二月行，四月授東郡司理，易言未嘗中也。在東郡時，又有以太素脈見者，其說以心脈爲君，肝脈爲臣，君臣相應者爲貴脈，其言視易尤爲支離，乃謝遣之。丙午至閩，聞莆有瞽者，亦姓易，精此術，年八十餘，老矣，遣人以安車致之。其辨人貴賤，卜休咎如神，而不肯言。診視之術，診時，每以一手屈人指，自大至小五屈之，卽瞭然矣。時諸客遞診，言皆如響。間及婢僕，脈亦知之。余潛以手往視，良久，驚曰：『此非凡人，那得至此！』語之故，乃大笑。其人鬚直，貴賤禍福，皆直言之，故時爲人敲辱，隱深山中，惜其絕技終泯泯不傳也。

## 五雜組卷之六

### 人部二

祿命之說，相傳始於唐李虛中，然三刑六合，貞觀初已闢其說，似非起於李也。至於今雲屯林立，十得四五，聲價卽燁然矣。大約子平爲定體，五星爲變用。譬之相者，富貴貧賤，部位大略，一見可識者，子平之局也。至於氣色流年，變動不一，則五星之用也。然子平生尅死數，人皆童而習之，而五星氣餘，躔度變化微眇，又豈俗師村醫之所能測？故余從來未見有奇中者也。

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死生，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然虛中末年煉黃金，求不死，而卒發疽以死，可謂不知命之尤者，其術又何能靈？而今之醫師村究，概能推生尅衰旺之數，但不驗耳。使天之生人，可以八字定其終身，何名造物？

世間最不足信者，祿命與堪輿二家耳，蓋其取驗皆在十數年之後，任意褒貶，以自神其術，而世人喜諛覲福，往往墮其術中而深信之。余嘗見此二家，有名傾華夏，而術百無一中者，大率因人貴後而追論其祿命，因家盛後而推求其先塋，意之不得則強爲之解，以求合其富貴之故。甚

矣，人之惑也！

推祿命者，年月日時相配以定吉凶，然今用夏正，故寅月屬之今年，若建子、建丑，則十一、十二兩月皆當屬之明歲，其生尅制化必有相納鑿者，吉凶又何所適從耶？若長平坑卒，南陽貴人，又所不必論也。

京山曹子野以祿命擅名一時，余過姑蘇，偶聞其在逆旅，亟召之至。其論與衆不同，每運十年，不分支干，曰：『夫子，屬天者也；支，屬地者也。合則爲用，離則爲敵。豈有人之性命，五行天上，五年又行地中者乎？』其言甚辯，余不能難也。而推未來休咎，亦殊不驗。又聞岳州有李蓬頭者，其術勝曹，惜未之見耳。

祿命之說，誠渺茫不足信。人有同年庚日時，而貴賤迥不相同者。相傳太祖高皇帝已定天下，募有與己同祿命者，得江陰一人，召至，欲殺之，既見，一野叟耳，問：『何以爲生？』曰：『惟養蜂十三籠，取其稅以自給。』太祖笑曰：『朕以十三布政司爲籠蜂乎！』遂厚賜遣還。然帝王間氣固自難以凡人例論也。宋時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韓王有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小遷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何故？至貨粉鄭氏生子，與蔡魯公同命，而卒十八溺死，則迥若天淵矣。余外祖徐子瞻與同里宋姓者，年月日時盡同，少同學相善也，同食既於庠，同無

子，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闔，然其後乃相繼舉三子，卽惟和兄弟也，以貢仕至縣令，歸年八十餘始卒。何後事之大不相同耶？永康程京兆正誼，與義烏虞懷忠同祿命，同以辛未成進士，同作司李，同日內召。然虞授御史，聲勢烜赫，家富不貲，坐左遷後，稍起至縣令，鬱鬱以死。程授比部郎，出入藩臬，位至大京兆，年八十方卒，乃其家貲不敵虞十一也。豈富厚爲造物所忌，旣奪其爵，復減其算耶？或『爲富不仁』，虞固有以自取之耶？樂善錄所載二士人亦若此。蓋以富貴享用折算耳。然謂之曰命，則宜一定不易。或凶惡而富壽，或良善而窮夭，始足信也。若因生平作爲而轉移，則又何必言命哉？

萬曆丙午，浙中有鄴道人者挾數學來閩，人信之如神，然小術頗有驗。余往訪之，鄴以片紙書數字內袖中旣，令余念詩經一語。余漫應曰：『關關雎鳩。』已出袖中書，則此句也。凡人有來卜者，有數事，輒預書貼壁上，令自取之，無不符合，以是名益噪。然余細覈之，似有役鬼搬運之術耳。其未來事，分毫不驗也。先是廣平有籍大成者，最善諸幻術。逆旅天寒，有數客至，大成爲符焚之，食頃，酒肴皆具，又焚一符，則歌妓畢集，但自腰以下不可見耳。問其故，曰：『此生魂也，吾以術攝之。』有人苦疔瘡無力，大成爲呵一氣，卽攝一人力傳其體，呵十氣，遂可舉千斤，少頃，疔瘡如故。後坐不法論死，繫司寇十餘年。人問之，曰：『吾越獄如平地耳。但有此宿業，須



受之，必不死也。』已而果赦出，戍遼左。自後爲幻術者皆宗大成而失其玄妙，若鄙生者，又不足數也！

嘉隆間，新安汪龍受得數學於遊僧，頗有奇驗。四明袁文榮當國，寄一白棋子，託人問子。汪曰：『白者，北也；棋子者，子也。此北京當局之人來問子也。但此棋子，非木非石，經火鍛鍊，了無生氣，必不能生子。若再以生尅之理推之，此老不久亦當終局。』其人隱之，不敢以聞。越數月，而袁公捐館。

幻戲雖小術，亦自可喜。余所見，有開頃刻花者。以蓮子投溫湯中，食頃，卽生芽舒葉；又食頃，生蓮花如酒盞大。又有燃釜沸油，投生魚其中，撥刺游泳，良久如故。又有剖小兒腹種瓜，頃刻結小瓜，剖之皆可食。又有以利刃二尺許，插入口，復抽出。又有仰臥，以足承梯，倚空而不仆，一小兒穿梯以升，直至其巔。覩者毛髮灑灑，至於舞竿走繩，特其平平者耳。長安丐者，有犬戲猴戲，近有鼠戲。鼠至頑，非可教者，不知何以習之至是？余庚戌在京師，見戲者籠一小雀，中置小骨牌，僅寸許，擊小鑼一聲，雀以口啄其機門，便自開，令取天牌，則銜六六出，取地牌，則銜么么出，其應如響。觀畢，復擊鑼一聲，雀入而門自閉。輟耕錄載弄蝦蟆者亦然。噫，亦異矣！

風角之術，起於漢末。謝夷吾望閔而知烏程長之死，李邵觀星而知益部使之來，精之至也。後來樊英、管輅之輩皆本於此，第其術有至未至耳。風吹削脯，楊由知人獻橘；赤蛇分道，許曼知太守爲邊官。至於段翳封藥門生知與吏鬪破，李南爨室暴風，其女預知死期，可謂通變化，入幽冥，無以加矣。至魏而管輅詣其極，至晉而郭璞集其成。五胡之世，佛圖澄、崔浩、陸法和擅其稱。盛唐之時，羅公遠、僧一行、孫思邈闢其室。五代以降，其術不復傳矣。

漢時，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此後世遁形之祖也。介象、左慈、于吉、孟欽、羅公遠、張果之流，及晉書女巫章丹、陳琳等術，皆本此。謂爲神仙，其實非也。其法有五：曰金遁，曰木遁，曰水遁，曰火遁，曰土遁。見其物則可隱。惟土遁最捷，蓋無處無土也。須煉遁神四十九日，於空山無人之中，獨坐結念，更有符咒役使百神。若一念妄起，便須重煉。卽如紅線、弄隱孃、精精、空空之流，皆此等輩耳。國初有冷謙，字啓敬，導人入太倉庫，盜錢事發，被逮，求飲，卽跳入瓶中，撲破，片片皆應，而竟不知所在。此水遁者也。正德初，有老翁脫太監於流賊者，又鐘壑髻握土一塊，遂不見，土遁者也。

傳記載劍俠事甚多，其有無不可知，大率與遁形術相表裏。今天下未必盡無其人也。但此術終是邪魅，非神非仙。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顧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於

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其言信矣。但紅線、隱孃及崔慎思、王立、董國度所娶事皆相類，或亦好事者爲之耳。

凡幻戲之術，多係僞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大士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傍觀，欲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者三，賣藥人扣其法，曰：『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曰：『我無它，大士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它，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大笑而罷。

國初程濟，朝邑人，有仙術，爲四川岳池縣教諭，相去數千里，旦暮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後隨建文出亡，卒脫艱險，濟有力焉。然則王喬、盧耽之事，世固未嘗無其人也。

傳記有周文襄見鬼事，蓋已死而英氣未散，魂附生人，無足異也。如劉偉者爲太守，卒已數十年，忽往來人間，言未曾死則妄矣。近萬曆間又有稱威寧伯王越者，往來吳越間，人信之若神。大抵妖人假托之詞耳。安知宋時賈水部者非妄耶？世人好奇，遂不及察，非雋不疑，不能縛辰太子也。

夷堅志載：『法術若毛一公、汲井婦人之類，一遇其敵，便幾至殺身。相傳嘉隆間，有幻戲者，

將小兒斷頭，作法訖，呼之即起。有游僧過，見而哂之。俄而兒呼不起，如是再三。其人即四方禮拜，懇求高手，放兒重生，便當踵門求教。數四不應。兒已僵矣。其人乃撮土爲坎，種葫蘆子其中。少頃，生蔓結小葫蘆。又仍前禮拜哀鳴，終不應。其人長吁曰：「不免動手也。」將刀砍下葫蘆。衆中有僧，頭欻然落地，其小兒應時起如常。其人即吹烟一道，冉冉乘之以升，良久遂沒，而僧竟不復活矣。『蓋術未精而輕挑釁端，未有不死者也。夷獠之中，此術最多。庚巳編載吳中焚屍，亦有此術。有李智者，甚與毛一公相類也。』

木工於鑿造之日，以木籤作厭勝之術，禍福如響，江南人最信之。其於工師不敢忤慢，歷見諸家敗亡之後，拆屋梁上，必有所見。如說聽所載，則三吳人亦然矣。其它土工石工，莫不皆然，但不如木工之神也。然余從來不信，亦無禍福。家有一老木工，嘗造屋時，戲自詡其能。余詰之曰：『汝既能作凶，亦當能作吉屋。成，能令永無鼠患，當倍以十金奉酬。』工謝不能也。大凡人不信邪，則邪無從生。

夷獠中有採生術，又善易人手足。有在獠中與其婦淫者，其夫怨之，以木易其一足而不知也。旬日之間，漸覺痿痺不能起。又久之，皮乾木脫，成廢人矣。吾閩中有蠱毒，中人則夜爲之傭作，皆夢中魂往，醒則流汗困乏，不數月勞瘵以死，此亦採生之類也。

元世祖誅阿合馬，藉其家，有妾名引住者，搜其藏，得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俱存，肩鑰甚固，問莫知爲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上，其應如響。』漢時宮中巫蠱，但得木偶人耳，未聞以人皮者也。近來妖人，有生割割人，而攝其魂以爲前知之術者，蓋起於此。若樟柳神靈哥，又其小者耳。成化間，妖人王巨篋中有二木人，聽其指揮，此亦巫蠱之遺法也。

遇天使而求金，占失僕而假策，伐籠臂而目疾愈，延射鳥而母病除，救墮梁於十世之後，免重辟於黃沙之中，術數之精乃與神通，然亦非穎悟絕倫，不能與也。宋餘杭徐復以六壬名天下，及聞州僧與衙校推禍福，怪而扣之，僧曰：『盡子思慮所至，子所不及，吾無如之何。』復卽以爲課，與日時推之，累日盡得僧之祕，但有胸墮三足者，未之見也。僧曰：『子智止此，不可強也。』乃知人之天分有限，百工技藝，莫不皆然。

管仲之識俞兒也，子產之識實沈臺駘也，東方朔之識巫雀畢方也，終軍之識騶虞鼯鼠也，劉向之識危與貳負也，蔡邕之識青鸞投蜺也，張華之識海鳥龍肉也，諸葛恪之識僕囊也，陸敬叔之識彭侯也，何承天之識威斗也，陸澄之識服罔也，沈約之識焦明菴蓋也，斛斯徵之識罈子也，劉杳之識挈囊也，傅弈之識金剛石也，歐獻乘之識息壤也，賈耽之識蝨痕也，段成式之識報時鐵也，留源之識冤氣也，傅弘業之識虎雌也，徐鉉之識海馬骨也，費寧之識蚌淚畫也：此以博識得

之者也。還無社之對山鞠窮也，騶忌之對隱語也，東方朔之答令壺醜也，楊脩之辨黃絹也，李彪之辨三三兩兩也，劉顯之辨貞字也，則天之解青鵝也，班支使之解大明寺水也，此以捷悟得之者也。捷悟者可以思而及，博識者不可以強而致也。至於鄧欽悅辨任昇之銘，據鞍釋思，僅三十里，而千古之疑，一旦冰解，近於神矣。東平昌生辨石壁道語，斯爲次之。其它如談馬礪畢之題川狗御飯之語，已爲黃絹之重儻，而去姓得衣之敝，委時百一之解，不過離合之鑿婦，作者固可厭而解者，亦不難也。

人有一目數行俱下者，非真俱下也，但目捷耳。遲速相去甚者，差四五倍，不但三也。一覽無遺，則嘗有之矣。閩林誌避雨，寓染坊，得其染帳，漫閱之，匆匆而去，越二日，其家回祿，索帳者紛然，莫知爲計。林復過之，曰：『我能記之。』取筆疾錄，不爽一字。此天生之資，非強記可到者。嘉禾周鼎讀百韻詩一遍，卽誦，又能從末倒誦，亦絕世之資矣，而功名不顯，蓋似有別才也。

子瞻再讀漢書，張方平聞而訝之，則張之穎悟過蘇可知。然而蘇以文章名世，張卒無聞也。此陸澄所以有書廚之誚也！

介葛盧解牛語，公冶長、侯瑾解鳥語，陽翁仲、李南解馬語，唐僧隆多羅、白龜年俱通鳥獸語，成子、楊宣皆解雀語。夫鳥獸之音，終身一律，果能語耶？左氏之誣，野史之謬，無論已，公

冶長，聖門高第，乃受此穢名。至宋之間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則真以爲實事矣。世又傳公冶長雀繞舍，呼曰：『公冶長，南山虎馱羊。汝得其肉，我食其腸。』又云：『啾啾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余謂雀作人言固可怪，而春秋之雀，知用沈約之韻，又可怪也。至太原王氏因祭廁神而獲聞蟻言，又奇矣。

元時有必蘭納識里者，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凡外夷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譯進，令左右執筆，口授如流，略不停思，皆無差謬，衆無不服其博識，而不知其所從來也，此其難又甚於介葛盧等矣。

冷齋夜話載：『太平有日者，爲市井凡庸之人，課無不奇中。至爲達官貴人課，則皆無驗。或問之。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爲諛詞，其不驗要不足怪。』此言正與漢郭玉論醫相同。余行天下，遇有術數者，多召致之，而十九無驗，彼務爲迎合故也。

六壬之數者精，天下無不可測之物。雲間有陳生者，善爲之，試以小事，良信。嘗教余四課三傳之法，至於占解推測，在人自悟，不可傳也。余時亦懶，且以爲無益，遂不竟學，徒家藏其書數百卷。今細思之，終是無益，縱學得如邵堯夫，亦徒爲人役役也。

脩武有崔生者，善六壬，余在東郡，曾一致之，言多奇中。但其起課法微不同，大約用金口訣，取其簡便耳。向後休咎，亦不肯盡言也。聊城楊師孝術頗精，於崔人以神仙目之，然其人不學無術，故不能盡其變也。

古人謂著短龜長，故舍筮從卜。今之卜，則六壬備矣，患人未之精耳。筮用易占其繇，不可得而聞也。不知古卜筮繇詞，皆何所本，如『鳳凰于飛』、『大橫庚庚』之類，似非常時杜撰也。焦延壽易林，其占亦多奇。余於己亥春，爲友人筮補官，得『僵屍蔽野』，不見其父之繇。時友人有老父在，不懌也。余解之曰：『僵屍無驗矣，而獨喪父驗乎？妄耳！』無何，獻播俘至日補牒下，友人拊心曰：『驗矣！奈何！』旬日而外艱之訃至。

自周以後，始有堪輿之說，然皆用之建都邑耳。如書所謂『遠觀于新邑，營卜瀟澗之東西』，詩所謂『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者，則周公是第一堪輿家也。而葬之求吉地，則自樛里始。然漢時尙不甚談，至郭璞以其術顯，而惑之者於是牢不可破。然觀天下都會市集等處，皆倚山帶溪，風氣回合，而至於葬地，則有付之水火墮爲平田者，而子孫貴盛自若也，其効驗與否昭然矣，世人不信目而信耳，悲夫！

堪輿，自郭璞之後，黃撥沙、厲伯招其最著者也。然璞已不免刑戮於其身，而黃、厲之後，子



孫何寥寥也？其它如吳景鸞、徐善繼等，或不得令終，或後嗣絕滅，若有地而不能擇，是術未至也。若曰：『天以福地，留與福人』，則又何必擇乎？江南之俗，子孫本支，人各爲塚，一家貴盛，則曰某祖墳也；一支絕滅，則曰某祖墳也。而其家丘壠百數，豈獨無一善地，足以掩前人之失？又豈獨無一惡地，足以敗已成之緒者乎？至如父得善地，子得惡地，禍福又將何適從也？沉爲其術者，各任己見，甲以爲善，乙以爲惡，囂然聚訟，迄無定評，而漫以祖父之骨，嘗試於數十年之後，以驗術者之中否，而其人與骨固已朽矣，則又何憚而不妄言也？且人之一身，歲不能無休戚，闔門百口，歲不能無盛衰，此必然之理也，而謂生者之命脈，其權盡制於死者之朽骨，不亦可笑之甚耶？

葬欲其速朽也，比化者無使土侵膚，人子之情也。山形完固，不犯水蟻，不近田疇，土膏明潤，梧楸森鬱，死者之宅永安，子孫自陰受其庇矣。若必待吉地，暴露淺土，惑於異議，葬後遷移，使祖父魂魄無依，骨肉零落，天且殛之矣，何福之能求？世有掘墓而得石與水者，皆好奇以求福也，不求福則無禍。

世有葬後而棺反側者，地脈斜也；棺骸俱散者，無生氣也；聚葉滿穴中者，風殺也。水蟻之患可避，而此數者稍難辨耳。

葬地大約以生氣爲主，故謂之龍經。所謂「空手抱鋤頭，步行騎水牛」者，總欲認得真龍耳。龍真穴真，斷無水蟻風殺之患。世有好奇者，先看向背沙水，而後以己強合之，誤人多矣。

有龍真而穴未真者，氣脈未住也，故好奇者，有斬龍法。譬之人方遠適，而挽之使入門也，不可爲訓，恐有主客同情之戒。

吳越之民多火葬，西北之民多葬平地，百年之後，犁爲畝矣，而富貴不絕，地理安在？

惑於地理者，惟吾閩中爲甚，有百計尋求，終身無成者，有爲時師所誤，終葬敗絕者。又有富貴之家，得地本善，而恐有缺陷，不爲觀美，築土爲山，開田爲陂，圍垣引水，造橋築臺，費逾萬緡，工動十載。譬人耳鼻有缺，而雕塑爲之，縱使亂真，亦復何益？況於勞人工，絕地脈，未能求福，反以速禍，悲夫！

余從大父觀察公，諱廷柱，於書無所不讀，聰穎絕人，而尤於擇地自負。所善堪輿管見，人爭傳誦之。致政歸，築室於西湖之上，而城背水，四面巨浸，人以爲絕地，公不聽也。傳及子孫，貧落日甚，孤丁孑然幾斬，竟不能有，鬻爲宗祠。

古今之戲，流傳最久遠者，莫如圍棋，其迷惑人不亞酒色，木野狐之名不虛矣。以爲難，則村童俗士，皆精造其玄妙；以爲易，則有聰明才辯之人，累世究之而不能精者。杜夫子謂其有

裨聖教，固爲太過，而觀其開闔操縱，進退取舍，奇正互用，虛實交施，或以予爲奪，或因敗爲功，或求先而反後，或自保而勝人，幻化萬端，機會卒變，信兵法之上乘，韜鈴之祕軌也。棋經十三篇，語多名言，意甚玄着，要一言以蔽之曰：着着求先而已矣。

弈秋、杜夫子、王抗、江彪、王積薪、滑能之技，不知去何，卽其遺譜，亦無復傳者矣，今所傳者，尙有王積薪所遇姑婦，及顧師言鎮神頭二勢。婦姑之說，荒誕不足信，或者積薪以此自神其術耳。鎮神頭以一着解兩征，雖入神妙，而起手局促纏累，所謂張置疎遠者安在哉？恐亦好事者爲之耳。今之勢譜，如所謂大小鐵網、捲簾邊、金井欄者，凡以百計，要其大意只求制人，而不制於人而已。

唯其求制人，故須求先。始而布置，旣而交戰，終而侵綽，稍緩一着，則先手爲被所得，而我受制矣。先在彼者，棄子可也；先在我者，無令人有可棄之子可也。

近代名手，弇州論之略備矣，以余耳目所見，新安有方生、呂生、汪生，閩中有蔡生，一時俱稱國手。而方於諸子，有白眉之譽。其後六合有王生，足跡遍天下，幾無橫敵。時方已入貲爲大官丞，談詩書，不復與角。而汪、呂諸生皆爲王所困，名震華夏。乙巳丙午，余官白門，四方國工，一時雲集。時吳興又有周生、范生，永嘉有鄭頭陀，而技俱不勝王。洎余行後，聞有宗室至，

諸君與戰，皆大北。王初與戰，亦北。越兩日，始爲敵手。無何，王又竟勝。故近日稱第一手者，六合小王也。汪與王才輸半籌耳，然心終不服，每語余：『彼野戰之師，非知紀律者。』余視之，良信。但王天資高遠，下子有出人意表者，諸君終不及也。

到既於梁武御前比勢覆局，凡有記性者，皆能覆局，不必國手也。余棋視王、方諸君差三四道，至覆局則與之無異。與余同品者，皆不能也。此但天資強記耳。遇能記時，它人對局，從旁觀亦能覆之。至其攻取大略，卽數年後，十猶可覆七八也。

王六合與余弈，受四子，然其意似不盡也。王亦推余穎悟，謂學二年可盡其妙。時余以廢時失事，不肯竟學，然尙嗜之不厭。至丙午南歸，始豁然有省，取所藏譜局，盡焚棄之，從此絕不爲矣。然世人之戒弈，難於戒酒也。

邯鄲淳藝經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其製視今少七十一道。漢、魏以前，想皆如是。至誌公說法曰：『從來十九路，迷誤許多人。』則與今無異矣。

象棋，相傳爲武王伐紂時作，卽不然，亦戰國兵家者流，蓋時猶重車戰也。兵卒過界，有進無退，正是沉船破釜之意。其機會變幻，雖視圍棋稍約，而攻守救應之妙，亦有千變萬化，不可言者，金鵬變勢略備矣，而尙有未盡者，蓋著書之人原非神手也。

象戲視圍棋較易者，道有限而算易窮也。至其棄小圍大，制人而不制於人，則一而已。

唐玄怪錄載岑順事，可見當時象棋遺製，所謂『天馬斜飛』、『輜車直入』、『步卒橫行』者，皆彷彿與今同。但云『上將橫行擊四方』者稍異耳。唐不聞有象，而今有之。胡元瑞云：『象不可用於中國。』則局中象不渡河，與士皆衛主將者，不無見也。

雙陸一名握槊，本胡戲也，云：『胡王有弟一人得罪，將殺之，其弟於獄中爲此戲以上，其意言孤則爲人所擊，以諷王也。』曰握槊者，象形也。曰雙陸者，子隨骰行，若得雙六，則無不勝也。又名『長行』，又名『波羅塞戲』。其法以先歸宮爲勝，亦有任人打子，布滿他宮，使之無所歸者，謂之『無梁』，不成則反負矣。其勝負全在骰子，而行止之間，貴善用之。其製有北雙陸，廣州雙陸，南番、東夷之異。事始以爲陳思王製，不知何據。

博戲自三代已有之，穆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仲尼曰：『不有博、弈者乎？』莊周曰：『問殺奚事？則博塞以遊。』今之擲蒲，是其遺意。但所用之子，隨時不同。古有六博，謂大博則六着，小博則二着，其法今不傳矣。魏、晉時始有五木之名：梟、盧、雉、犢、塞也。其制亦不可考。但史載劉裕與諸人戲，餘人並黑犢以還，劉毅擲得雉，及裕擲四子皆黑，一子跳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又曹景宗擲得盧，遂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則盧與犢塞皆差一子耳。大

約黑而純一色者爲盧，相半者爲雉。黑而有雜色者爲犢塞。以今骰子譬之，則渾四爲梟，渾六爲盧，四六相半爲雉。其它雜色，則犢塞耳。今之擲蒲，朱窩云：『起自宋朱河除紅諧。』一云：『楊廉夫所作。』然其用有五子、四子、三子之異，視古法彌簡矣。

擲錢雖小戲，然劉寄奴能喝子成盧，宋慈聖側立不仆，光獻盤旋三日，似皆有鬼神使之者。若狄武襄平廣南，手擲百錢盡紅，雖云譎術，乃更勝真。

投壺視諸戲最爲古雅。郭舍人投壺激矢令反，謂之『驍』。一矢至百餘驍。王胡之閉目，賀革置障，石崇妓隔屏風，薛春惑背坐反投而無不中，技亦至矣。今之投壺名最多，有春睡、聽翠、倒插、卷簾、鴈銜、蘆翻、蝴蝶等項，不下三十餘種。惟習之至熟，自可心手相應。大率急則反，緩則斜，過急則倒，過緩則睡。又有天壺高八尺餘，賓主坐地上，仰投之。西北士夫，多習此戲。藏鈎似今猜枚，如酉陽雜俎所載，則衆人共藏一鈎，而一人求之，此卽古『意錢』之戲也。後漢書梁冀能挽滿彈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其法今亦不傳矣。猜枚雖極鄙俚，亦有精其術者。吳門袁君著有拇經，自負天下無對，然余未之見。惟德清半月泉，有行者，百發百中。人多疑有他術，然實無之也。惟記性高耳。能記其人十次以上，則縱橫意之無不中。雜俎所謂察形觀色，若辨盜者，得之矣。

彈棋之戲，世不傳矣，卽其局亦無有識之者。呂進伯謂其形似香爐，然中央高，四周低，與香爐全不似也。弘農楊牟，六歲咏彈棋局云：『魁形下方天頂突，二十四寸窗中月。』想其製方二尺有四寸，其中央高者猶圓耳。今閩中婦人女子尚有彈子之戲，其法以圍棋子五，隨手撒几上，敵者用意去其二，而留三，所留必隔遠，或相黏一處者，然後彈之，必越中子而擊中之，中子不動則勝矣。此卽彈棋遺法。魏文帝客以葛巾拂無不中者也，但無中央高之局耳。

後漢諸將相宴集，爲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爲虎膺，指節爲松根，大指爲蹲鳴，食指爲鉤戟，中指爲玉柱，無名指爲潛虬，小指爲奇兵，腕爲三洛，五指爲奇峯。但不知其用法云何。今里巷小兒，有捉中指之戲，得非其遺意乎？然以將相爲此，已大不雅，而史弘肇以不解之故，索劍相詬，尤可笑也，卒啓駢族之禍，悲夫！

今博戲之盛行於時者，尙有骨牌。其法古不經見。相傳始於宣和二年，有人進此，共三十二扇，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之數。天牌二十四，象二十四氣；地牌四點，象四方；人居中數，以象三才。其取名亦皆有意義。對者十二，爲正牌；不對者八，爲雜牌。三色成牌，兩牌成而後出色以相賽。其取名如天圓、地方、櫻桃、九熟之類，後人敷衍其說，易以唐詩一句，殊精且巧矣。此戲較朱窩近雅，而較圍棋爲不費，一時翕然，亦不減木野狐云。

委巷兒戲，則有行棋，或五或七，直行一道，先至者勝，此古燧融製也。有馬城，不論縱橫，三子聯則爲城，城成則飛食人一子。其它或夾或挑，就近則食之，不能飛食也。有紙牌，其部有四：曰錢，曰貫，曰十，曰萬。而立都總管以統之，大可以捉小，而總管則無不捉也。其法近於孫武三駟之術，而吳中人有取九而捉者。又有棋局如螺形，四面逐敵，子入窮谷中，而後提取之，曰「旋螺城」。雖鄙藝可笑，細玩亦有至理存焉。（按經籍志有旋棋格，卽螺城也，然螺城名似更佳。）

李易安打馬之戲，與握槊略相似。但彼雙則不擊，而此多逢寡卽擊。如疊至十九馬，而遇二十馬，卽被擊矣。一夫當關，則它騎不得過，又可以反而擊人之單騎。行至函谷關，則非疊十騎不得過。至飛龍院，則非二十騎不得過。非正本采不得行，而臨終尙有落塹一局，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也。此戲較諸藝爲雅，有賦文亦甚佳，但聚而費錢稍多耳，江北人無知之者。余在東郡，一司農，合肥人也，懇余爲授之，甚喜。

晁無咎有廣象棋局，十九路，九十一子，今不傳矣。司馬溫公製七國象棋法，亦是推廣象戲遺意，而近於腐爛。至魏游執肇製儒棋，有仁、義、禮、智、信之目，則益令人嘔噁不堪。戲者，戲也，若露出大儒本色，則不如讀書矣。



唐李邵有骰子選格，宋劉蒙叟、楊億等有彩選格，卽今陞官圖也。諸戲之中，最爲俚俗。不知尹洙、張訪諸公，何以爲之？不一而足。至又有選仙圖、選佛圖，不足觀矣！

唐宋以前，有葉子格，及徧金葉子格，金龍戲格，捉臥甕人格，皆不知何物，其法亦無傳之者。

陳晦伯引咸定錄云：『唐李邵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連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天下尙之。』又歸田錄云：『有葉子青者，撰此格。』今其式不可考。楊用脩以爲似今紙牌，而晦伯元瑞非之，皆未有的證也。晦伯謂楊大年好之，不過因青瑣雜記有與同輩打葉子之語耳。

晉末誠多異人，如史所載，陳訓、戴洋、韓友、淳于智、步熊、杜不愆、嚴卿、隗炤、卜珣、鮑靚、麻襦、單道開、黃泓、王嘉、郭馨、臺產之輩，皆窮極術數，造詣窈冥，苟能用之，足以息戰爭，禪治化。如圖澄之仕石虎，羅什之從呂光，微言曲誨，利益多矣。索統占夢，其術爲下。然觀其辭，陰澹之言曰：『少無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迺知彼固有托而逃者耶？

鳩摩羅什，但能精通術數，博極羣書，僧中之子雲、茂先也，謂之成佛作祖，吾則未敢。什父羅炎脩行不遂，爲禁樹所逼，已墮落矣，至什而復蹈其轍焉。雖曰被逼，亦由欲障未除，升座講

經之際，二兒登肩，神識未定，鬼瞰之矣。既生二子，何患法種無嗣？伎女十人之蓄，不亦可以已乎？臨終之時，誦神呪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其處死生之際，非能脫然無罣礙者，尙在道安佛圖澄之後乎？

晉會稽夏仲御，能作水戲，操柁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鱗鷁躍，後作鮪鯨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白魚跳入舟者八九；又作大禹慕歌之聲，曹娥河女之章，子胥小海之唱，以足扣船，引聲喉嚨，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謹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莫不駭恐。此與李謨所遇父老何異？亦曠代之異人也。

晉石垣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人有喪葬，千里往弔，或同日共時，咸共見焉。又能閭中取物，如畫無差。此亦曇霍、麻襦之流也。而史列之隱逸，誤矣。

謝石之拆字，小數也。然拆杭字，知兀朮之復來；拆春字爲秦頭之蔽日；則事與機會隱諷存焉。賈似道時，術士拆奇字，謂立又不可，可又不立，亦足寒奸邪之膽矣，而不免殺身，悲夫！

耿聽聲嗅衣以知吉凶貴賤，王生聽馬蹄以知丁謂西行，沈僧照聞南山虎聲而知國有邊事，張乘槎見來遠樓而知藩司有喪，皆風角之術，與拆字相同。機智之人，可以意會，不可以法傳。

也。

古者，巫覡之俗，盛於陳、鄭，蓋奸淫奇袤之所托也。然上有西門豹，則河伯絕取婦之媒；下有夏仲御，則丹珠失鼓舞之勢。君正獲禱，而一郡之巫息；左震破鎖，而山川之祟消。天師杖而甘雨至，楊媪斬而火妖絕。世間第一妖惑，莫此爲甚，而世猶信之不已，何哉？

漢武帝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日與神君、文成等遊，故其後卒有巫蠱之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坐夷滅者，不可勝紀。然周禮宗伯之屬，咀呪掌盟詛，司巫掌羣巫之政，至於男巫、女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物魅，則三代已有之矣，曾謂周公作法而有是乎？

今之巫覡，江南爲盛，而江南又閩、廣爲甚。閩中富貴之家，婦人女子，其敬信崇奉，無異天神；少有疾病卽禱賽祈求無虛日，亦無遺鬼。楮陌牲醪相望於道，鑼鼓鐃鐸不絕於庭，而橫死者日衆。惜上之人無有禁之者，哀哉！

閩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卽請邪神，香火奉事於庭，惴惴然朝夕拜禮許賽不已。一切醫藥，付之罔聞。不知此病原鬱熱所致，投以通聖散，開闢門戶，使陽氣發洩，自不傳染。而謹閉中門，香烟燈燭，熬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卽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紙糊船，送之水

際。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閉戶避之。余在鄉間夜行，遇之，輒徑行不顧。友人醉者至，隨而歌舞之，然亦卒無恙也。

閩女巫有習見鬼者，其言人人殊，足徵詐僞。又有吞刀吐火，爲人作法事禳災者。楚、蜀之間，妖巫尤甚。其治病祛災，毫無應驗，而邪術爲祟，往往能之。如武岡姜聰者，迺近時事也。吾閩山中有一種畚人，皆能之。其治祟亦小有驗。畚人相傳盤瓠種也，有苟雷藍等五姓，不巾不履，自相匹配。福州閩清永福山中最。云聞有呪術，能拘山神，取大木籠其中云：『爲吾致獸。』仍設筭其傍。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筭，鑿其欲而後已。

古之善禁氣者，能於骨中出鏃，移癰疽向庭樹。至於驅龍縛魅，又其易者耳。此却是眞符呪，非幻術也。諸符呪，道藏中皆有之，但須鍊將耳。今遊僧中有燃眉燒指，及五七日不饑者，非眞有道也，亦能禁氣耳。至其僞者又不論也。

穿楊貫蠱，精之至也，然亦可習也。至於截箭齧鏃，非可習而能也。神而明之，有數存乎其間，卽羿亦不能傳之子者也。

李克用之懸針，斛律光之落雕，射之聖者也。由基矯矢而猿號，蒲且虛弦而鳧落，射之神者也。后羿之繳日，督君謨之志射，射之幻者也。魏成帝過山二百餘步，胡后之中針孔，射之佞

者也。蹲甲而徹，七札射鐵而洞一寸，射之力者也。伯昏務人登高山，履危石，臨不測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射之奇者也。范廷召所至，鳥雀皆絕，射之酷者也。魏舒、賈堅，射之雅者也。蕭瑀、盧虞，射之狠者也。

嘗於德平葛相寶家見二胡雛，擊弩射飛，弦無虛發，每射棲雀，輒離數寸許，弦鳴雀飛，適與矢會，其妙有不可言者，信天性絕技，非學可至也。

吳門彭興祖苟善彈，藏小石袖中以擲鳥雀，百步之內，無不應手而殞。此與水滸傳所載沒羽箭張清何異？考史載蕭摩訶擲錐，略與此同，惜不用之疆場而但爲戲耳。

古者，射御並稱，而今御法不傳矣；歌舞並稱，而今舞法不傳矣；嘯詠並稱，而今嘯法不傳矣。然猶可想像見者，『六轡如組，兩騶如舞』，必非輿臺掌鞭之手所能操縱也；『宛轉從風，緬曼旋懷』，必非羽籥樂童之輩所能俯仰也。至於蘇門隱者，若數部鼓吹，林壑傳響，步兵聞之，亦且心折，而況千載之下乎？然宇宙大矣，不應遽無其人，或吾未之見也。

## 五雜組 卷之七

### 人部三

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唐百官志有書學一途，其銓人亦以身言書判，故唐人無不善書者。然唐人書未及晉人也。歐、褚、虞、薛亦傍山陰父子門戶耳，非成佛作祖家數也。右將軍初學衛夫人，既而得筆法於鍾繇、張芝，然其自立門戶，何曾與三家彷彿耶？子敬雖不逮其父，然其意亦欲自立，不作阿翁牛後耳。』此一段主意，凡詩家、畫家、文章家，皆當識破，不獨書也。

鍾、王之分，政如漢、魏之與唐詩，不獨年代、氣運使然，亦其中自有大分別處，非謂王書之必不及鍾也。大率古色有餘，則包涵無盡；神采盡露，則變化無餘。老、莊所爲思野鹿之治也。

右將軍陶鑄百家，出入萬類，信手拈來，無不如意。龍飛虎跳之喻尙未足云，洵書中集大成手也。然庾征西尙有家雞、野鴛之歎，人之不服善也如此。

右軍蘭亭書，政如太史公伯夷、聶政傳，其初亦信手不甚着意，乃其神采橫逸，遂令千古無偶。此處難以思議，亦難以學力強企也。自唐及元，臨蘭亭者數十家，如虞、褚、歐、柳及趙松雪，

雖極意摹倣，而亦各就其所近者學之，不肯畫畫求似也，此是善學古人者。如必畫畫求似，如優孟之學孫叔敖，則去之愈遠矣，此近日書家之通病也。

王未嘗不學鍾也，歐、虞、褚、薛以至松雪，未嘗不學王也。而分流異派，其後各成一家。至於分數之不相及，則一由世代之升降，二由資性之有限，不可強也。即使可強而同，諸君子不爲也。千古悠悠，此意誰能解者？

曹娥、樂毅，尙有蹊徑可尋，至蘭亭、黃庭，幾莫知其端倪矣。所謂大可爲，化不可爲者也。右軍真蹟，今嘉興項家尙存得十數字，價已逾千金矣。又有婚書十五字，王敬美先生以三百金得之嚴分宜家者，今亦展轉不知何處也。李懷琳絕交論真蹟，在吾郡林家，余見之三四過，信尤物也。其紙頗有粉墨，淡垂脫。又一友人所見褚遂良黃庭經，紙是研光，下筆皆偏鋒，結構疎密不齊，與今帖刻全不類。大抵真蹟雖劣，猶勝墨跡之佳者。

唐太宗極意推服大王，然其體裁結構，未免徑落大令局中。大令所以遜其父者，微無骨耳。故右軍賜官奴，而以筋骨緊密爲言，箴其短也。如洛神賦，直是取態，而墓田宣示，一種古色盡無矣。譬之於詩，右軍純是盛唐，而大令未免傍落中、晚也。

作字結構、體勢，原以取態，雖張長史奔放駭逸，要其神氣，生動疎密得宜，非頽然自放者

也。卽旭素傳授，莫不皆然。今之學狂草者，須識粗中有細，疎中有密，自不放輕易效顰矣。

作草書難於作真書，作顛素草書又難於作二王草書，愈無蹊徑可着手處也。今人學素書者，但任意奔狂耳，不但法度疎脫，亦且神氣索莫，如醉人舞躍號呼，徒爲觀者恥笑。

蔡君謨云：『張長史正書甚謹嚴，至於草聖，出入有無風雲飛動，勢非筆力可到。然飛動非所難，難在以謹嚴出之耳。』素書雖效顰，然拔山伸鐵，非一意疎放者也。至宋黃、米二家，始墮惡道。國朝解大紳、馬一龍極矣，桑氏懌所謂夜叉羅刹，不可以人形觀者也。

唐人精書學者，無逾孫過庭所著書譜，揚挖蘊奧，悉中鑿窟，雖掄擊子敬，似沿文皇之論，而溯源窮流，務歸於正，亦百代不易之規也。至於五合五乖之論，險絕平正之分，其於神理，幾無餘蘊。且唐初諸家，如虞、褚、歐、薛，尙傍山陰門戶。至過庭而超然融會，變成一家，幾與十七帖爭道而馳，亦一開山作佛手也。

陳丁規善書，與智永齊名，時謂丁真永草。庾翌易右軍之書，而右軍不覺。懷素換高正臣之書，而正臣不能辨也。然異代之下，知有智永、右軍、懷素而已，三子之名無聞也，豈非不幸哉？

顏書雖莊重而癡肥，無復俊宕之致。李後主所謂，又手並脚田舍漢者，雖似太過，而亦深中



其病矣。祭姪文既草草，而天然之姿亦乏，不知後人同聲讚賞，何故？此所謂耳食者，可笑！

宋書如蘇滄浪、張子湖、薛道祖、李元中等，亦皆極力摹倣二王，但骨力不足，故風采頓殊耳。蔡君謨極推杜祁公，謂之草聖，然杜草書亦媚而乏筋骨。元康里巉書學祁公者也，然元人筆力稍峭健於宋，其能書諸家亦多於宋。

宋人無書學，如蘇、黃、米、老等，真帖初見，甚可喜，良久，亦令人厭棄。蔡忠惠勝三家遠甚，而時帶俗筆。趙文敏之源流，蓋自蔡出也。元時名家如鮮于困學錢翼之、饒夔子山、鄧文原，皆出宋人上。不獨一文敏，而文敏名獨噪甚。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乃知名之顯晦，亦有命焉耳。

元章書才，書學，兼而有之，非蘇、黃二公可望也。蘇公字如堆泥，其重處不能自舉。黃尤杜撰，撐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於詩家之釘鉸打油矣。蓋二公於書學原不深，性又不耐煩，信手塗出，便謂自成一家。蓋世之效顰，託於自成一家者多矣。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過，蘇子瞻哂之，謂從門入者，終非家珍。然古人學書者，未有不從門入。人非生知，豈能師心自用，暗合古人哉？但既入門之後，須參以變化耳。蘇公一生病痛，亦政坐此。往與屠緯真、黃白仲縱談及此，余謂：『凡學古者，其入門須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須運

自己之丰神。不獨書也。』二君深以爲然。

古無真正楷書，卽鍾、王所傳，季直表、樂毅論，皆帶行筆。洎唐九成宮、多寶塔等碑，始字畫謹嚴。而偏肥偏瘦之病，猶然不免。至國朝，文徵仲先生始極意結構，疎密勻稱，位置適宜，如八面觀音，色相具足，於書苑中亦蓋代之一人也。

文敏書諸碑銘及赤壁、千文等，皆以秀媚勝，而時有俗筆，却無敗筆，近俗故能不敗也。然文敏入門却從大王來，晚年結構乃自成若此。余家藏文敏尺牘二通，其筆鋒完勁，絕似官奴帖，乃知此老源流所自。後來紛紛摹本，亦畫虎不成耳。大凡學古人書，當觀真蹟，方得其運筆之一二，墨帖無爲也。

國初能手，多黏俗筆。如詹孟舉、宋仲溫、沈民則、劉廷美、李昌祺之輩，遞相模倣，而氣格愈下。自祝希哲、王履吉二君出，始存晉、唐法度。然祝勁而稍偏，王媚而無骨。文徵仲法度有餘，神化不足。張汝弼乃素師之重儻，豐道生實淳化之優孟。文休承小禪縛律，周公瑕槁木死灰。其下瑣瑣，益所不論矣。今書名之振世者，南則董太史玄宰，北則邢太僕子愿，其合作之筆，往往前無古人。

文徵仲得筆法於夔子山，而參以松雪，亦時爲黃、米二家書，然皆非此公當行，惟小楷正書，

卽山陰在世，亦當虛高足一席。

雲間莫廷韓有書才而無書學，往往失於疎脫。濟南邢子愿有書學而無書才，往往苦於纏累。吳興臧晉叔一意臨摹，而時苦生意之不足。姑蘇王百穀專工取態，而時覺位置之稍輕。夫惟以古人之法度，參以自己之丰神，華實相配，筋骨適均，庶乎升山陰之堂，入永興之室矣。

古篆之見於世者，石鼓也，非獨其筆畫之古雅，規制之渾厚，三代遺風，宛然可挹。或以字文周時作者，妄無疑也。三代所傳彝鼎篆刻，或工或拙，或真或贗，皆不可知。卽其筆法篆文，或繁或省，從左從右，不可摸捉。所謂『書同文』者安在哉？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蟲非鳥，而後人以意附會，強合成文，雖曰禹蹟，吾未敢信以爲然也。夫結繩敝而文字興，科斗殘而篆籀作，篆隸微而真草盛，舍繁就簡，世之變也。必欲舍今而反古，雖聖人不可得已。

李斯小篆之作，其古今升降之關乎？嶧山之銘，視泰山已不啻倍蓰矣。漢時小篆，僅開蕭相國以秃筆題殿額，覃思三月，觀者如流。何起刀筆，爲秦功曹。上蔡衣鉢，固有所歸矣。自晉及唐，數百年間，惟李陽冰一人，以小篆顯。五代以來，習者益寡。鐫名印者，但取裁漢篆，位置得宜而止，其於斯籀之學，概乎未有聞也。隸書自中郎而下，世不乏人，然東京之筆，古色蒼然。降而宜官梁鶴，駸駸開唐隸門戶矣。唐蘇許公摩崖碑，頗有東京筆意，自宋而降，專取態度，漢

隸絕響矣。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濫觴也。

小篆，篆之聖者也。漢篆碑文不多見，見於印數者，大都標置爲體，而學問疎矣。唐陳惟玉、李陽冰，以篆顯者也。嗣茲以降，雖鐫石刻玉，世不乏人，而考古證今，不無遺漏。近代新安何震乃以篆刻擅名一時，求者屢常滿，非重直不可得。震蓋精小篆者，而時時爲漢篆，亦以趨時好云爾。然以小篆作印章，勝漢篆十倍也。

國初閩陳登者，字思孝，最精小篆，凡周、秦以來，石刻殘缺，無可考者，皆能辨之。永樂初入中書，時待詔吳郡滕用亨素負書名，見其後進，忽之不爲禮，一日，對大衆辨難許氏說文，詞說蠡起，登隨問條答，如指諸掌，考古證今，百不失一，用亨愧服，自是名大噪。蓋世之精於字學者，未必工書，惟登兼之，以非世俗所尚，故聲譽不布，而俗書惡札如馬一龍、李昌祺等，反浪得名，悲夫！

今之隸書，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禪碑來，而務工妍，無古色矣。文徵仲、王百穀二君，工八分者也。新安詹泮，永嘉黃道元次之，而皆未免俗，所謂『失之毫釐，相去千里』者，不可不察也。白門胡宗仁善漢隸，嘗爲余題積芳亭匾，酷得中郎遺法，而世罕有賞者。大聲不入里耳，悲夫！今國家誥勅及宮殿匾額皆用筆法極端楷者書之，謂之中書格，但取其莊嚴典重耳，其實俗

惡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舉以此技鳴，南京宮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近代有姜立綱者，法度嚴整過之，一時聲稱籍甚，然亦時俗之所賞，胥史之模範耳。自後官二殿中書者，皆習姜體，而不及愈甚。昔程邈作書，以便賤隸，謂之隸書。今中書字體謂之胥書可也。

詹孟舉書雖俗，而端重遒逕，蓋亦淵源於歐、虞，而稍變之，非姜立綱可望也。評孟舉書者，謂兼歐、虞、顏、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然冠冕則有之矣，法度未易言也。真楷書者，如文徵仲，斯可矣。

師宜官韋仲，將大字逕丈，小字寸許千言，可謂兼才矣。子敬聖帶爲書，觀者如堵，惜其墨蹟今皆不傳，蓋體勢過大，既難收藏，而扁額灑壁，終歸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傳久遠也。宋時惟米南宮、朱晦翁署字，今猶有存，然皆作意取態，標置成體，雖非真正楷法，而風韻遒遠，自然不俗。趙集賢扁書，一如真書，妍媚有餘，而筋骨盡喪矣。近代吳中諸公，率以八分題扁，較之真書，差易藏拙。吾閩林布衣焯學松雪而稍勁，鄭吏部善夫做晦翁而自得，張比部焯得法於米，而參以己意，其所題識，至逾尋丈，莫不極天然之趣，他方之以書名者不及也。

泰山有唐時摩崖碑，至爲鉅麗，而近人以林焯『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論者動以罪焯，余謂：非焯罪也。焯布衣窮死，力豈辦此？蓋必當時監司有愛其書者，下郡縣鑄之石，而下吏凡

俗，急承風旨，遂爲此殺風景之事耳。太祖平建康，急欲治街道，有司遂監取六朝時碑，磨礱以應命。俗人所爲，往往如是。而焯動遭排擊，亦不幸矣。余游山中，見後人磨古碑而鑄己字，比比也。

歐陽通作書紙，必緊薄堅滑者乃書之。而米元章亦云：『紙欲研光，始不留筆。筆欲管小，始易運用。』乃知永師不擇紙筆，無不如意之難也。然良工不示人以朴，擇而用之，差無遺憾。

近代書者，柔筆多於剛筆，柔則易運腕也；偏鋒多於正鋒，偏則易取態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

書名須藉人品，人品既高，則其餘技，自因附以不朽。如虞、褚、顏、柳皆以忠義節烈著聲，子瞻、晦翁書不甚入格，而名蓋一代之，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許敬宗、蔡京、章惇，皆工書者也，而今安在哉？

運筆之法，在於入門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鋒有偏正，書有遲速。至其優劣，不全在此。唐晉書多用正鋒，然如魯公祭姪文，及楊少師擬式書，皆已用偏鋒矣。趙文敏全用偏鋒，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僅行草耳，趙卽楷書亦偏也，何嘗以是減價耶？草書欲其峭勁，故當疾速；楷書欲合法，則故尙遲緩。如驚蛇入草，鴻飛獸駭之態，必非舒徐者可能。而黃庭、樂毅等作，又豈

可以潦草漫不經意者得之哉？孫過庭曰：「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虧絕倫之妙。」可謂盡之矣。余所見如莫廷韓、黃白仲，下筆如疾風捲葉，頃刻滿紙，臧晉叔書則極意遲緩，然莫、黃多有敗筆，而晉叔苦無逸態，亦坐是耳。學者須從遲入，以速成，而終復反於遲，斯得之矣。

臨古人書者，須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從容玩味，看其用筆之法，從何起構，作何結煞，體勢法度，一一身處其地，而彷彿如見之。如此既久，方可下筆。下筆之時，亦便勿求酷似。且須汎瀾容與，且合且離，神遊意會。久而習之，得其大概，而加以潤色，卽是傳神手矣。余見人學聖教序者，一點一畫，必求肖合。余笑臨字如人結胎，一月至十月，先具胚廓，後傳形骸，四支百竅，一時畢具，非今日具一目，明日具一口也。若必點點畫畫求之，去愈遠矣。此亦子瞻言畫竹之意，惜人未有悟者。

凡真蹟，經一番摹勒，便失數分神采。摹做既久，幾并其面目而失之。至於石刻，尤易失真。淳化，以帝王之力，聚極工巧，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故其氣韻生動，不失古人筆意，爲古今墨跡之冠。但其蒐羅未廣，去取頗乖，分別真僞，不無混淆。蓋王知微等識鑒分量，原自止此，而當時亦但據內府所藏，急於成帙，不聞有廣蒐博采之令行於幽遠也。使以唐太宗、宋高宗爲之君，

虞、褚、米、蔡佐之，相與盡力括訪，極意剖析，去饒鼎之十三，入名流之遺逸，傍及緇流，以至形管，抉名山石室之藏，洩昭陵玉盃之闕，勒之貞珉，以布海寓，書學庶無遺憾乎？噫，未易言也。

淳化一出，天下翕然從風，其後臨摹重儔，不知幾千百種。蓋墨刻之盛行，從此始也。然摹倣既久，漸致亂真；辯論紛紛，遂成聚訟。蓋不獨蘭亭、黃庭爲然矣。國朝帖本，如東書堂、寶賢齋等，皆出宗藩，既非法眼，又無神手，萎荏不振，僅足充棗脯耳。文氏停雲館所刻宋、元諸家，皆非得意之筆，蓋家藏有限，目力易窮。以一人而欲盡搜千古之祕，安可得哉？至於好事之家，矯誣作僞者，又種種也。故書學之至今日，亦一大厄也。耳食多，而真賞鑒不可得也。

魏受禪碑，梁鵠書，而鍾繇鑄之，李陽冰書，自篆自刻，故知鑄刻非粗工俗手可能也。趙文敏爲人作碑，必挾善鑄者與偕，不肯落它人之手。近時文長洲父子，皆自摹勒上石，或托門客溫恕、章簡甫爲之。二人皆吳中名手也。縱有名筆，而不得妙工，本來面目，十無一存矣，況欲得其神采哉！余在吳興，得姑蘇馬生，取古帖雙鉤廓填上石而自鑄之，釐毫失筆意。閩莆中有曾生，次之。

唐應用善書細字，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麻粒上書『國泰民安』四字。此雖絕世之技，然亦近於棘猴矣。以余所見，有便面上書西廂雜劇一部者。余亦能之，但目力勝人耳，不關書法



也。

古人有善書而名不傳於世者。吳有張紘，晉有劉瓛之，南齊有蕭宜穎，北魏有崔浩，北齊有趙仲將，宇文周有冀備，隋有僧敬脫，唐有薛純陁、高正臣、呂向、梁昇卿、席豫諸人。或由真蹟稀少，久遂漫滅。或因名過其實，奕世無傳。至於蕭何以功業掩，曹操以英雄掩，裴行儉以識量掩，司馬承禎以高尚掩，郗氏以夫掩，臨川晉陽公主以父掩，世無得而稱焉，亦可惜也。而業未造就，濫得虛名，亦時有之。故曰：『或籍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業衰。』嗚乎，自古已然，何況今日！

渤海高氏所書聖教序，上比山陰則不足，下視元和則有餘，當與虞、褚爭道而馳。古今形管，此爲白眉矣。帝王之書，則梁武帝爲冠，宋高宗次之，唐太宗又次之，其餘不足觀矣。

漢光武一札十行，皆親手細書。唐太宗嘗手書勅以賜羣臣。可見古人以手書爲禮，卽萬乘猶然也。故劉裕不善作書，劉穆之勸其信筆作大字以掩拙。彼豈乏掌記侍史哉？故王右軍上孝武書，皆手筆精謹。至唐猶然。至有勅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者，而詔勅王言，皆用名人代書。如顏平原、柳誠懸之類，傳爲世寶，良亦不虛。至宋而來，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則胥史之蹟，遍於天下，而手書帶行，反目爲不敬，名分稍尊，卽不敢用。其它借名贗作，十居其九。墨跡碎鐫，

概不足信。書學安得而不廢哉！

書力可千年，畫力可五百年。書之傳也以臨搨，屢臨搨而書之意盡失矣。畫之傳也以裝潢，屢裝潢而畫之神盡去矣。書名之傳，視畫稍易，而畫跡之藏，視書稍耐。蓋世之學畫者，功倍於書，而世之重畫者，價亦倍於書也。

畫視書微不及者，品稍下耳。況唐、宋以前，畫手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端父子每被任使，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雜處，立本以畫師傳呼，雖聲價重於一時，而恥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來，雖尚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工藝蹊逕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尚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尚枯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高遠之致，遂令寫生闕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輩出，天眞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藏拙取捷之輩，轉相摹倣，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事升降之會也。

宋畫如董源、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時學摩詰，以工巧勝。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

物、鞍馬、佛像、翎毛，故名獨震一時。接其武者，唯趙松雪，然松雪間出獨靚，而龍眠一意摹倣，趣舍稍異耳。

古人言畫，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此數者，何嘗一語道得畫中三昧！不過爲繪人物、花鳥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概施於今，何啻柄鑿！

顧愷之天女維摩圖，一身長至二尺有五，時猶謂之小身維摩，不知大者何似。今人畫若作此，當置之何地？列女圖人物三寸許，詫以爲極細，若在今，猶爲極粗也。吳道子、黃筌皆畫鍾馗捉鬼圖，近代如戴文進乃不肯爲方伯作神荼、鬱壘。夫使之畫者非矣，要之，畫亦未爲不可也。

小人物山水，自李思訓父子始。盈尺之內，雲樹雜沓，樓觀延袤，人物車馬，以千百計，鬚髮面目，歷歷可辨。其後，五代有王振鵬，不用金碧，而精巧過之。宋、元，李龍眠、劉松年、錢舜舉，近代，尤子求、仇實父，互倣爲長卷，而浸失玄妙矣。

余所藏有李思訓金碧山水，王孤雲避暑圖，李龍眠山莊圖，及元人水碓圖，皆細入毫芒，巧思神手，非近代諸君所能彷彿也。聞劉松年有仇書圖，畫塾師外出，而衆稚子戲劇之狀，備盡形

態。仇貨父臨之，至一童子手竹竿黏蛛絲，蛛且上且止，恍如生動，不覺爲之閣筆，固知名手自有不可及處，惟深於箇中，始知之也。

唐畫所見甚少，如王維、李昭道、周昉，不過數軸耳。宋畫之可辨者，其氣韻不同，墨法皴法，亦各自擅長，非近代優孟手可到也。好事之家，止於絹素爲辨，非知畫者。

米芾畫史云：『世人見馬，卽命爲曹、韓、韋；見牛，卽命爲韓、滉、戴嵩，甚可笑。』今人見鷹隼鷂鷂，卽命爲宣和；見馬卽命爲子昂；見模糊雲樹，卽命爲米元章。不特此也，所翁之龍，林良、呂紀之翎毛，夏昶之竹，蓋愈趨而愈下矣！

元時有任月山善畫馬，錢舜舉善人物，雪窗和尚善畫蘭，至於大癡、黃鶴之山水，皆與文敏不上下，而文敏弘遠矣。

國初名手推戴文進，然氣格卑下已甚，其它作者如吳小仙、蔣子誠之輩又不及戴，故名重一時。至沈啓南出，而戴畫廢矣。啓南遠師荆浩，近學董源，而運用之妙真奪天趣。至其臨做古人之作，千變萬化，不露蹊徑，信近代之神手也。文徵仲遠學郭熙，近學松雪，而得意之筆往往以工緻勝，至其氣韻神采，獨步一時，幾有出藍之譽矣。唐子長雅稱逸品，終非當家。雲間侯懋功、莫廷韓步趨大癡，色相未化，顧叔方舍人、董玄宰太史源流皆出於此。然爲董源、郭熙則難，

爲大癡較易，故近日畫家衣鉢遂落華亭矣。

近日名家如雲間董玄宰，金陵吳文中，其得意之筆，前無古人。董好摹唐、宋名筆，其用意處在位置、設色，自謂得昔人三昧。吳運思造奇，下筆玄妙，旁及人物、佛像，遠即不敢望道子，近亦足力敵松雪，傳之後代，價當重連城矣。吳名彬，莆人，寓金陵。

仇實父雖以人物得名，然其意趣雅淡，不專靡麗工巧。如世所傳漢宮春，非其質也。至尤子求始學劉松年、錢舜舉，而精妙殊不及。迨近日吳文中始從顧陸探討得來，百年壇坫，當屬此生矣。

今人畫以意趣爲宗，不甚畫故事及人物。至花鳥、翎毛，則輒卑視之。至於神佛像及地獄變相等圖，則百無一矣。要亦取其省而不費目力。若寫生等畫，不得不精工也。

宦官婦女，每見人畫，輒問甚麼故事，談者往往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托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輩，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他如懿宗射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

關，宣尼十哲，下之，則商山採芝，二疏祖道，元達鑲諫，葛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却不肯畫，而古人爲之，轉相沿做，蓋由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

江南顧閔中有韓熙載夜宴圖，是時韓在中書，廣蓄聲伎，日事遊宴，名聞中外。後主聞之，欲窺其燈燭，尊俎，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乃命閔中夜至其第窺竊之，目識心存，翌日，圖繪以獻，廣布中外。此與宋高宗畫吳益王冷泉濯足事相類。雖君臣之眷，形骸無間，然近於淫媾，非所以訓也。今後世所傳石崇金谷屏障蓋本於此，然粗俚無復髣髴矣。

王肱、周昉以唐臣子而畫貴妃出浴、明皇鬪雞斫脰等圖，不一而足，可謂無禮於其君矣，而世猶然賞之。至於韓晉公與李贊皇同時，而行輩皆高於李，反爲德裕見客圖，可見當時好事有一傳奇必形之歌詠，寫之圖畫，上人不禁也，至宋而此風絕矣。

張僧繇畫龍，點睛便飛去。曹弗興傳，至宋明帝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以弗興畫置水傍，應時澍雨。繪事既精，神物憑焉。乃知韓幹畫馬，鬼使乘之，不足異也。然龍之形狀非目力可以細察，視之牛馬，難易逕庭，故有三停九似，蜿蜒升降之異，加以海潮風浪之勢，如斯而已。不知古人何所傳授，而致精絕若是？至宋四明僧傳古者獨專是技，名震一時，其躍波吟霧，穿石戲珠，湧水出洞諸態，種種備具，當時以爲絕筆。元末國初則長樂所翁，爲世珍重。自是以後，無

復有傳之者。蓋亦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者與！

宋徽宗工畫花鳥，故宣和殿所藏黃筌父子畫至六百七十餘幅，徐熙畫至二百四十餘幅。蓋江南之亡，所藏盡歸天府矣。但惜其所好止此，故品劣而氣下。昔李伯時好畫馬，有道人戒以來生當墮馬腹中，乃改畫佛像。當時長嶽所蓄珍禽異獸，動以萬計，深秋中夜，淒楚之聲四徹，而几案間所愛翫臨摹者又復如是，安知將來不墮畜生道中耶？

牛馬龍虎之屬，畫之固亦俊爽可喜，至羅隱之子塞翁者，專畫羊，張及之、趙永年專畫犬，李霽之、何尊師專畫貓，滕王元嬰專畫蜂蝶，郭元方專畫草蟲。彼顧有所獨會耶？抑幽人高尚之致托於是以寓意耶？而名亦因之以顯。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孔子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猶賢乎已。』苟能專工一藝，足以自見，亦愈於沒世而名不稱者矣。

余見周昉、李龍眠及近代仇實父諸美人圖，皆穠髮豐肌，衣粧稠疊，一種風神媚態，略無彷彿。昔人謂周昉貴遊子弟，多見貴而美者，故以豐厚爲體。又關中婦女纖弱者少。此語固未必然，但當時好尙如此。韓幹畫馬，畫肉不畫骨，豈亦所見異耶？近日姑蘇有張文元者，最工美人，其綽約明媚，令人神魂飛越，俗筆中之神手也，而名不出里閭，悲夫！

米氏畫史所言賞鑒、好事二家，可謂切中世人之病。其爲賞鑒家者，必其篤好，遍閱記錄，

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於人，或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祕開之，令人笑倒，此之謂好事家。余謂：今之執袴子弟，求好事而亦不可得！彼其金銀堆積，無復用處。聞世間有一種書畫，亦漫收買，列之架上，掛之壁間。物一入手，更不展看，堆放櫥篋，任其朽蠹。如此者十人而九。求其錦囊玉軸，又安可得？余行天下，見富貴名家子弟，燁有聲稱者，亦止僅足當好事而已，未敢遽以賞鑒許之也。

今世書畫有七厄焉：高價厚值，人不能售，多歸權貴，真贗錯陳，一厄也；豪門籍沒，盡入天府，蟬蠹漸盡，永辭人間，二厄也；噉名俗子，好事估客，揮金爭買，無復涇渭，三厄也；射利大狙，貴賤懋遷，纔有贏息，卽轉俗手，四厄也；富貴之家，朱門空鎖，楊笥凝塵，脈望果腹，五厄也；膏粱紈袴，目不識丁，水火盜賊，恬然不問，六厄也；拙工裝潢，而目損失，奸僞臨摹，混淆聚訟，七厄也。至於國破家亡，兵燹變故之厄，又不與焉。每讀易安居士金石錄，反覆再三，輒爲嘆息流涕。彼其夫婦同心賞鑒，而貲力雄贍，足以得之，可謂奇遇矣，而終不能保其所有，況他人乎！

觀宣和畫譜及米氏畫史所載，可見宋時內府所藏山水何寥寥也？豈其所重者尙在人物、宮室、花木、蟲魚間耶？道釋自顧愷之始，人物自曹弗興始，鳥獸自史道碩始，信爲絕代奇寶矣，而



山水僅始於李思訓。且以宋而置唐畫，似非難得者，而僅止十人耳，則宜和好尚之偏也。觀其論曰：『山水之於畫，市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其然豈其然乎？米老所言：『晉及唐初畫亦皆神佛故事，即閻立本、王摩詰，似亦未的見真本也。』以此觀之，則如近代嘉禾項氏所藏，蓋古今無與匹耳。

項氏所藏，如顧愷之女箴圖，閻立本豳風圖，王摩詰江山圖，皆絕世無價之寶。至李思訓以下小幅，不知其數，觀者累月不能盡也。其它墨跡及古彝鼎尤多。其人累世富厚，不惜重貲以購，故江南故家寶藏皆入其手。至其纖齋鄙吝，世間所無。且家中廣收書畫而外，逐刀錐之利，牙籤會計，日夜不得休息，若兩截人然，尤可怪也，近來亦聞頗散失矣。

畫視書稍難，而人之習書亦多於畫。名公鉅卿作字稍不俗惡，書名亦藉以傳矣。今觀宋諸公書，如王臨川、司馬涑水、蘇樂城等，皆非善書者也，而世猶然傳賞之。至於畫，則非一二筆可了，亦非全不知者可以塗抹而成也。雖難易迥別，而道藝亦判矣。

自晉、唐及宋、元，善書畫者往往出於搢紳士大夫，而山林隱逸之蹤百不得一，此其故有不可曉者。豈技藝亦附青雲以顯耶？抑名譽或因富貴而彰耶？抑或貧賤隱約，寡交罕援，老死牖下，雖有絕世之技，而人不及知耶？然則富貴不如貧賤，徒虛語耳。蓋至國朝而布衣處士以書

畫顯名者不絕，蓋由富貴者薄文翰爲不急之務，溺情仕進，不復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觀世變也。噫！

藏畫與藏字一也，然字帖頗便收拾，堆置案頭，隨意翻閱，間卽學臨數過，倦則疊之，自賞自證，力不勞而心不厭。畫卽不然：卷子展看一迴，卽妨點污；卷摺不謹，又慮皴裂。壁上大幅，尤費目力。藏則有蠶蟬之慮，挂則有黴濕之憂。卷舒經手，則不耐其勞；付諸奴僕，則易至損壞。有識之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宮嘗以十幅古畫易一古帖。米於二事皆留心者，軒輊若此，其見卓矣。然古畫易學，古帖難求，更難辨也。

畫雪中之芭蕉也，飛鴈之展足也，鬪牛之豎尾也，子路之木劍，二疎之芒屨，昭君之帷帽也，雖經識者指摘，而畫品殊不在此。國朝戴文進畫秋江獨釣圖，一人朱衣把竿。宣廟嘆其工，欲召見之。有讒之者曰：『朱衣，朝祭之服也，可用之魚獵乎？』遂寢其命。夫世好奇之士，豈無朱衣垂釣者？然以豔麗之服施之川澤，亦終覺殺風景耳，宜乎讒言之得行也。

米元章與富鄭公壻范大珪同遊相國寺，以七白金買得王維雪圖，因無僕從，借范人持之。行遊良久，范主僕俱不見，翌日，遣人往取，云已送西京棧背矣。米無如之何，因以贈之。余謂：此老平日好攘人物，見蔡魯公、王右軍書，則叫呼欲投水，挾而得之。爲天子書千文，則并禁中端

硯而袖出。今日遇范，亦出乎爾反乎爾者也，可爲絕倒。

五代東丹王李贊華善畫，多寫貴人、酋長、戈矛、甲冑之形，爲世崇尚。可見戎狄之中亦有文雅不羣者。今西北諸狄，識字者蓋少，無論書畫已。高麗、日本畫皆精絕，不類中國。余從番舶購得倭畫數幅，多畫人物，形狀醜怪如夜叉，然長短大小不一，亦不知其何名也。畫無皴法，但以筆細畫，縈迴環繞，細如毫髮，四周皆番字，不可識。又有春意便面一摺，其衣冠制度甚爲殊詭，設色亦不類中國也。

古人善畫者必能寫真，蓋時尙畫人物故也。國初猶然。相傳戴文進至金陵，行李爲一傭肩去，杏不可識，乃從酒家借紙筆圖其狀貌，集衆備示之。衆曰：『是某人也。』隨至其家，得行李焉。今畫者以寫真爲別技矣。吾閩莆田史氏以傳神名海內，其形神笑語逼真，令人奇駭，但不過俗子之筆耳。少陵所謂『坎軻風塵裏，屢貌尋常行路人』者，政此輩也。近來會生鯨者，亦莆人，而下筆稍不俗，其寫真，大二尺許，小至數寸，無不酷肖，挾技以遊四方，累致千金云。

閩人尙有刻木爲小像者，召之至，草草審視，不移時即去，殊不見其審度經營也。越一日而像成，大小惟命，色澤姿態，毫髮不爽，置之座右，宛然如生。此亦可謂絕技也已。

戴文進不肯爲方伯作門神，方伯怒，囊以三木。右伯黃公澤，閩人也，見而問其故，笑而解

釋之，戴德黃甚，臨行送畫四幅，乃其生平最得意之筆，今黃之子孫尙留傳其一云。技之厄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如此。姑蘇沈啓南亦爲太守召作屏風，不應，大怒，欲辱之。及入觀，謁太宰吳原博，首問：『石田先生安否？』出問從者，始大驚，歸而謝罪。文徵仲在史館，同時諸翰林相謂：『奈何以畫匠辱我木天？』徵仲聞，即日拂衣歸。三事皆相類。宜乎閻立本有廝役之恨也！

今趙州有吳道子畫水墨刻，其波濤洶湧，翻瀾駭沫，細觀，目爲之眩，不知真蹟當何如也。

人之技巧，至於畫而極，可謂奪天地之工，洩造化之祕。少陵所謂『真宰上訴天應泣』者，當不虛也。然古人之畫，細入毫髮，飛走之態，罔不窮極，故能通靈入聖，役使鬼神。今之畫者，動曰取態，堆墨劈斧，僅得崖略，謂之遊戲于墨則可耳，必欲詣境造極，非師古不得也。

凡百技藝，書上矣，卜筮次之，棋損閒心，畫爲人役。其它術數，致遠恐泥，苟精其理，皆足成名，而高下之間，判然千里。余少也賤，罔不涉獵，而究竟無成，皆同襍線，今已一切勅斷，惟柔翰宿業，尙未能驅除耳。

人之嗜好，故自迥異，如謝康樂好遊涉山水，李衛公喜未聞見新書，此自天性，不足爲病。右軍好蓄鵝，子敬好作驢鳴，崔安潛好有鬪牛，米元章好石，近於僻矣，而未害也。王思微好潔，陳伯敬好忌諱，宋明帝好鬼，以之處世，大覺妨礙。至於海上之逐臭，□□之嗜足紉也甚矣！

口有同嗜，常語也。然文王嗜昌歠，曾皙嗜羊棗，屈到嗜芰，宋明帝嗜蜜浸鮓鱖，崔鉉嗜新捻頭，魏徵嗜醋芹，辛紹先嗜羊肝，顧翹母喜食雕胡飯，已爲不得其正。至劉邕之嗜瘡痂，鮮于叔明之嗜臭蟲，張懷肅之嗜服人精，權長孺之嗜爪甲，國朝趙輝之嗜女人月水，劉俊之嗜蚯蚓，始不可以人理論者。

古人嗜酒，以斗爲節。十斗一石，量之極也。故善飲者淳于髡、盧植、蔡邕、張華、周顛之輩，未有逾一石者。獨漢子定國飲至數石不亂，此是古今第一高陽矣。宋時如寇萊公、石曼卿、劉潛、杜默，皆以飲稱雄者，其量恐亦不下古人也。近代酒人，不知視昔云何？但縉紳之中，能飲百盃以上，不動聲色者，卽足以稱豪矣。以耳目所睹記，若曾學士榮、馮司成衍、胡總制宗憲、汪司馬道昆，皆自負無對者，而其它猥瑣不論也。曾學士至鑄銅與身等，見其所飲內之，至銅人溢出，而尙未醉。馮司成放春榜，每進士陪一杯，遂訖三百杯，興未盡，復於中擇善飲者五人，與立酬酢，又百餘爵。五人皆踉蹌不勝，而馮無恙也。胡在浙中迎鄉榜亦然。汪司馬每飲，大小尊疊錯陳，以盡一几爲率，啜之至盡，略無餘瀝，亦裴弘泰之匹矣。然汪嘗言：『善飲者，必自愛其量。每見人初卽席便大吸者，輒笑之。』亦可謂名言也。

廉將軍老矣，然一飯斗米，肉十斤。少壯之時，不知云何？壯士猛將，想皆爾爾。樊噲，生

魚肩可啖，何論飯矣？苻秦乞活、夏默等，啖肉三十餘斤，其人長至二丈，有不可以常理論也。張齊賢候吏置一大桶屏後，伺公飲飯，如數投之，桶溢而食未已。趙溫叔與兵馬監押對食，豬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此亦何遜廉將軍乎？近代搢紳中如啖豬首一枚，摺胡餅高至一筍者，往往見之，不能盡書，其人亦不足書也。

亦有因疾而善啖者。余里中有人噉豚，嘗至半體。鄉里社日時爲所勦。一日，衆共執之，縛庭柱上，不得食。久之，觀喉中有物，一蝦蟆躍出，衆擊殺之，自此不復能食矣。此與唐佐史食鱸至數十斤者相類。近聞太原有嗜酒者亦然。乃知嗜好之偏而酷者，皆疾也。

人有嗜睡者，邊孝先、杜牧、韓昌黎、夏侯隱、陳搏、王荆公、李巖老，皆有此癖。近時張東海有睡丞記，言：『一華亭丞，謁鄉紳，見其未出，座上鼾睡。頃之，主人至，見客睡，不忍驚，對坐，亦睡。俄而丞醒，見主人熟睡，則又睡。主人醒，見客尙睡，則又睡。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覺。丞潛出，主人醒，不見客，亦入戶。』世有此可笑事。陸放翁詩云：『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此詩殆爲此丞發耶？

宋明帝好忌諱，文書上有凶敗喪亡等字，悉避之。移床脩壁，使文士撰祝，設太牢，祭土神。江謚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後梁蕭管惡人髮白，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與妻

交合，必擇時日；遣賸御，將命往復數四。人之蔽惑，可笑有如此者。

以余所見，搢紳中有惡鴉鳴者，日課吏卒，左右毆辱，挾彈，如防敵，然值大雪即不出，惡其白也。官文書，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又閩中一先輩尤甚，與家人言無，必曰有；死，必曰生。身死之日，寸帛尺素，皆無所有，幾有小白之泚。至今鄉曲以爲話柄。然轉相倣倣者不無其人也。

人有好貨財者，坐臥起居，言動食息；無所往而不與阿堵俱也。一日，病且死，強起閱庫藏，白鏹如山，拊摩不忍舍去，謂其子曰：『幸內十大鏹棺中，親我懷抱。』或曰：『以金入木不利，且啓發塚之端，不如其代之可也。』其人凝淚太息，不能言而逝。噫！斯人何愚也！生積巨萬，而死不能將去鏹銖。故人之所好，必求死之日得將去者，則幾矣！

范雲欲預冊命，祈醫速瘳，不顧三年後之死也。死生亦大矣，而人之所好，有甚於生者。苟奉倩之死，色也；劉伶之死，酒也；石崇之死，財也；梁冀、韓侂胄之死，權也；皆知之而不能自克者也。仕宦不止，生行死歸，亦其次也。

金陵人有拾鈔於道者，歸而視之，荷葉也，棄之門外。逡巡，一荷擔者俛而拾焉，故鈔也。一鈔何足言？乃不可妄得若此，貪得者亦何爲哉？

## 五雜俎 卷之八

### 人部四

士人之好名利，與婦人女子之好鬼神，皆其天性使然，不能自尅。故婦人而知好名者，女丈夫也；士人而信鬼神者，無丈夫氣者也。

木蘭爲男粧，出戍遠征，而人不知也，可謂難矣。祝英臺同學三年，黃崇嘏遂官司戶，婁遲位至議曹，石氏銜兼祭酒，張管之婦，授宮至御史大夫，七十之年復嫁，生二子，亦互代之異人也。

國朝蜀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易男子服飾，從征雲南，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始攜以歸。又金陵黃善聰，十二失母，父以販香爲業，恐其無依，詭爲男裝，攜之廬、鳳間。數年父死，善聰變姓名爲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與爲火伴，同臥起三年，不知其爲女也。後歸見其姊，姊詭之，善聰以死自矢，呼媪驗之，果然，乃返女服。英聞大駭，怏怏如有所失，託人致聘焉。女不從，鄰里交勸，遂成夫婦。此二事，焦氏筆乘所載。前事甚似木蘭，後事甚似祝英臺。又有劉方兄弟小說，未詳其世，當續考之。



異聞錄載：『婦人呼夫兄爲伯，於書無所載，而引爾雅所稱兄公代之。然兄公二字亦甚詭。』余謂婦人稱謂多從子，夫弟既可稱叔，夫姊妹既可稱姑，則夫兄稱伯，又何疑哉？但伯者，男子之美稱，古人婦稱夫多用之，『伯也執爨』是也。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爾雅曰：『兩壻相並爲亞。詩「瑣瑣姻婭」是也。』嚴助傳呼友壻，宋時人謂之連袂，又呼連襟，閩人謂之同門。按爾雅注云：『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則此二字亦古。

無鹽、鍾離春，不售女也，而卒霸齊國。黃承彥之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許允之婦奇醜而才智明決。乃知以色舉者，末也。

鍾離春三十無所容，而宣王納以爲后。宿瘤之女，狀貌駭宮中，而閔王以爲聖女。孤逐之女以醜狀聞，三逐於鄉，五逐於里，而襄王悅之。何齊之君，世有登徒子之癖也？可發一笑！

美婦人多矣，然或流離顛沛，或匹偶非類，果紅顏之薄命耶？抑造物之見妬也？妹喜、夏姬之倫無論已，西子失身吳宮，王嬙蕪絕異域，昭陽姊妹，終爲禍水，虢國兄弟，尺組絕命，不如意者不可勝數。惟文君之於長卿，綠珠之事季倫，可謂才色俱伴，天作之合矣，而一以琴心點玉於初年，一以行露碎璧於末路，令千古之下，扼腕隕涕，欲問天而無從也。

男色之興，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則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龍陽，見於傳冊，佞幸之篇，史不絕書，至晉而大盛，世說之所稱述，強半以容貌舉止定衡鑑矣。史謂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內倣倣，至於夫婦離絕，動生怨曠。沈約懺悔文謂：『淇水上宮，誠云無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吁，可怪也！宋人道學，此風似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北爲甚也。

今天下言男色者，動以閩、廣爲口實，然從吳、越至燕雲，未有不知此好者也。陶穀清異錄言：『京師男子，舉體自貨，迎送恬然。』則知此風，唐、宋已有之矣。今京師有小唱，專供縉紳酒席，蓋官伎旣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寧紹人，近日則半屬臨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隨羣逐隊，鮮有佳者。間一有之，則風流諸縉紳，莫不盡力邀致，舉國若狂矣。此亦大可笑事也。外之仕者，設有門子以待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之白簡，至於娟麗儇巧，則西北非東南敵矣。

衣冠格於文罔，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於敵軒；桑中之遇，亦難諧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

敝女寵者，至漢事祕辛極矣；敝男寵者，至陳子高傳極矣。祕辛所謂拊不留手，火齊欲吐

等語，當與流丹浹藉，競爽而文采過之。子高傳如吳孟子鐵纏稍等皆有見解，而『粉陣饒孫吳』一語，便是千古名通。此等文字，今人不能作也。

鄧通之遇文帝，臣不敵君也；董賢之遇哀帝，君不敵臣也；彌子瑕之遇衛靈公，陳子高之遇陳武帝，君臣敵也。而皆以凶終。夫男色，天猶妬之，況婦人乎！

古者婦節似不甚重，故其言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辰嬴以國君之女，朝事其弟，夕事其兄；韓奔、狐綏之行，見於大邦之主，而恬不爲恥也。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婦之事夫，視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原自有間，即今國家律令嚴於不孝不忠，而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於杖而已，豈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責於婦人女子也？

古者輕出其妻，故夫婦之恩薄，而從一之節微。今者，非大故及舅姑之命陳於官，不得出其妻，則再醮者，雖禁之可也，定之以年，亦可也。

『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此語雖得罪於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來不可移易者也；委禽從人，原無定主，不但夫擇婦，婦亦擇夫矣，謂之人盡夫，亦可也。

維揚居天地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性情溫柔，舉止婉慧。所謂澤氣多，女亦其靈淑之氣所鍾，諸方不能敵也。然揚人習以此爲奇貨，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

棋之屬，以微厚直，謂之「瘦馬」。然習與性成，與親生者亦無別矣。古稱燕、趙多佳人，今殊不爾。燕無論已，山右雖纖白足小，無奈其曠性何。大同婦女，姝麗而多戀土，重遷，蓋猶然京師之習也。此外則清源、金陵、姑蘇、臨安、荊州及吾閩之建陽、興化，皆擅國色之鄉，而瓊瑜不掩，要在人之所遇而已。

美姝世不一遇，而妬婦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小人多之數也。然江南則新安爲甚，閩則浦城爲甚，蓋戶而習之矣。

妬婦相守，似是宿冤。世有勇足以馭三軍，而威不行於房闈；智足以周六合，而術不運於紅粉。俛首低眉，甘爲之下；或含憤茹歎，莫可誰何。此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

人有爲妬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有曰：『到老方知妬婦功。』」坐客不能難也。余笑謂之曰：「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柵欄，惟恐豺狸盜而噉之，此豈真愛其命哉？欲充己口腹耳。爲畜者，但知人之愛己，而不知人之自爲也。妬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

懼內者有三：貧賤相守，艱難備嘗，一見天日，不復相制，一也；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轉愛成長，積溺成迷，二也；齊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非己出，三也。婦人欲干男子之政，

必先收其利權；利權一入其手，則威福自由，僕婢帖服。男子一動一靜，彼必知之。大勢既成，即欲反之，不可得已。

愚不肖之畏婦，忱於威也；賢智之畏婦，溺於愛也；貧賤之畏婦，仰餘沫以自給也；富貴之畏婦，懼勃谿而苟安也；醜婦之見畏，操家乘也；少婦之見畏，惑牀第也；有子而畏，勢之所挾也；無子而畏，威之所劫也；八者之外，而能挺然中立者，噫，亦難矣！

夫子謂『女子小人爲難養』，書稱『紂用婦言』，詩稱『哲婦傾城』。凡婦人女子之性，無一佳者，妬也，慳也，拗也，懶也，拙也，愚也，酷也，易怒也，多疑也，輕信也，瑣屑也，忌諱也，好鬼也，溺愛也，而其中妬爲最甚。故婦人一不妬，足以掩百拙。古今妬婦充棟不勝書也，今略記於左：

后妃之妬者，則若呂氏之人彘，趙家姊妹之啄皇孫，晉胡芳之將種，賈氏之弑姑殺子，梁鄒氏之死爲巨鱗，隋獨孤后之選宮人惟擇肥大，唐武墨之奪嫡篡位，韋庶人之襲武風軌，宋李后之因齋殺嬪。又若楚鄭袖教新人之掩鼻，春申君之妾傷身以視君。袁紹之妻殭屍未殯，五妾駢首；閻王延翰之妻，縛練盡赤，木掌摑人，身齧雷斧，稍快人意。縉紳則若叔向之母，遺戒龍蛇；敬通之妻，親操井臼；袁術之婦，絞妾懸梁；賈充之妻，甘兒絕乳。弱翁見窘於廣漢，龐參見按於祝良。王丞相九錫之嘲，謝太傅關雎之諷。桓宣武膽落老奴，車武子疊起絳衣。李相福一事

無成，而虛咽兒溺；任瓌妻拜賜藥酒，而立飲不疑。劉孝標家道轉軻，自比敬通；裴談甘心崇奉，譬之麗母。宣城公主耳鼻，房孺復妻刻眉灼眼。柳氏截舌斷指，祖約身被刑戮。蔡彥遠面有傷痕，金媚孃支解名姬。蘇若蘭捶辱舞妓，魚玄機以疑殺婢，蕭鏗女以妬受譴。玄齡夫人奉勅慷慨，不辭飲駝；杜業之妻，雪涕申言，恐誤任使。崔鉉之見侮家僮，楊文公之取嘲四長。陳龍丘獅子一吼，拄杖落地；諸葛元直見捉踞跗，面無人色。沈存中常被夏楚，血肉狼籍。威福倒置，於是極矣。又其狠者，京邑之婦，繩繫夫脚；陳覺之妻，事婢若姑。鐵臼嚴霜之歌，衡陽三女之厄。仲端忍饑於香園，康凝貽嗤於黑鳳。慎言胭脂之虎，義方黑心之符。以功封者，哭其貴而見忘；算本利者，恐其多而娶妾。荀婦庾氏，無鬚之人，不得入門；武歷陽女，桃花豔麗，橫被摧折。劉休之妻，親賣帚箒，恬不知改；扈載然香滴水，令殿五申。李大壯縮髻安燈，體如枯木，廉恥道喪，又何怪哉？夫人之難割者，愛也。武氏欲傾王后，則忍於殺己女；湖倅見夫狎妓，支解所生之兒。人之所愛者，生也。段氏因夫誦洛神賦，而卽夜自沈；范寺丞妻見夫衾有妓鞋，而闔門自縊。其子之不愛，而又何愛於人子？其身之不惜，而又何惜於人哉？至於介推之妹，廟前清泉千尺，婦人靚粧，必致雷雨；吳興桑乞之妻死，而因夫再娶，白日現形，操刀割勢。蜀功臣家富聲伎，妻在不敢屬目；妻死之後，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於牀簀，驚怖得病，鶯

殞其軀。鄧尉李寒納姬楚竇死而別婚，見其投藥浴中，筋骨皆散。華亭衛寬夫，妻死再娶，形見堂中，生子爲祟，竟致不育。如此等人，何不捉入無間地獄，而使之爲厲耶？或曰：『十殿閻君，恐亦畏婦。』余笑謂：『宋紹興間，姑蘇龍王嬖妾爲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數百里。夫幽明一理也，陰間豈無懼內之鬼神哉？』書之以發一笑。

貴婦多妬，妬婦多壽；同生同死，有若宿冤。太平廣記載：『秦副將石某苦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故治妬者，輕則當如宋明帝之於劉休妻，決杖二十，賜妾別處；重則我太祖之於常遇春妻，菹醢其肉，以賜羣臣。彼倉庚之羹，不可多得，安能人人而飲之哉？（一云：太祖所殺是中山王徐達夫人。）

使天之於妬婦皆如王延翰之妻也，然亦不勝其雷矣。使君之於妬婦皆如常開平之妻也，然而不勝其醢矣。使佛之於妬婦皆如梁武帝之郗氏也，然而不勝其讎矣。使巫之於妬婦皆如牽羊之壻也，然亦不勝其祭矣。惟有嵩陽桂昌之妻截婢指而已指落，截婢舌而已舌爛，庶幾有懼乎？

宋時妬婦差少，由其道學家法謹嚴所致，至國朝則不勝書矣。其猥瑣者無論，吾獨嘆王文成伯安內談性命，外樹勳猷，成大將軍元敬南平北討，威震夷夏，汪少司馬伯玉錦心繡口，旗鼓

中原，而令不行於閭內，膽常落於女戎，甘心以百鍊之剛，化作繞指也，亦可怪矣。昔人云：『禽之制在氣。』然則婦之制夫固有出於勇力之外者矣。措大庸人，比屋可封，不足責也。

戚元敬原不畏婦，後因出師，以軍法斬其子，自是夫人怨恨，誓不爲置廢。戚無如之何，乃蓄之它室，十餘年，生二子矣。一日謀稍泄，夫人大悲，欲得而甘心焉，戚許以翌日。時夫人有弟在幕，戚召語之曰：『亟以三策語若姊：子母俱全，上策也；出其母而內子，次策也；若必欲殺吾子，吾當帥死士入室，先斬而姊，次斬若，次滅而宗，而後棄官爵而逃耳。吾轅門以三通鼓爲節，立俟報命。』弟入，膝行涕泣，爲姊言之，一不可，次又不可，門外鼓而譟。弟大哭曰：『姊死不足計，獨不念滅門耶？』迺報可，令二妾入，各決數十杖，撫其子而泣留之室，卽日出其妾。妾歸家，俱守志不嫁。越數年，夫人卒，二妾復歸公。時戚謂戚將軍能處變也。

江氏姊妹五人，凶妬惡，人稱五虎。有宅素凶，人不敢處，五虎聞之，笑曰：『安有是！』入夜，持刀獨處中堂，至旦帖然，不開鬼魅。夫妬婦，鬼物猶畏之，而況於人乎！

美婦則有仍之髮，光可以鑒；昌容之仙，隔窗見骨。條陰之三，赤烏之二。妹喜遷夏，妲己傾殷；褒姒覆周，麗姬傾晉。孔父之室，美而稱豔；巫臣之姬，雞皮三少。南威入晉，三日不朝；夷光歸吳，蘇蠶爲沼。婁顏之婦，國色見稱；吳廣之女，顏若若榮。鄭袖擅楚，陰江爭趙。



敬君以畫自媒，女環以計求進。韓憑有婦，羅敷有夫。息媯不言，如皋不笑。至於宓妃、青琴、毛嬙、鄭旦、先施、陽文、吳娃、傅子、白台、閭須、旋娟、提謨、閭姬子奢，雖事蹟鮮聞，時地莫考，而名標載籍，不可厚誣。自漢而降，則戚夫人之翹袖折腰，李夫人之絕世獨立。阿嬌貯之金屋，鈎弋擊拳自開。麗娟吹氣勝蘭，昭君光動左右。飛燕掌上可舞，合德膚滑不濡。文君眉若遠山，麗華名動人主。女瑩朝霞和雪，二喬獨步江東。夜來鍼絕，瓊樹鬢蟬；宋臘清歌，絳樹妙舞。甄氏驚鴻之姿，甘后亂玉之質。莫愁抱腰，江水不流；麗雲一曲，醉者頓醒。劉琰以冶容見疑，東美以比肩傳子。潘以愁而惑人，張既死而不舍。荀婦賈女，俱云絕倫；朝姝洛珍，同時擅寵。劉聰六后，天錫二姬。金谷墜樓之人，香塵輕軀之媛。翔風以春華見美，宋禕以吹笛擅聲。桃葉以渡江興歌，絡秀以門戶屈節。徐月華歌聲入雲，孫荆玉反腰貼地。武康阮公之溪，章浦蓮花之瑞。陳則麗華貴嬪，隋則寶兒絳仙。玉兒步步蓮花，小憐生死一處。太真姊妹，脂粉不施；浙東舞女，蘭氣融冶。梅妃籠奪上陽，俊娥情深來夢。知之身殉碧玉，何恢掌失耀華。仙娥時充使典，素娥獨避正人。盈盈姿豔，冠絕一時；眞眞未諧，扼腕千古。薛瑤英香肌玉骨，金媚孃沫墨劈戕。倩孃端妍絕倫，紫雲名不虛得。杜牧之尋春校遲，羅虬之比紅已晚。宵孃新月凌雲，保儀華麗冠絕。蜀之花蕊，色藝俱工；劉氏瓊仙，丰神獨擅。侯君集之飲乳不飯，白樂天之細

口纖腰。韓氏之園桃巷柳，蘇家之琴操朝雲。奇章真珠之室，玉堂翠翹之枝。鏡兒絕代之姿，張紅記曲之捷。畢誠所獻，相國驚魂；韓弘所遺，三軍奪目。至於鶯鶯、燕燕、盼盼、師師、紅紅、轉轉、小小、愛愛、李娃、惑鄴、小玉、殉李。韋饒斷刺史之腸，柳姬感章臺之味。非烟、紅拂，不甘非偶；琴客、宋熊，老而失身。解愁幸遇大樞，素娥終辭洵美。史鳳迷香之洞，鸞兒袖裏之春。若而人者，皆豔質照一時，香骨留千古矣。王元美謂酸士所獲，不堪上駟，吾獨以爲不然。夫遇合有時，愛憎有命，故當其求也，或羅之四海而不遇，或避之州里而偶得。及其愛也，或三千粉黛而不足，或一人專房而有餘。彼豈銖銖而稱，寸寸而度哉？但帝王之事，易於誇張；而士庶之家，莫爲標榜。至於負絕世之姿，而匹偶非類，湮滅不稱者，又不可勝數也。吾讀彩鳳隨鴉之語，傷世有暗投之珠；詠紫鸞舞鏡之詩，恨時無報仇之劍。薄命如許，虛名安用？夫欲無附而成名，文士尙難之，況婦人乎！

婦人以色舉者也，而慧次之。文采不章，幾於木偶矣。但以容則纒纒接踵，以文則落落晨星，古無論已，自漢以降，則文君白頭之吟，婕妤團扇之咏，烏孫黃鵠之歌，徐淑寶釵之札，道韞咏雪，崔徽寫真，石氏房老，有春華秋實之篇；李家雪兒，任品藻雌黃之選。驛騎雙果，絳仙之秀色可餐；珍珠寂寥，梅妃之光輝滿座。賢妃昭容，擅秀於宮闈；季蘭玄機，流芬於彤管。校書

管領春風，燕樓殘燈伴曉。花蕊宮詞，易安金石；小叢雁門，容華宿鳥。蘇小青鸞之咏，曹姬玉殿之仙。月英惆悵之篇，愼婦望夫之作。此皆不櫛之蘇、李，無晨之王、孟。元、白遜其揮毫，沈、宋服其衡藻。若伏生之女，口授尙書；韋逞之母，博究經典。班氏手續兄書，文姬記錄先業。皓首大儒，不敢望焉。至於竇氏璇璣，以八寸之錦，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奪真宰之祕，洩造化之工，可謂出聖入神，亙古一人而已。誰謂紅粉中無人乎？若夫殘篇賸語，爲時胎炙；而名姓磨滅，莫知誰何。如武昌之伎，有楊花撲面之句；如意女子，有人雁一行之作。鳳兒寄怨花枝，霞卿傷春粉壁。彩鳳隨鴉，已斃健兒之手；枝頭梅子，幾迴鐵面之腸。見於紀載，尙未易更僕數也。稍爲拈出，以爲蛾眉吐氣。若夫角枕贈答，楊華寄情，看朱成碧之詩，綠慘雙蛾之句，非不婉至，而宣嬌敗度，吾無取焉。

唐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於景龍中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密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真圖上獻。『至玄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爲之表，言其『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驚玄關。旁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之盛。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類陰陽之莫測。』果爾，則王氏不但詞華巧思，亦且未事先知，又高覽氏一着矣，而名不甚張，豈非有幸不幸耶？

范蔚宗傳列女而及文姬，宋儒極力詆之，此不通之論也。夫列女者，亦猶士之列傳云爾。士有百行，史兼收之，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至於方技繙流，一事足取，悉附紀載，未聞必德行純全而後傳也。今史乘所載列女皆必早寡守志，及臨難捐軀者，其他一切不錄，則士亦必皆龍逢、比干而後可耳，何其薄責縉紳而厚望荆布也？故吾以爲傳列女者，節烈之外，或以才智，或以文章，稍足膾炙人口者，咸著於編，卽魚玄機、薛濤之徒亦可傳也，而況文姬乎！

唐明皇時，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宮女幾四萬人，侍寢者難於取舍，至爲彩局以定勝負，古今掖庭之盛，未有過此者也。而猶借才於壽邸，佳人之難得，詎不信哉！

飛燕能於掌上舞，風雪之中，體無疹粟，故當是古今第一人物，而成帝猶以爲『不及昭儀體自香』也。遂令千載國色，零落於諸宮奴侍郎之手，不幸孰甚焉？

白樂天有舞妓名春草，蘇長公有侍妾名榴花，秦少游侍兒名朝華，武翊皇有婢名薛荔，此傳紀所罕見者。

名伎之惑人，喪家亡身者多矣。婢妾則原碧亂玉，櫻桃惑石。雷尚書奸政於始興，馮成母敗度於崔陵。奇章以真珠喪譽，元實以紅鸞捐軀。薛荔能惑三頭，紫光卒敗元湛。賢智之人，不

能自克，何也？至於迷惑伉儷以殞其驅，若長卿之於文君，荀彧之於曹氏，抑又罕矣。文君猶直得一死，奉情遺才存色，非難遇也，而以身殉之，不亦可以已乎？

才智之婦，史不絕書，至於辛憲英者，度魏祚之不長，知曹爽之必敗，算無遺策，言必依正，當是列女中第一流人物也。其次則唐侯敏妻董氏耳。方則天朝，來俊臣強盛，而妻逆知必敗，勸敏自遠。俊臣怒，出爲武隆令。妻曰：『但去莫求住。』出關而俊臣敗。及抵忠州，以錯題紙爲州將所督，不許上任。妻曰：『但住莫求去。』無何，賊破武隆，敏又獲免。此豈有風角術耶？何其奇中也？

狄梁公之仕女主也，有取日之績；姚廣孝之佐靖難也，有化國之勳。而皆爲其姊所羞。士君子之識見固有不及婦人女子者，抑亦爲功名所迷耶？

高涼洗氏以一蠻女而能拊循部落，統馭三軍，懷輯百越，奠安黎獠，身蒙異數，廟食千年，其才智功勳有馬援、韋臯所不敢望者；孀子軍夫人城視之，當退十舍，而徵側趙姬輩無論已。國朝土官妻瓦氏者，勇鷲善戰，嘉靖末年，倭患嘗調其兵入援浙直，戎裝跨介驄，舞戟如飛，倭奴畏之。使其得人駕馭，亦一名將也。

馮夫人錦車持節以和戎，浣花夫人出財募兵以禦敵，蕪王夫人身援桴鼓，繡旗女將力敵李

全，可謂女丈夫矣。彼一丈青、陳碩真等，雖盜賊之驢，亦一時之雄也。辱弁儒將，有媿於婦人者多矣！至華陽志所載，荀崧小女，年方十三，父爲杜曾所圍，女率勇士潰圍而出，賊追甚急，且戰且前，卒詣周訪，請救兵，破賊全城，此尤振古所未聞也。

荀奉倩云：『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此是千古名通。女之色猶士之才也，今反舍色而論才，則士亦論以色舉，而龍陽、彌子、列游夏之上矣，豈理也哉？但佳人之難得，較之才士爲甚耳。

世傳賈充女與韓壽通者，訛也。壽先與陳騫女私通，約娶之，未娶而女亡，壽乃娶賈氏，故世誤以爲充女。而晉書騫弟雉與其子興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徒弟，以此獲譏於世。則騫女之事，亦未必然矣。觀武帝賈公女五不可之語，則其姊妹似非光麗豔逸，端美絕倫者。

趙昭儀爲卷髮，號新興髻。是時禍水未成，而已兆新室之讖矣。李煜之天水碧亦然。

薄衣八歲而爲舜師，畢子五歲而爲禹佐，伯益五歲而掌火，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古之聖賢，生而神靈，長而狗齊，固不在夙慧之列也。其次，則太子晉八齡而言服，師曠、甘羅十二而辯動。張唐子奇有化阿之聲，魯連杜田巴之口。荆子十五而攝目，閻丘十八而願仕。外黃小兒，迴唇啞之威；楊家童鳥，與太玄之筆。吳氏季子，江夏黃童；子琰對日，文舉辯果。自此以降，

史不絕書。若三歲則黃泳誦詩，能避鴛鴦之諱；德興切韻，知辯四聲之殊。蔡伯啼神童應薦，官拜祕書。四歲則任彥升誦詩數十篇，陸元淵問天地何窮際。楊公權對四聲，而指燈盞柄曲；蕭穎士屬文觀書，一覽卽誦。呂嗣興誦書吟詩，應對不窮；趙郡王子獻，讀孝經而流涕。五歲則王綯草翁必舅之戲，玄齡聳壑昂霄之姿。劉瓛聞管寧傳而精意聽受，到沈見屏風詩而一誦無遺。蘇頲依依漢陰之語，元之嫦娥玉簪之詠。黃廷堅徧讀五經，劉穀兼通陣法。六歲則士龍已有詩名，劉顯盡誦書史。陸瓊能作五言，徐勉爲文祈禱。簡文面試，攬筆立成；德林三都，十日便熟。王子安構思無滯，楊弘農立味彈棋。七歲則愍懷牽武帝之裾，百藥辨瑯琊之稻。賈嘉隱松槐之對，宋廣平鵬賦之誦。鄴侯賦方圓動靜之篇，楊藏之有鼓吹官私之咏。高定有伐君之問，晏同叔有神童之薦。馬略閉室讀書，長吉荷衣面賦。韋弘育日，念毛詩一卷；楊大年談論，一如成人；夏侯榮百餘奏疏，一目不遺。而國初江左驛卒之子，有天子龍庭之對，不知姓名，亦可惜也。八歲則任昉月儀之製，何妥眷顧之答，伯玉覆局於帝前，義府借棲於宮樹，劉晏時稱國瑞，嚴武椎殺玄英。九歲則楊厚孝迴親心，崔悛秀才應選。慕容農參辰之間，虞荔十事之對。員儼昇壇而詞辯鋒起，宋璟夢鳥而藻思日雄。十歲則賈逵暗誦六經，金鑾書堪勒石。謝朓土山之賦，沈璞強識之資。邢子才霖雨五日，而漢書悉遍；李善寧子詠貧家壁，而略不搆思。十歲以

上，不勝書矣。然或岐嶷於穉年，而汨沒於末路；或幼見其一斑，而長集其大成；是又在乎器量之盈虛，學問之加損。器盈者苗而不秀，學寡者美而無成，或天固限之，而亦人實斲之也。

洛陽楊牢，絕乳卽能詩。白樂天七月未能言，而識之無二字。王棻方能言，爲賊所負，而以計自脫。此其穎異又在向者諸人之上矣。國朝洪鍾以四歲舉，李東陽以五歲舉，皆入翰林。程敏政、楊一清俱以八歲舉。而楊少師廷和以十二歲舉孝廉於鄉。亦二百年來所無也。

曾子七十迺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而皆成大儒，早慧者莫敢望焉。豈其不慧於初年而頓悟於晚歲？抑由奮於天資而勝以人力也？夫子謂「參也魯」，而曾子竟以魯得之，人可以資鈍而自棄哉？

晚遇則呂望八十之年，鬻熊九十之歲，楚丘七十而見孟嘗，公孫弘六十而舉方正。顏駟龐眉，馮唐皓首。貢禹年八十，方遷光祿；張柬之八十，以司馬拜相。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餘。時有五老之稱。宋梁顛以八十二狀元及第，陳脩以七十二探花及第，金河中胡光謙以八十三舉進士。國朝錢習禮年近八十，猶在翰林。楊燾、周詔皆八十餘，以長史從龍，擢拜卿貳。其他七十以上，登科第而名不顯者，固不勝紀也。

公安劉珠爲江陵張相君父執，萬曆辛未，江陵主文衡，珠始登第，年六十餘，老矣。其壽相君



詩曰：「欲知閣老山爲壽，但看門生雪滿頭。」又十餘年始卒。

奴婢亦人子也，彼豈生而下賤哉？亦不幸耳。衛青紀勳麟閣，正斌仕至太守。李善流譽於托孤，熊翹受知於潘岳。王安存祖氏之宗，都兒化陽城之德。王羲身捍白刃，李鴻力給錐刀。杜亮愛穎士之博奧，銀鹿佐魯公以忠貞。近代如陳迪抗節靖難，身膏斧鑕，獨家奴來保，收其遺骸。浦江鄭氏家僮施慶，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此皆士君子之所難。而陶侃之海山使者，權同休崔；千牛之異人，寄迹嚴安，脫胡煌於雷厄，又不論矣。至於婢媵篤生名世者，往往而是，不可殫述。天固不以族類限人矣，而人顧苛責此輩，至犬彘之不若，亦何心哉？

馮子都寵於博陸，秦宮幸於梁冀，依憑城社，亦權門之弄臣也。國朝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者，號鶴坡，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鶴翁者，一御史至與之結義兄弟云。後張江陵相君家奴游守禮，勢出嚴上，號曰楚濱詞館，諸君至爲詩文贈之。通侯緹帥與往來燕飲，鮮衣怒馬，據上坐偃然矣。後事敗，俱誅死。嗟夫，權之所在，愛之所偏，卽始興之賢，尙有雷尙書之惑，況其下此者乎！（按江陵家奴尙有宋九、王五者。九善詞翰而權不及游。五頗有識，常笑其儕所爲。時有作五七九傳者，七卽游也。）

奚婢之子，則無恤翹趙，田文張齊；燕姑蕃鄒，唐兒啓漢；遙集元宗，裴秀令望；王琨托

體，恭心良貴，借胎寮友。其它名公鉅卿，又不可勝數也。虞仲翔云：『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其識卓矣。

郭氏青衣捧劍，言願爲夷狄之鬼，恥作愚俗蒼頭。柳仲達之婢，鬻於蓋巨源家，見其主市綾羅，親自選擇，酬酢可否，則失聲而仆，曰：『死則死耳，安能事賣絹牙郎乎！』夫奴婢有見解者，其學識過主家百倍，而欲強役使之，得乎？

鄭玄家婢皆誦詩書。劉琰雪白丫頭能誦魯靈光賦。蕭穎士之僕愛才，死而不去。蘇眉山之婢易馬，感而觸槐。至於近代青衣，能文章者，又比比也。

古者，生齒不繁，故一夫百畝，民無游食。今之人視三代當多十數倍，故游食者衆。姑勿論其它，如京師閹豎、宮女、娼伎、僧道、合之，已不啻十萬人矣。其它藩省雖無娼寺，而緇黃游方，接武遠近；粉黛倚門，充物城市。巨室之蒼頭使女，擬於王公；綠林之亡命巨賍，多於平民。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噫，何啻十而已耶！

今時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賣淫爲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爲樂戶，聽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國初猶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迹公

庭，而常充牣里閭。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姦者，謂之士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昔秦始皇之法，夫爲寄猥，殺之無罪；女爲逃嫁，子不得母。至今日而儼然與衣冠宴會之列，不亦辱法紀而羞當世之士哉！噫，是法也，誰爲作俑？管子之治齊，爲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則管氏者，又嬴政之罪人也。

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艾豨者，牽牡豕以行淫者也。方言云：『燕、朝鮮之間謂之豨，關東謂之豨，詩「一發五豨」是也。』故以男子之淫於它室者名之。秦始皇會稽碑作寄猥。今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爲烏龜。蓋龜不能交，而縱牝者與蛇交也。隸於官者爲樂戶，又爲水戶。國初之制，緣其巾以示辱。蓋古赭衣之意，而今亡矣。然里閭尙以綠頭巾相戲也。

世間人可貴而亦可賤，可愛而亦可憎。上可以陪王公，而下受辱於里胥。不敢校者，伎與僧耳，道尼不足數也。故名伎、高僧，皆能奔走一時，流芳千古。而其猥劣頑賤，嗜利無恥者，至爲悲田乞兒所不屑。然伎旣以色失身，而僧亦以髮滅倫。所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釋氏輪迴之說所以勸世之爲善也，而有不足取信者，何也？不論脩行與否，但欲崇奉其教，則世豈無詆佛之君子，而持經茹素之窮兇極惡乎？一也。生前之吹求太苛，而死後之懺悔太易。當其生，則一物一命，錙銖報應，而及其死，則彌天之罪，一懺卽消。愚民且自以爲無所逃於

生前，而妄冀不必然於身後，何憚而不爲惡？二也。大君子之爲善，原不爲身後計也，至於小人，雖憲典火烈，殺人奸盜，猶不絕踵，而況地獄之渺茫乎？至於回頭卽岸之說，大盜巨隄，以此自文者多矣。惟聖人之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噫，何其簡而易行也！

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於巖舍；摩訶呪呪，囂於絃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每談禪拜佛，無不灑然色喜者。然大段有二端：血氣已衰，死生念重，平生造作罪業，自知無所逃竄，而藉手苦空之教，冀爲異日輪迴之地。此一惑也。其上焉者，行本好奇，知足索隱。讀聖賢之書，未能躬行實踐，厭棄以爲平常，而見虛無寂滅之教，聞明心見性之論，離合恍惚，不着實地，以爲生平未有之奇，互代不傳之祕。及一廁足，不能自返，而故爲不可摸捉之言以掩之。本淺也，而深言之；本下也，而高言之；本近也，而遠譬之；本有也，而無索之。如中間一條大路不行，却尋野徑崎嶇。百里之外，測景觀星，而後得道，自以爲奇。此又一惑也。先之所惑，什常七八；後之所惑，百有二三。其於釋氏宗旨尙未得其門戶，況敢窺其堂奧哉？至於庸愚俗子，貪生畏死，妄意求福，又不足言矣。

以吾儒之教，譬之爲貧賤所驅迫，發憤讀書，期取一第，以明得意者，此佞佛以求免輪迴者

也。志願已畢，自揣無以逾人，而倡爲道學之說，或良知，或止脩，拾紙上之唾餘而刻畫粧飾以欺世盜名，而世亦靡然從之，直謂上竊洙、泗之傳，闕、洛不論也。此離合恍惚，自以爲奇者也。至於老學究，童而習之，白尙紛紛，藉口青衿以別凡民，則亦愚庸之妄意求福者而已。其於吾儒之道，何曾彷彿夢見耶？

三教之最失其傳者，無如道家。當時老氏之教，清淨無爲而已。施之於治，則絕聖法智，措斗折衡，使結繩之治，可復原以用世，而非以長生也。至於赤松子、魏伯陽，則主煉養；盧生、李少君，則主服食。下至張道陵、寇謙之，則主符籙篆呪，愈趨而愈下。至近世黃冠，如林靈素者流，則但醮祭上章，祈福禳罪而已。蓋不惟與清淨之旨大相悖謬，卽煉養服食之旨，駐年羽化之術，亦概乎未之有聞也。夫逢掖之口周孔，猶能論其世；髡緇之托釋迦，猶能誦其言；至道流黃冠，口不絕聲稱太上老君矣，彼詎知柱史爲何人？五千言爲何物？大道上德之宗旨爲何事耶？而悉依托之伯陽氏，以自立於三教之一也，不亦大可羞耶？

高僧坐化，往往見之史傳，此不足異也。萬曆戊申秋，長溪僧天恩者，來福州，講經於芝山寺，一旦無疾而終，趺坐自如，略無傾側。此余所親見也。當天恩在時，吾輩雖從之遊，未有信其高者，惟友人林熙工、陳惟秦，皆往拜爲弟子。其平日苦脩，余不得而知矣。又有立化者，有倒

立而化者。雖自眩變相，要非空寂之教所急也。相傳高僧化後，髮爪皆如生時。唐僧義存沒後，置函中，每月其徒出之，髮爪皆長，輒爲翦，難以爲常，經百餘年不廢。後因兵火亂，始封而灰之。墨客揮犀所載，鄂州僧無夢亦然，後爲一婦人手摸而觸之，遂不生。至於仙蛻，余在武夷，見其二齒、髮、手，指宛然如故，但枯槁耳。余每竊嘆，以爲釋氏之教天地萬物，一切歸於虛無，故毀形滅性，直欲參透本來面目。其於四大色身，不過百年之暫，寄寓何爲？既死之後，猶戀戀不忍舍如此。至若神仙暫遊萬里，少別千年，世間一切事，棄如脫屣，豈復愛護其委蛻，而不令其朽腐哉？則神仙之見解，反不若蛇蟬之屬，脫然無累矣，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謂死者爲必有知乎？則鬼魅縱橫冥途，亦不勝其繁擾也。謂死者爲必無知乎？則夢兆胎蠱，禍福感驗，不可誣也。聖人之言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以爲無，則何爲贊其盛？以爲有，則直云在而已，何言如在也？有無之間，不可思議者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生死一理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及其死而氣盡矣，然有未遽盡者在也。上焉者，得正氣爲聖賢，爲名世，死則爲神爲靈，亙古不磨，此卽生時之顯達者也。中焉者，氣有踏駁，根皆頑鈍，倏而成形，倏而復命，自來自去，無復拘束，此卽生時之齊民也。下焉者，沴氣所鍾，濟惡不才，或爲大厲，或爲羅刹，譬之草木中之鉤吻，禽獸中之虎狼，則幽冥主者，

亦必有刑獄狴犴之具以禁制之，猶生人之有十惡不道，而困於國土者也。故知生之說，則知死之說矣。

老氏之說，終是貪生；釋氏之說，終是畏死。人須到得死生不亂，方有着脚地位。宋僧有云：『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此格言也。如尹師魯、劉子澄等，平日皆有大見解，方到得此。今人平日矢口聖賢，至臨死之時，顛倒錯亂，或牽戀不忍舍者，其無實學可知矣。

死生之際，一生學問大關頭也，然有名爲巨儒，而處死反不及常人者。如林兆恩會通三教，自謂海內一人，而臨死乃病狂喪心，便溺俱下。吾郡一縉紳王鑛者，平日無所聞，年踰八十，自知死期，戒訓子孫，無作佛事，仍賦長詩一篇，既而曰：『明日未能便去，後日望日也，吾當以十六日去。』至期，沐浴衣冠，談笑而逝。此豈有宿根耶？抑平日不言躬行，人有不及知耶？林之虛名，高王十倍，而死生之間，迥別乃爾，殊可怪也。

釋氏教人，臨終之時，不思善，不思惡，一念堅定，直至西天。夫不思惡，易也；至不思善，則近於大而化之境矣。昔人所謂『善且不可爲，況於惡乎？』然方寸之中惟此一念，既不思善思惡，此心放頓在何處？此處尙有議論不得也。

學佛者焚身惑衆，懼人之不信也，而托之火化；求仙者橫羅非命，懼人之見笑也，而托之兵解。則世之惡疾而自焚者，皆佛也；魔法而正刑者，皆仙也？人之愚惑，一至於此！

僧之自焚者，多由徒衆，誑人捨施，願欲既厭，然後誘一愚劣沙彌，飲以瘡藥，縛其手足，致之上座而焚之耳。當火焰漲合之際，萬衆喧闐，雖掙扎稱冤，不聞也。亦有無賴貪得錢帛，臨期服冰片數銖者，但覺寒戰，烈燄焦灼，氣無痛楚，故遠近信之，布襪雲集。至於灼頂燃燈，鍊指，斷臂，剔目，接踵相望。大約僞者十七，真者十三；爲利者十九，爲名者十一。皆非禪學之正宗也。

史傳所載，僧自焚者有三：其一，唐李抱真，爲潞州節度使，兵荒之後，財用窘竭，素與一僧交善，乃謂之曰：『事急矣，欲借師之道，以濟軍國，可乎？』僧曰：『性命可捐，它何所惜？』曰：『師但投牒，言欲自焚。吾爲地道，與州宅通，火發之頃，卽潛身而入，彼此俱無所損。』因引僧至地道，往來無阻。僧信之，遂積薪高坐，說法辭世。李親率將校，膜拜合施。於是州人響應雲集，貨財山積。尅期舉火，李已命人潛塞地道。頃刻之間，僧薪俱灰，收其施財，以充公帑，別求如舍利者數十枚，建塔葬之。其一，宋某人爲某官，有僧投牒，欲自焚，判許之。至期，親往驗視，見僧兩眼凝淚不動，問之不答，乃令人梯取之，授以紙筆，乃自言：『某處遊僧，至此寺。』衆欺其



愚弱，誑言惑衆，厚得錢帛，至期，藥而縛之耳。遂按誅諸僧，毀其寺。又其二，元時達魯花赤爲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田爲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既入，達魯花赤問譯：『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求雨耳。』達魯花赤大稱讚，命持牒上。譯業別爲一牒，卽易之以進。寬畢判可，僧不知也。出門，則豪已積薪通衢，數十人舁僧，昇火中焚之。然則從來火化之妄惑，往往如是矣。

道家之教，若徒以功行積滿，白日昇天，尙可以誘人爲善，卽非柱下黃石宗旨，吾不之責也。彼熊經鳥伸，鍊形住世，已自是貪生業障，無益於時，而況於黃白龍虎之術，房中采戰之方，貪利無厭，縱欲敗度，以之求長生，何異適燕而南向郢哉？道家之旨，清淨無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況神仙乘雲御氣，下視塵寰，縱有大藥，點化山河大地，盡成黃金，亦復何益於身心性命？而且必無之事也。然世間固有一種癡人妄想，甘受邪術所欺，而崇奉惑溺，至破家亡身而不顧者，此又不如佞佛持素，差覺安靜耳。

吾友曹能始嘗言：『人雖極善，然一入公門作胥曹，無不改而爲惡；人雖極惡，然一入佛寺作比丘，無不改而爲善。』余大笑：『君但見其形骸耳。不聞有不要錢提控，及殺人放火和尙耶？然此語誠有致。不獨此也，吾輩縱極高雅，一入公門，說公事，便覺帶幾分俗惡，縱極鄙俗，一入

佛寺，看經啜茶，便覺有幾分幽致。士大夫不可不存此想也。」

天下僧惟鳳陽一郡，飲酒，食肉，娶妻，無別於凡民，而無差役之累。相傳太祖湯沐地，以此優恤之也。至吾閩之邵武、汀州，僧道則皆公然蓄髮，長育妻子矣。寺僧數百，惟當戶者一人削髮，以便於入公門，其它雜處四民之中，莫能辨也。按陶穀清異錄謂僧妻曰梵嫂。番禺雜記載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則它處亦有之矣。此真所謂幸民也。

先爲僧而後入仕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宋法崧也。先仕而後爲僧者，漢陽城侯劉俊，南齊劉勰，梁劉之遴，張纘，魏元大興，唐圓淨，南唐姚結耳。宋饒德操，佛印，元來復見心也。先爲道士而後入仕者，唐魏徵，盧程，元張雨，國朝陳鑑也。先仕而後爲道士者，唐賀知章，鄒銑，郭仙舟，宋李大尉也。先爲僧又爲道而後仕者，唐劉軻也。先入仕，懼禍爲僧道，而後又仕者，梁伏挺，唐徐安貞也。近時閩李贄先仕宦，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黃蓋，前後呵殿。余時在山東，李方客司空劉公東星之門，意氣張甚，郡縣大夫莫敢與均茵伏，余甚惡之，不與通，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亦近於人妖者矣。

趙普、王旦，皆宋名臣，而且於臨終遺命，髡首披緇，而普二女皆出家爲尼，長號智果大師，

次號智圓大師，其可笑如此。

僧道拜大位者，則唐懷義、于什方、葉靜能、鄭普思、尹愔，宋林靈素，元劉秉忠，國朝則姚太師廣孝、邵大宗、伯元吉、陶少師仲文三人而已。然廣孝爲佐命元勳，功參帷幄，蓋陸法和、佛圖澄之流也，雖拜大位，而終身不娶妻，不蓄髮，晚年里居，布衲錫杖，蕭如也，雖未成正果，似亦得度世法門者。邵、陶皆以房中邪術取悅一時，其品又在林靈素之下矣。

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云。如所謂鍾離、鐵拐、韓湘子、張果老之屬，皆列仙傳探拾而強合之耳。張果乃明皇時術士，與羅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所載，靈異之蹟，昭彰在人耳目，想不可謂之全謬。今世所謂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海暮蒼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哀爲之集。但純陽，唐人，既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人口吻，豈亦後人傳會所成耶？不然，既遺世高舉，而又屢降人間，若戀戀不忍舍者，何也？退之云：『我自屈曲住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此視純陽去而復來者，過之遠矣。

宋瑞州高安縣鄭氏女定二孀者，臨嫁汲井，忽有彩雲掖之升天，州縣以聞，立祠建廟，祈禱輒應。既而廉之，則因與人通而孕，父母醜之，密售於傍邑，而托詞惑衆耳。無何，新建有闕氏者，僱一婢，訊之，卽仙姑也。昌黎謝自然華山詩意，亦可見。不獨此也，漢末張道陵避瘴丘社，

得呪鬼之術，遂以符術使鬼療病，後爲蟒蛇所吞。子衡奔往，覓屍不得，乃生糜鵠足，置石崖頂，託以白日昇天，至今歷代崇奉，稱爲天師，良可笑也！

張道陵初以妖術惑衆治病者，令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母有姿色，出入益州牧劉焉之家，以魯爲司馬，後劉璋立，殺魯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叛。後爲曹操所破，降魏爲鎮南將軍。張之本末，不過如此。自晉及唐，尙未有聞。至五代遂稱天師。歷宋、元，未有非之者。據廣信之龍虎山，金碧殿宇，偃然爲世業矣。我太祖皇帝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削之，止稱真人。然以二品秩傳流後裔，亦幸之甚矣。真人每入觀，沿途民爲鬼魅所惱者，悉往扶牒，所至成市。聞其符籙亦有驗者，故愚民信奉之也。萬曆間，京師大旱，適真人入朝，上命留之禱雨，終不効，乃遣之，則其伎倆亦與尋常黃冠一間耳。

今天下有一種吃素、事魔及白蓮教等人，皆五斗米賊之遺法也，處處有之，惑衆不已，遂成禍亂。如宋方臘、元紅巾等賊，皆起於此。近時如唐饗兒、王臣、許道師皆其遺孽。而吾閩中又有三教之術，蓋起於莆中林兆恩者。以艮背之法，教人療病，因稍有驗，其徒從者雲集，轉相傳授，而吾郡人信之者甚衆。兆恩死後，所在設講堂，香火朔望聚會。其後，又加以符籙醮章，祛邪捉鬼。蓋亦黃巾、白蓮之屬矣。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意氣，能文章，博極羣書。倭奴陷莆後，骸

骨如麻，兆恩捐千金，葬無主屍以萬計，名遂大顯。其後著三教會編，授徒講學，頗流入邪說，而不自知。既老病，得心疾，水火不顧，顛狂逾年乃死。此豈真有道術者？而閩人惑之，至死不悟也。今其徒布滿郡城，其中賢者，尙與士君子無別，一二頑鈍不肖者，藉治病以行其私，奸盜詐僞，無所不有，其與邪巫、女媿又何別哉？余十三四時，見三教書，心甚不然，著論以闢之。今亦不復記憶。及既長，入閩，觀其行事，益自負前言之不妄也。

古有百家九流，而今之行世者，僅僅數家而止。至於墨家、縱橫家、名家，不惟不能傳其學，亦不能舉其書矣。戰國之時，楊、墨盛行，及其後，而楊之言絕矣，獨墨氏之教，至往往稱與孔並，即荀卿、賈誼亦爾，何其張也！然自漢以來，不聞有治墨家言者，豈汎愛而忘親，纖查而非儒，不可適於世故耶？縱橫之術，自鬼谷子而後，秦儀、衍軫相尙爲高。至於漢之侯公、蒯徹，三國秦宓、彭美之徒，亦其遺也。唐末藩鎮紛爭，說士間出，若柏耆、羅隱之流，皆得闖押短長之術，而高者取世資，下至不能保其首領，亦所遇何如耳。名家搏抗千古，鑑察微茫，耳目豈能皆真？毀譽易於失實。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談何容易？是以君子不爲也。

韓非曰：『自孔子之死也，而儒分爲八；自墨子之死也，而墨分爲三。』噫，今墨之三家，既已失其傳矣，而所號爲儒者，又豈復八家之儒哉？己之不正，何以攻人？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當時，楊、墨未興，其所謂異端者，不過鄧析、少正卯之流耳。至孟氏極口詆楊、墨，不遺餘力，想得天下崇信二家，不亞今之釋道。觀當時著書立論者，動以孔、墨並稱，可見矣。當時老、莊之言，已滿天下，而孟子不之及，蓋以老子爲仲尼所嚴事，非異端也。漢、唐而下，莫盛於佛、老，然道教已非柱史之舊。而世之惑溺者，不過妄意神仙，或貪黃白以圖利耳，固無甚見解，而亦不足辯也。惟釋氏之教，入人骨髓。然彼之所談，皆高出世界四大之外，而排之者，動以吾儒之粗攻釋氏之精，如以羸兵敵強虜，宜其不能勝而反熾其焰也。二者之外，如白蓮回回色目，及吾閩三教等項，然皆猥瑣庸劣，無甚見解，此又異端之重儻，而不足與辯者也。

## 五雜組卷之九

### 物部一

莫靈於龍，人得而豢之；莫猛於虎，人得而檻之；有欲故也。故人而無欲，名利不能羈矣。相人之書，凡人得鳥獸之一形者，皆貴。大如龍鳳則大貴，小如龜、鶴、猿、馬之類，亦莫不異於常人。夫人爲萬物之靈者也，今乃以似物爲貴耶？此理之所必無也。

龍性最淫，故與牛交，則生鱗；與豕交，則生象；與馬交，則生龍馬；卽婦人遇之，亦有爲其所污者。嶺南人有善致雨者，幕少女於空中，驅龍使起，龍見女，卽迴翔欲合，其人復以法禁，使不得近，少焉，雨已霑足矣。

王符稱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然龍之見也，皆爲雷、電、雲、霧擁護其體，得見其全形者罕矣。

俗有立夏分龍之說，蓋龍於是時始分界而行雨，各有區域，不能相渝，故有咫尺之間而晴雨頓殊者，龍爲之也。又云：『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溼則燄，得水則燔。惟以火投之，則反熄。』此亦

不知其信否也。

淮南子言：『萬物、羽毛、鱗介，皆生於龍，故有飛龍、應龍、蛟龍、先龍之異而四族分焉。』其言甚怪誕。余嘗笑劉媪息大阪下，有龍據其上而生高祖，則劉氏子孫謂人族亦生於龍，可也。然聖人繫易於龍，取象不一而足。道德如老子，乃得猶龍之譽，其尊敬之亦至矣，而古乃有豢龍、御龍、屠龍者，何耶？豈亦種類貴賤不同，如人之有上知、下愚、天子、匹夫者耶？夫聖人無欲，而龍未免有欲，故終不能離夫物也。

萬曆戊戌之夏，句容有二龍交，其一困而墮地，矢矯田間，人走數百里，競往觀之，越三日，風雷挾之而升。

司徒馬恭敏治河日，於淮、濟間得一龍蛻，長數十尺，鱗爪鬣角畢具，其骨瑩白如玉。俗相傳云：『龍由蛟蜃化者，壽不過三歲。』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蚩吻好吞，嘲風好險，睚眦好殺，負屨好文，狴犴好訟，狻猊好坐，霸下好負重。此語近世所傳，未考所出，而博物志九種之外，又有：憲章好囚，饕餮好水，螭蜴好腥，蠃蛭好風雨，螭虎好文采，金蛇好烟，椒圖好閉口，蚺蛇好立險，鯢魚好火，金吾不睡。亦皆龍之種類也。蓋龍性淫，無所不交，故種獨多耳。



麟之長百獸也以仁，獅子之服百獸也以威，鳳之率羽族也以德，而鷩之懼羽族也以驚。然麟、鳳爲王者之祥，獅、鷩僅蔡鑿之玩，君子宜何居焉？

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華陰，龍墮地，化清泉二道，其一爲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今其地有龍骨山云。故老謂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今世所傳鳥王啖龍圖，蓋本此也。夫鳳非竹實不食，而亦嗜龍腦耶？

物之猛者，不能相下。如龍潛水中，以虎頭投之，則必驚怒簸騰，淘出之乃已。西域人獻獅子，有繫井傍樹者，獅子徬徨不安，少頃，風雨晦冥，龍從井中飛出，是交相畏也。

鳳、麟皆無種而生，世不恆有，故爲王者之瑞。龍雖神物，然世常有之，人罕得見耳。但以一水族而雲雨、雷電、風雹皆爲之驅使，故稱神也。潛見以時，大小互用，上可在天，下可在田，故聖人獨以屬之乾道。

諸獸中獨獬豸不經見，一云，卽神羊也。然神羊見於神異經，其言誕妄，不足信。攷歷代五行四夷志，如麒麟、獅子、扶拔、騶虞、角端，史不絕書，而獬豸無聞焉，則世固未嘗有此獸也。自楚文王服獬豸冠，而漢因之，相沿至今，動以喻執法之臣，亦無謂矣。

皋陶治獄不能決者，使神羊觸之，有罪卽觸，無罪卽不觸。則皋陶之爲理，神羊之力也。後

世如張釋之、于定國，無羊佐之，民自不冤，豈不勝皋陶遠甚哉？

永樂中曾獲麟，命工圖畫，傳賜大臣，余嘗於一故家得見之，其身全似鹿，但頸甚長，可三四尺耳。所謂麟身、牛尾、馬蹄者，近之，與今俗所畫迥不類也。獬廌，世未必有此獸，如果有之，既曰神羊，則其形當似羊，不應如世所傳。

宋嘉祐間，交趾貢麒麟二，狀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而後食。既至，樞密使田況辨其非麟，答詔止稱異獸云，時以爲得體。沈存中筆談亦載此，而誤以爲至和中，沈又疑其爲天祿云。

禁苑中，四方鳥獸畢備，其不可馴者，盛以樊籠。有鷲鳥高六七尺，諸禽獸皆畏之，不知其何名也，獨無虎、豹、獅子之屬。相傳先朝皆蓄以備遊翫，至今上中年尚有虎數隻。一夕，上夢虎齧左足，覺而腓痛，疑其祟，令司苑者勿與食，餓殺之。內一虎甚大，長丈許，餓至二十四日方死，呼聲動地。自是不復畜焉。

新安有衆逐虎，虎竄入神祠中，見土偶人，龐然大也，搏之偶踣，而壓虎腰折焉。衆生得虎，時丁應泰爲令，以爲異政通於神明也，爲新其祠，且令百姓歌謠之。

山民防虎者，有崖口缺，虎常躍入，迺以巨絙縱橫而空懸之，虎躍而下，浮冒絙上，四足插

空，不能作勢，終不能脫矣。又有以繡布地，及橫施道側者，虎頭觸之，覺其黏也，爪之不得下，則坐地上，俄而遍體皆污，怒號跳撲至死。萬曆辛亥，閩西北多虎暴，三五爲羣，余時爲先室治兆，從者常遇之，殆者數矣。後郡公募人捕之，旬日中格三虎，自是無患焉。

江陵有羆人，能化爲虎；又有羆虎，還化爲人。

虎據地一吼，屋瓦皆震。余在黃山雪峯，常聞虎聲。黃山較近，時坐客數人，政引滿，蹀然之聲，如在左右，酒無不傾几上者。時謝于楚在坐，因言：『近歲有壯士守水碓，爲虎攫而坐之，確輪如飛。虎觀良久，士且避，手足皆被壓不可動，適見虎勢，翹然近口，因極力齧之，虎驚，大吼躍走，其人遂得脫。』余謂：『昔人捋虎鬚，今人乃舐虎卵乎？如此不如無生！』衆皆絕倒。

胡人射虎，惟以二壯士發弓兩頭射之。射虎，逆毛則入，順毛則不入。前者引馬走避，而後者射之，虎回則後者復然，虎雖多，可立盡也。中國馬見虎，則便溺下不能行，惟胡馬不懼。獵犬亦然。何景明有獵犬咋虎詩，蓋邊方畜也。

戚大將軍繼光鎮閩日，嘗獵得一生虎，繫以鐵絙內檻中，日令屠者飼肉十斤。屠苦之，賂一醫者爲告免辦，醫諾之。無何，戚有目疾，召醫，醫言：『惟生虎目可療。』遂殺虎取目。後戚目疾雖瘳，而不虞醫之詐也。

獸之猛者，獅子之下有扶拔，有駁，有天鐵熊，皆食虎、豹者。扶拔見諸史書，常與獅子同獻，似之而非也。詩云：「隰有六駁。」易爲駁馬。管子曰：「鵠食蝟，蝟食鰕，鰕食駁，駁食虎。」太平廣記所載，似虎而略小，食虎能盡者是已。天鐵熊似熊而猛，常挾虎而嗜其腦。唐高宗時，加毗葉國獻之，能擒白象。又有曾耳亦食虎。而魏武所遇跳上獅子頭，與漢武時大宛北胡人所獻大如狗者，又不知何獸也。

水牛之猛者，力皆能鬪虎，虎不如也。宣德間，嘗取水牛與虎鬪，虎三撲而不中，遂爲牛所舐而斃。余鄉聞牧牛不收，嘗有觸虎於巖石上，至死不放者，迨曉力盡，牛、虎俱斃。禁苑又有鬪虎騾，高八尺，三踢而虎斃。又劉馬太監從西番得黑騾，日行千里，與虎鬪，一踢而虎死。後與獅鬪，被獅折其脊死。劉大勳。騾能鬪虎，古未聞也。

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馬然，騎以出入，裝載糧物，而性尤馴。又有作架於背上，兩人對坐宴飲者。遇坊額必膝行而過，上山則跪前足，下山則跪後足，穩不可言。有爲賊所劫者，窘急，語象以故，象即捲大樹於鼻端，迎戰而出，賊皆一時奔潰也。惟有獨象，時爲人害，則猝而殺之。

獅子畏鈞戟，虎畏火，象畏鼠，狼畏鑼。

今朝廷午門立仗及乘輿鹵簿皆用象，不獨取以壯觀，以其性亦馴警，不類它獸也。象以先

後爲序，皆有位號，食幾品料，每朝，則立午門之左右。駕未出時，縱遊齧草。及鐘鳴鞭響，則肅然翼侍。俟百官入畢，則以鼻相交而立。無一人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復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則象奴牽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而後它象肯行；不然，終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勅杖之，二象以鼻絞其足踏地。杖畢，始起謝恩，一如人意。或貶秩，則立仗，必居所貶之位，不敢仍常立，甚可怪也。六月則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雌仰面浮合如人焉。蓋自三代之時已有之。而晉唐業教之舞，及駕乘輿矣。此物質既粗笨，形亦不典，而靈異乃爾，人之不如物者多矣！

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爲炙，肥脆甘美。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有髦象之約焉。』約卽鼻也。

獸莫仁於麟，莫猛於狻猊，（卽獅子）莫巨於獬豸，（長四百尺）莫速於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莫力於鷩鷩，莫惡於窮奇。（食善人，不食惡人。）

新安樵者得小熊，大如貓，蹣跚庭中，犬至猛者見之亦溺下。又長與人得一虎子，其隣家有犬，最警猛，初見亦怖溺；少選復來窺，又走；如此數四，至暮，則徑往昨殺之矣。

今熊、羆之屬，世亦稀見。江南多豺、虎，江北多狼。狼雖猛不如虎，而貪殘過之，不時入村落，竊取小兒，銜之而趨。豺，凡遇一虎，逐之，雖數晝夜不舍，必得而後已。故虎、豹常以比君

子，而豺、狼常以比小人也。

萬曆壬子十月，有熊見於福州之平山，一樵子遇之，不識，以爲猪也，逐之，熊人立而爪樵者。衆呼逐之，躍出城外，竄大樹上。官聞，遣兵捕之。土人素未識熊，懼之甚，圍而遠射之，莫能中，中者輒爲所接，折而擲之。良久，一裨將至，始曰：『此山中習熊，力止敵一壯夫耳，無畏也。』直至樹下，發矢一發而殲。郡向未有此獸，又入城中，亦一異事也。熊於字爲能火，可無祝融之慮乎？

昭武謝伯元言：『其鄉多熊。熊勢極長，每坐必跑土爲窟，先容其勢，而後坐。山中人尋其窟穴，見地上有巨孔者，以木爲桎，施其上，而設機焉。熊坐，機發，兩木夾其莖，號呼不能復起，土人卽聚而擊之，至死不能動也。』

熊行數千里外，每宿必有窩，山中人謂之熊館。虎則百里之外，輒迷不返。

鹿之屬則有麋，有麕，有麝，有麀，有麇；猴之屬則有猿，有猿，有狢，有獾，有獾；狐之屬則有狸，有貉，有獾；鼠之屬則有貂，有鼯，有鼯，有鼯，有鼯，有鼯，有鼯。然鼯似羊而從鹿，鼯似猿而從虫，鼯似獾而從魚，古人作字當別有取義也。麕之性怯，飲水見影，無不驚奔，故人食其心者，多惟怯，不知所爲。鼯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頓，故常與印印距虛比。卽有難，印印距虛負

之而走。蟹齧得甘草，必以遺叩叩距虛也。號爲比肩獸。然世未嘗見之。宋沈括使契丹，大漠中有跳兔，形皆兔也，而前足才寸許，後足則尺許，行則跳躍，止則仆地，此卽蟹也，但又未見叩叩距虛耳。物之難博如此。狼亦負狼。今狼恆見，而狼不恆見也。

羸之爲畜，不見於三代，至漢時始有之，然亦非中國所產也。匈奴北地，馬驢游化，自相交合而生。今北方以爲常畜，其價反倍於馬矣。爾雅翼曰：『羸股有鎖骨，故不能生。』俗又言：『羸骨無髓，故不能交合生子。』皆非也。羸本驢馬野合所成，非本質也。交而生子，又不類父，大僅如孳，不堪乘載，故人禁之，不令交耳。漢元康中，龜茲王娶烏孫公主女，自以尙漢外孫，衣服制度皆半倣中國。胡人相謂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者，所謂羸也，今作騾。說文曰：『羸，驢父馬母也。』駃騠，馬父驢母也。然駃騠爲神駿，而騾爲賤畜，可見人物稟氣於父，不稟氣於母也。又驢父牛母謂之駝駝，見玉篇。

拾遺記云：『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色如血者，日行萬里；黃者，日行千里。』夫馬已死矣，別之何爲？別而至於破腦，尙爲善別馬乎？此亦可笑之甚者也。

余在齊久，其地多狼，多蝟，多獾，多鼠狼。獾如犬，穴地中，常以夜定出田野覓食，雞鳴卽還，其行皆有熟路。土人覓其穴，置置於穴口，雞鳴時縱犬噬之，奔而入穴，卽獲焉。其肉膾甚，

不能多啖也。鼠狼雖小，而竊食雞、鵠之類，一齧即斷其喉。十百爲羣，皆齧殺無遺而後去，行走如飛。其氣腥惡，狗齧之亦噓吐竟日云。

江南山中多豪豬，似豕而大，能與虎鬪。其毛半白半黑，勁利如矢，能激以射人。人取以爲簪，云令髮不垢。

齊、晉、燕、趙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師住宅，有狐怪者十六七，然亦不爲患。北人往往習之，亦猶嶺南人與蛇共處也。相傳天壇側有白狐，云千餘歲矣，鬚髯如雪，時時衣冠與人往來，人知之亦無異也。一旦，駕幸天壇請雨，匿數日不出，駕返，復至。人問之，曰：『天子每出，百靈訶護，雖溝澮窟穴皆有神主之，何所藏匿？』『然則安往？』笑曰：『直至泰山石竇中耳。』與一縉紳交善。一旦，張真人來朝，狐以帕一方托縉紳往求張印。張見帕，大怒曰：『此老魅敢爾！』言未畢，狐已鐵縛跪庭下矣。張曰：『野魅無禮！若得吾印，必且上擾天廷！』立取火焚殺之。縉紳泣爲之請不得也。（一云是德州猴精，縉紳爲寧德陳侍御。）

元至正間，范益者，精於醫。一日，老嫗扣門求醫，其女問所居，曰：『在西山。』益憚其遠，曰：『曷與之來？』翌日，二女至，診之，驚曰：『此非人脈，必異類也。當實告我。』嫗泣拜曰：『某實山西老狐也。』問：『何以能入天子都城？』曰：『真命天子，自在濠州，諸神往護，此間空虛久矣。』



益乃與之藥而去。無何，而高皇帝起淮右，益聞卽棄官去。

狐千歲始與天通，不爲魅矣。其魅人者，多取人精氣以成內丹。然則其不魅婦人，何也？曰：狐，陰類也，得陽乃成。故雖牡狐，必托之女，以惑男子也。然不爲大害，故北方之人習之。南方猴多爲魅，如金華家貓，畜三年以上，輒能迷人，不獨狐也。

杭州有獼孫，能變化，多藏試院及舊府內。然余在二所嘗獨處累月，意其必來，或可叩以陰陽變化之理，而杳不可得。

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爲羣。戚少保繼光勦倭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乃命軍士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爲常。比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闖其營，賊不虞也。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殲焉。昔鍼尹燧象，田單火牛，江遼火雞，今戚公乃以火狙，智者相師，大約類此。

京師人有置狙於馬廄者，狙乘間輒跳上馬背，揪鬣擗項，騶之不已，馬無如之何。一日復然，馬乃奮迅斷轡，載狙而行，狙意猶洋洋自得也；行過屠桁下，馬忽奮身躍起，狙觸於桁，首碎而仆。觀者甚異之。余又見一馬疾走，犬隨而吠之不置，常隔十步許。馬故緩行，伺其近也，一蹄而斃。靈蟲之智固不下於人矣。

置狙於馬廐，令馬不疫。西游記謂天帝封孫行者爲弼馬溫，蓋戲詞也。

余行江、浙間，少聞猿聲。萬曆己酉春，至長溪，宿支提山僧樓上，積雨初霽，朝曦蒼蔚，晨起憑欄，四山猿聲哀嘯雲外，淒淒如緊絃急管，或斷或續。客中不覺雙淚沾衣，亦何必瞿塘三峽中始令人腸斷也？

獐無膽，馬亦無膽；兔無脾，猴亦無脾；豚無筋，蝟亦無筋。

瘦狗齧人，令人腹中長狗雛而死，急以藥治之，狗從小便中出，卽有齧衣服者，亟捲衣置圍上，經數宿，必有狗雛無數死其中。又有一種狗，不飲不食，常望月而嘯者，非瘦，乃肚中有狗寶也。寶如石，大者如鵝卵，小如雞子，專治噎食之疾。余在東郡，獲其一，每以施醫者，然不甚効也。

近歲一長洲令署中，聞地下小犬吠聲，如此數晝夜，令人尋聲發掘，杳無所見，後亦竟無禍福。案晉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旣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雌一雄，取而養之，皆死，後爲桓玄所滅。又吳郡太守張懋，廬江民何旭家皆然，而俱不善終。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

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

穴，至期，更冠幘，卓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鼠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正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蹙而死，卽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故今人相戒：『遇怪事，不得言。』又諺語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閩中最多鼠，衣服書籍，百凡什物，無不被損嚼者。蓋房屋多用板障，地平之下，常空尺許，數間相通，以妨濕氣，上則瓦，下布板，又加承塵，使得窟穴其中，肆無忌憚。使如北地鋪磚築牆，椽上用磚石，作仰板，自然稀少矣。閩中人若知此，不但可防鼠，亦可防火盜也。

占書謂狼恭鼠拱，主大吉慶。唐寶應中，洛陽李氏家親友大會，而羣鼠門外數百人立，驅之不去。空堂縱觀，人去盡而堂崩。近時一名公將早朝，穿靴，已陷一足，有鼠人立而拱，再三叱之，不退。公怒，取一靴投之，中有巨虺尺餘墜焉，鼠卽不見。以至可憎之物，而亦能爲人防患若此，可怪也。

貓之良者，端坐默然，而鼠自屏息，識其氣也。俗言別貓者：一辟，二積，三咬，四食。今併其食者，不可得矣。長溪大金出良貓，余常購之，其價視它方十倍。黑質金睛，非不虜然大也，而不能捕一鼠，鼠至其前而不能捉也。此何異睢陽咋狐犬？書之以發一笑。

天順間，西域有貢貓者，盛以金籠，頓館驛中。一縉紳過之，曰：『貓有何好，而子貢之？』曰：『是不難知也。能斂數金與我乎？』如數與之。使者結壇於城中高處，置貓其中，翌日視之，鼠以萬計，皆伏死壇下。曰：『此貓一作威，則十里內鼠盡死，蓋貓王也。』

京師內寺貴戚，蓄貓，瑩白肥大，逾數十斤，而不捕鼠，但親人耳。蓄狗，則取金絲毛而短足者，蹶踣地下，蓋兄事貓矣，而不吠盜。此亦物之反常爲妖者也。

太倉中有巨鼠爲害，歲久，主計者欲除之，募數貓往，皆反爲所噬。一日，從民家購得巨貓，大如狸，縱之入，遂聞咆哮聲，三日夜始息。開視，則貓、鼠俱死，而鼠大於貓有半焉。余謂貓、鼠相持之際，再遣一二往援，當收全勝之功，而乃坐視其困也，主計者不知兵矣。

鼠大有如牛者，謂之鼯鼠，爾雅謂之鼯。舊說：揚州有物度江而來，形狀皆鼠，而體如牛，人莫能名。有識者曰：『吾聞百斤之鼠，不能敵十斤之貓，盍試之？』乃求得一巨貓十餘斤者往，鼠一見卽伏不敢動，爲貓咋殺。此亦鼠之一種，不恆有者也。人云：『鼠食巴豆，可重三十斤。』但未試耳。

猗覺寮雜記云：『鵲，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云『白鵲失素』，是未識鵲也。然李白亦有『白雪恥容顏』之語，豈相沿之誤耶？朱子詩傳，『鶴身，白頸，黑尾。』

然鶴之黑者，非尾也，乃兩翅之下，翅斂則傳於後，似尾耳。此亦格物之一端也。

凡魚之游，皆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搶而上。鳥之飛亦多逆風，蓋逆則其鱗羽順，順而返逆矣。人之生於困苦而死於安樂，亦猶是也。陳後山談叢謂魚春夏則逆流，秋冬則順流，當再考之。

孟子曰：『緣木求魚。』言木上必不得魚也。今嶺南有鯢魚，四足，嘗緣木上。鮎魚亦能登竹杪，以口銜葉。莊子曰：『衆雌無雄，而又奚卵？』今雞、鴨無雄，亦自有卵，但不難耳。婦人亦有無人道而生子者，況物乎？

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鳥。』二物之不祥，從古已忌之矣。京師烏多而鵲少，宮禁之中，早暮飛噪，千百爲羣，安在其爲不祥也？北方民間住宅，有狐怪者，十常二三，而亦不甚害人，久亦習之矣。鴉鳴，俗云主有凶事，故女子小人聞其聲以睡之，卽縉紳中亦有忌之者矣。夫使人預知有凶而慎言謹動，思患預防，不亦吾之忠臣哉？乃人皆樂鵲而惡鴉，信乎逆耳之言難受也。

洞庭有神鴉，客帆過必飛噪求食，人以肉擲空中哺之，不敢捕也。楚人好鬼。羅願云：『岳陽人以兔爲地神，無敢獵者。又巴陵烏絕多，無敢弋。』其語信矣。

烏與鴉似有別，其實一也。南人以體純黑者爲反哺之烏，而以白頸者爲鴉，惡其不祥，此亦



『雀一名嘉賓。』必有所考。今記於此。

白鷓相視，眸子不動而風化，不必形交也。鷓即鷓，似鷹而善高飛。昔人謂其吐而生子，未必然也。又鷓鷃亦胎生，從口吐出。此屢見諸書者，而未親見之。

鵲與隼，皆鷓擊之鳥也。然鵲取小鳥以煖足，且則縱之。此鳥東行，則是日不東往擊物，函南北亦然，蓋其義也。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釋不殺，蓋其仁也，至鷹則無所不噬矣，故古人以酷吏比蒼鷹也。

鷹產於遼東，渡海而至登萊。其最神駿者能見海中諸物，輒撲水而死，故中國之鷹不及高麗產。

敬鷹者，先縫其兩目，仍布囊其頭，閉空屋中，以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顛撲不肯立，久而困憊，始集臂上。度其餒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飽。又數十日，眼縫開，始聯其翅而去囊焉。囊去，怒撲如初。又憊而馴，乃以人代臂之。如是者約四十九日，迺開戶，縱之高飛。半晌，羣鳥皆伏，無所得食，方以竹作雉形，置肉其中，出沒草間，鷹見即奮攫之，遂徐收其繒焉。習之既久，然後出獵，擒縱無不如意矣。

狡兔遇鷹來撲，輒仰臥，以足擊其爪而裂之，鷹即死。惟鵲則不用爪，而以翅擊之使翻，便

啄其目而攫去。又鷹遇石則不能撲，兔見之，輒依巖石傍旋轉。鷹無如之何，則盤飛其上，良久不去。人見而跡之，兔可徒手捉得也。

南京一勳貴家，蓄獼猴，甚馴。既久，輒戲其侍婢。主怒而欲殺之，逃匿報恩寺塔頂，出沒趨捷，人無如之何。或教放鷹擊之，猴見鷹至，卽裂其爪，鷹反斃焉。如是數四，主怒甚，募有能擊者，予百金。一遼東人應募，解纜縱鷹。鷹形甚小，至塔頂，盤飛良久，瞥然遠逝，不知所之，萬衆相視罔測，良久，乃從天際而下。將至猴身，乘其張目熟視，將毛羽一抖，黃沙蔽天而下，猴兩目眯不能開，一擊而隕地矣。乃知向之遠去，爲藏沙也。物之智如此！主大喜，厚賜之。

有魚鷹者，終日巡行水濱，遇游泳水族，悉啄之。又有信天翁者，不能捕魚，立沙灘上，俟魚鷹所得，偶墜則拾食之。昔人有詩云：『荷錢苕帶綠波空，啞解含鰲淺草中。江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楊用脩丹鉛錄亦載此詩，以爲蘭廷瑞作也。一云：灑水上有二鳥，立不動者，名信天緣，奔走不休者，名謾畫。

虎鷹能擒虎、豹，亦展沙眯其目，虎畏之，遠望，輒妥首藏匿。今北方鷲鳥如鴟者，亦能搏鬣，鹿食之。鷲則彌大，能攫牛、虎矣。

鷹畏青鷗糞，沾其身，則肉爛毛脫。獵時密跡其後，略捎之，卽遠逝。青鷗輒飛糞穢之，長至



數尺。如是再三，糞漸微以至盡，卽爲鷹擊矣。物之以智相制也。

謝豹，蟲也，以羞死，見人則以足覆面如羞狀。是蟲聞杜鵑聲則死。故謂杜鵑亦曰謝豹。而鵲啼時得蝦，曰謝豹蝦。賣筍曰謝豹筍，則又轉借以爲名，其義愈遠矣。一云：『蜀有謝氏子，相思成疾，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因呼子規爲謝豹。』未知是否。

羽族之巧過於人，其爲巢，只以一口兩爪，而結束牢固，甚於人工，大風拔木而巢終不傾也。余在吳興，見雌雄兩鸚於府堂鷓鴣吻上謀作巢，既無傍依，又無枝葉，木銜其上輒墜。余家中共嗤笑之。越旬日而巢成矣。鸚身高六七尺，雌雄一雙伏其中，計寬廣當得丈餘。雜木枯枝，縱橫重疊，不知何以得膠固無恙？此理之不可曉者。

凡鳥將生雛，然後雌雄營巢，巢成而後遺卵伏子。及子長成飛去，則空其巢不復用矣。其平時棲宿，不在巢中也。故有鸚巢而鳩居之者。

閩大司徒馬恭敏公在山東日，庭中有鶴，雌雄巢於樹杪。無何，生二雛，雌雄常留一守巢，其一遠出覓食以爲常。時方盛夏，公常命吏卒謹護之。一日，雄者出而不返，旬餘無耗，公嘆息，以爲遇害。又數日，雛鳴甚急，視之，則雄從南方飛來，將至巢，長鳴一聲，有樹一枝墜地，紅實纍纍。吏人不識，持以白公，視之，則荔支也。計閩、廣相距五千餘里，不憚跋涉而遠取之，其愛

至矣，亟命梯而送之巢中，其雌雄環鳴不已，若感謝云。

鯤化爲鵬，莊子寓言耳。鵬卽古鳳字也。宋玉對楚王：『鳥有鳳而魚有鯤。』其言鳳皇上擊九千里，負青天而上，正祖述莊子之言也。鵠卽是鶴。漢黃鵠下建章而歌，則曰黃鶴是已。故戰國策說士或言鵠，或言鶴，交互不一，物同而音亦同也。此雖小事，亦博物者所當知。

景州進士田吉赴廷試日，鵠巢其檣，直至潞河。吉自負，必得大魁，後乃以傳文字罰殿一舉。余按吳孫權時，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鵠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後果不得死所。其占正與吉合，惜無有以和事告之者。

閩中稅監高案常求異物於海舶以進御。有番雞，高五尺許，白色黑文，狀如鬪雞，但不聞其鳴耳。有白鸚鵡甚多，又有黃者，其頂上有冠，如芙蓉狀。番使云：『此最難得者。』

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有尾，其名曰鮐。南方有鳥焉，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鸞。西方有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獬如。北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中央有虵焉，人面豺身，鳥翼虵行，其名曰化虵。此五方之異物也。

五臺山有蟲，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羽五色，其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而毳，忍寒而號，若曰『得過且過』。其糞如鐵，狀若凝脂，恆集一處，醫家謂之『五靈脂』是也。

古人有鬪鴨之戲。今家鴨豈解鬪耶？鬪雞則有之矣。江北有鬪鶴鶩，其鳥小而馴，出入懷袖，視鬪雞又似近雅。吾閩莆中喜鬪魚，其色爛熳喜鬪，纏繞終日，尾盡齧斷，不解。此魚吾郡亦有之，俗名錢月魚，蓄之盆中，諸魚無不爲所齧者，故人皆惡之，而莆人乃珍重如許，良可怪也。

鶩雖小而馴，然最勇健善鬪，食粟者不過再鬪，食稜者尤耿介，一鬪而決。故詩言『鶩之奔奔』，言其健也。此物至微，而上應列宿，有鶩火、鶩首、鶩尾等象，與朱雀、玄武、靈異之物同列，有不可解者。一云：『鳳，鶩火之禽。天文之鶩，蓋指鳳也，非鶩鶩之鶩。』亦未知是否。

昔人以閩荔支、蠣房、子魚、紫菜爲四美。蠣負石作房，纍纍若山，所謂蠔也。不惟味佳，亦有益於人。其殼堪燒作灰，殊勝石灰也。子魚、紫菜，海濱常品，不足爲奇，尙未及遼東之海參、鮫魚耳。江珧柱，惟福清、莆中有之，然余從來未識其味，亦未見其形也。大約海錯中惟蠣與西施舌稱最，餘者不足咤也。

閩有帶魚，長丈餘，無鱗而腥，諸魚中最賤者，獻客不以登俎。然中人之家，用油沃煎，亦甚馨潔。嘗有一監司，因公事過午歸，餒甚，道傍聞香氣甚烈，問何物，左右以帶魚對，立命往民家取已煎者至宅啖之，大稱善，且怒往者之不市也，自是每飯必欲得之，去閩數載，猶思之不置。人之嗜好無常如此。吳江顧道行先生亦嗜閩所作帶魚鮓，遇閩人輒索，而閩人賤視此味，常無以

應之也。

唐皮日休以鬣魚殼爲樽，澀峰鬣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此亦好奇之甚矣。閩中鬣殼山積，土人以爲杓，入沸湯中甚便，不聞其可爲樽也。卽虎鬚、龍蝦、鸚鵡螺之屬，亦不甚當於用耳。

閩中蚌蟾，大者如斗，俗名曰蟾。其螯至強，能殺人。捕之者伸手石罅中，爲其所鉗，牢不可脫，一遇潮至，便致淹沒。卽至小者，亦鉗人出血。其肉肥大於蟹，而味不及也。又有一種殼，兩端銳，而螯長不螯，俗名曰蠟。陶穀清異錄，已載之矣。在雲間名曰黃甲。浙之海鹽，齊之沂州，皆有之。又有殼斑如虎頭形者，曰虎蟾。它方之人，多取爲玩器，而其味彌不及矣。

北地珍鰓魚，每枚三錢。漢王莽啗鰓魚，憑几不復睡。後漢吳良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鰓魚百枚。又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直數千錢，則古人已重之矣。鰓音撲，入聲，今人讀作鮑，非也。韻譜云：『一名石決明，一殼如笠，黏石上。』閩中亦有之，但差小耳。

海參，遼東海濱有之，一名海男子。其狀如男子勢然，淡菜之對也。其性溫補，足敵人參，故名海參。

吳越王宴陶穀，蚌蟾至鬣蚶六十餘種。時閩爲吳越所併，大抵皆閩產也。蝦自龍蝦至線蝦，

極小者，計亦不下三十餘種。人之徇口腹，迺至窮極若此。山東濱海，水族亦繁，而人不知取。沿河淺渚，夏春間，螺、蚌、蜆、蛤甚多，至饑荒時乃取之，而亦不知烹臠之法也。使是物產闕，廣間，已無噍類矣。海豐產銀魚，然須冬月上浮，時爲風吹成冰，不能動，然後土人琢冰取之，春風至則逸矣。其取魚，網釣之外，無一物也。

俗言鯉魚能化龍，此未必然。鯉性通靈，能飛越江湖，如龍門之水，險急千仞，凡魚無能越者，獨鯉能登之，故有成龍之說耳。陶朱公養魚，以六畝地爲池，求有子鯉魚長二尺者十六頭，牡鯉三尺者四頭，內之，期年之中，可得魚七萬頭。蓋其性易育，而又不相食故也。又按許慎云：『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化爲龍。』而不言鯉也。唐韻，對山一名龍門山，在封州，大魚上化爲龍，上不得，點額流血，水爲之丹，都無鯉魚之文，乃知俗說無稽。

魴卽鰻也，陽晝所謂若食若不食者也。然今之鰻魚最易取，常空羣而獲之。宋張敬兒獻高帝至一千八百頭。豈古用釣，而今用罟，故有難易耶？

韋昭春秋外傳注曰：『石首成鰓。鰓，鴨也。』吳地志亦云：『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今海濱石首，至今未聞有化鴨者。書之，以廣異聞。

鯊魚重數百斤，其大專車，鋸牙鉤齒，其力如虎。漁者投餌卽中，徐而牽之，怒則復縱，如此

數次，俟至岸側，少困，共拽出水，即以利刃斷其首，少遲，恐有掀騰之患，故市肆者未嘗見其首。余在真州藥肆中見之，猛獍猶怖人也。（按毛詩鱣鯨註：『鯨狹而小，常張口吹沙。』郭氏所謂吹沙小魚者，則非今閩、廣之鯨魚也，今鯨魚乃鱈類耳。）

鯤鵬數千里，或莊生之寓言。然崔豹古今注云：『鯨鯢，大者長千里。』則似實有之矣。神異經謂：『東海之大魚，行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余家海濱，常見異魚。一日有巨魚如山，長數百尺，乘潮入港，潮落不能自返，撥刺沙際。居民以巨木拄其口，割其肉，至百餘石。潮至，復奮鬣浮出，不知所之。又有得巨魚脊骨爲臼者，今見在也。若非親見以語人，人豈信乎？宋高宗紹興間，漳浦海場有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至剜目乃覺，轉鬣而旁艦皆覆。近時劉參戎炳文過海洋，於亂礁上見一巨魚橫沙際，數百人持斧，移時僅開一肋，肉不甚美，肉中刺骨亦長丈餘。劉攜數根歸，以示人。想皆此類耳。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爾雅翼謂：『凡魚無肚，獨鱖魚有肚，能嚼。』焦氏筆乘引此釋肥字，義亦似牽合。凡魚之肥者固多也，恐志和詩意亦未便至此。至於以鱖魚爲鮰魚，又誤矣。二魚，余皆見之，大小形質，竟然不同，何得混爲一耶？

吳陳湖傍有巨潭，中產老蚌，其大如船。一日，張口灘畔，有浣衣婦以爲沉船也，蹴之，蚌閉

口而沒，婦爲驚仆。嘗有龍來取其珠，蚌與鬪三晝夜，風濤大作，龍爪蚌於空中，高數丈，復墜，竟無如之何。景泰七年冬，河冰盡合，蚌自湖西南而出，冰皆摧破，堆壅兩岸，如積雪然，以後遂不知所之矣。

爾雅曰：『蜃小者玳。』是以蜃爲蚌屬。羅願曰：『蜃，大蛤也。』故海中車螯亦有謂之蜃者。然古人蛟、蜃同稱，若蚌、蛤屬，豈能變化爲人害？陸佃埤雅云：『蜃形如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噓氣成樓臺。』然則蜃有二種，而海市蜃樓，及許遜所誅慎郎者，必非玳、蛤明矣。又雉入大水爲蜃。雉本蛇所化，晉武庫中雉飛而得蛇蛻是也，則其入水爲蜃，亦從其類耳。而羅氏以爲蛤屬，俱誤也。

龜之爲物，文采靈異，古人取之以配龍、鳳，然以知吉凶之故，不免有剝剔鑽灼之慘，何不幸也！狐疑之人，每事必卜，焚骨棄板，積若丘山，此與雞豚何異？而聖人作事謀始，乃忍於戕靈物之命以千萬計？必不其然。古者，大龜藏之府庫爲寶，國有大事，則告廟而卜焉，世世用之。臧氏所謂三年而一兆者是也，非一灼而遽棄之也。今龜卜，南方不甚用之，而市肆所鬻敗龜板者，皆已灼之餘，歲不知其幾也。近一友人謂甲必生取者始靈，得龜不即殺之，以巨石墜其首，而生剔其肉，冤慘之狀令人不忍見聞。此豈可施於神靈之物者？龜而有知，當銜冤報仇，其不

告以吉凶審矣，故卜可廢也。

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可爲杖。蚶大者如斗，可爲香爐。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濱人習見，不足爲異也。

嘉興天寧寺有蜈蚣長七尺許，時出簷際，人每見之，而不爲害。一日，雷震其後殿，遂不復見。南京報恩寺塔頂有蜘蛛，大如斗，垂絲數百丈，直至南城樓後，亦爲雷所擊。俗云：『物大則有珠。』故龍來取之。侯官水西村民擊殺一蛇，其大異常，剝其皮，挂肉於柱，雷霆殷殷，透簷角不散，衆懼而棄之野。余謂此亦當有珠，故龍以雷至，惜村人無辨之者。

宋乾道間，行都北闕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具五指。

海粉乃龜、鼈之屬腹中腸胃也，以巨石壓其背，則從口中吐粉，吐盡而斃，名曰海粉。持齋者常誤食之。

河豚最毒，能殺人，閩、廣所產甚小，然貓、犬、烏、鳶之屬，食之無不立死者。而三吳之人，以爲珍品。其脂名西施乳，乃其肝尤美，所忌血與子耳。其子亦有食者，少以鹽漬之，用燕脂染不紅者，卽有毒，紅者無毒，可食。一云：『烹時用傘遮蓋，塵墜其中，則殺人。中毒者，橄欖汁及蔗漿解之。』然千百中無一二也。



有客於吳者，吳人招食河豚，將行，其妻孥尼之，曰：『萬一中毒，奈何？』曰：『主人厚意，不可却。且聞其味美也。假不幸中毒，便用糞汁及溺，吐之，何害？』既及席，而市者以夜風，不能得河豚也，徒飲至夜，大醉歸，不知人，問之，瞠目不答。妻孥怖曰：『是河豚毒矣。』急絞糞汁灌之。良久酒醒，見家人皇皇，問所以，具對，始知誤矣。古人有一事無成而虛咽一甌溺者，不類是耶？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闕天，以蠶測海。』蠶，古螺字也，注以爲瓠瓢，非是。楊用修引方言蠶字解之，愈僻而愈不通矣。

殺鼃，割肉懸桁間，見無人便自垂至地，聞人聲即縮。鼃肉剖盡，而留腸屬於首，數日不死，烏攫之，反爲所嚙，南人無食之者，乃子公以爲異味，何也？廣陵沙岸上有水牛偃曝，一鼃大如席，闖出水際，潛往牛所。牛覺，亟起環行，出其後，奮角舐之，鼃即翻身仰臥，不能復起，爲濱江人擊殺之。古有相傳水牛咬蚊，當不虛也。

儀真人有網而得鼃者，繫其足，置豕圈中，將烹之。入夜，有虎入圈，以爲豕也，搏之，爲鼃所嚙，至死不放。虎創甚而伏。比明，衆至，格殺虎。以鼃爲有功，放之於江焉。

鼃鼃皆能魅人。河東記載元長史事甚詳。又唐開元中，燉煌李鶴過洞庭，鯁血沙上，爲鼃

所舐，遂化爲鷓形。與其家人赴任，而鷓反被蠶禁制水中。如是數年，遇葉法善，問其故，乃飛石往擊其蠶，鷓始得生。故今舟行相戒不敢灑血水中。雜劇載鯉魚精事，與此相似。

南人口食可謂不擇之甚。嶺南蟻卵、蚌蛇，皆爲珍膳。水雞、蝦蟆，其實一類。閩有龍虱者，飛水田中，與灶蟲分毫無別。又有泥筍者，全類蚯蚓，擴而充之，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燕齊之人，食蠟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門人家取草蟲有子者，燂黃色入饌。余詫之，歸語從吏，云：『此中珍品也，名蚰子。縉紳中尤雅嗜之。』然余終不敢食也。則蠻方有食毛蟲蜜唧者，又何足怪？

陸佃埤雅云：『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據其形質，卽是龍虱之類，古人以爲口食久矣。』然蟬，今人不聞有食者，而古人食之，又一新事也。

萬曆間，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鷓鴣，毛色淺黃，足五指，有細鱗如龜狀，名曰沙雞，云自塞外至者，其味亦似山雉。

余弱冠至燕市上，百無所有，雞、鵝、羊、豕之外，得一魚，以爲稀品矣。越二十年，魚、蟹反賤於江南，蛤蜊、銀魚、鯉蚶、黃甲，纍纍滿市。此亦風氣自南而北之證也。

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爲帛，大僅如紙。每供御用之物，即便棄擲。

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澣濯縫紉，爲簾帷之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卽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翌歲蠶復生矣。固知惟正之供，不偶然也。

江南無蝗，過江卽有之，此理之不可曉者。當其盛時，飛蔽天日，雖所至禾黍無復孑遺，然間有留一二頃，獨不食者，界畔截然，若有神焉。然北人愚而惰，故不肯捕之。此蟲赴火如歸，若積薪燎原，且焚且瘞，百里之內，可以立盡。江南人收成後，多用火焚一番，不惟去穢草，亦防此等種類也。

相傳蝗爲魚子所化，故當大水之歲，魚遺子於陸地，翌歲不得水，則變而爲蝗矣。雌雄既交，一生九十九子，故種類日繁。案史傳所載尙有螟螋、蝥賊、蝥賊等名，雖云食心食苗各異，同一種耳。酉陽雜俎云：『腹下有梵字，首有王字。』又云：『部吏侵漁百姓，則蝗食穀。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文吏也。』語雖荒唐，可以警世。

姚崇令姚若水捕蝗至數百萬石，蝗患訖息。今之有司，能設法捕除，卽不能盡絕，未必無少

補也。況蝗不避人，易於擒捉。飛則千萬爲羣，可以羅網。夜以火取之尤易。而坐視其縱橫，莫之誰何，豈不哀哉！

京師多蠍，近來不甚復見，惟山東平陰、陽穀等處最多。遇其蟄時，發巨石下，動得數斗。小民亦有取以爲膳者。相傳爲蠍螫者忍痛問人曰：『吾爲蠍螫，奈何？』答曰：『尋愈矣。』便即豁然。若叫號，則愈痛，一晝夜始止。關中有天茄可治蠍毒。余在齊固安，劉君養浩爲郡丞，傳一膏藥方，傅之痛立止，屢試，神效。

蠍雙尾者殺人。余初捕得蠍，輒斬其尾，縱之，後以語人。一客曰：『若斷尾復出，卽成雙尾，害不淺矣！』後乃殺之。

蠍孕子在背，長則剖背出而母死，此亦鳧破獍之類也。

嶺南屋柱多爲蟲蠹，入夜則齧聲刮刮，通夕攪人眠，書籍蟲蛀尤甚，故其地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而蛇蟲虺蜴縱橫與人雜處，蓋依稀蠻獠之習矣。

蚊蓋水蟲所化，故近水處皆多。自吳越至金陵、淮安一帶，無不受其毒者，而吳興、高郵、白門尤甚。蓋受百方之水，汙港無數故也。李趙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湖州尤甚。余在湖州，蚊則多矣，不聞有鳥吐蚊也。南中又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裂，而蚊出焉。塞北又有蚊母

草，亦生蚊者。鳥之吐蚊，如蠅之糞蟲，不足異也，草木生蚊，斯足異矣！

京師多蠅，齊、晉多蠍，三吳多蚊，閩、廣多蛇。蛇蠍與蚊，害人者也。蠅最癡頑，無毒牙利嘴，而其攪人尤甚，至于無處可避，無物可辟。且變芳馨爲臭腐，流淨素爲穢穢。驅而復來，死而復生。比之讒人，不亦宜乎？

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蠅與鼠耳。蠅以癡，鼠以黠。其害物，則鼠過於蠅；其擾人，則蠅過於鼠。世間若無此二種，晝夜差得帖席矣。譬之於人，蠅則嗜利無恥，舐痔吮癰之輩也；鼠則舞文詛贖，雄行奸命之徒也。故防鼠難於防虎，驅蠅難於驅蛇。何者？易之也。

蠅，雌者循行求食，雄者常立不移足。蟲交則雄負雌，其勢在尾近背上。蜂及蜘蛛，未有見其交者，陰類多相賊也。

江南有花地遍，狀如小虵，螫，立殺人。嶺南有夜虎，此其類也。

江南山谷中有黑蜂大如螻蛄，能螫殺人。俗云：『七枝能殺一水牛。』楚詞云：『赤蟻若象，玄蜂若壺』是也。

山蜂螫人，皆復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甫後妻取蜂去毒，繫衣上以誘伯奇，卽此也。余在楚長沙，見蜜蜂皆無刺，玩之掌上，不能螫人，與蠅無

異，又可怪也。

物之小而可愛者莫如蟻，其占候似智，其柔弱似勇，其呼類似仁，其次序似義，其不爽似信，有君臣之義焉，兄弟之愛焉，長幼之倫焉。人之不如蟻者多矣。故淳于棼縱酒遺世，而甘爲之婿，亦有激之言也。

人有掘地得蟻城者，街市屋宇，樓堞門巷，井然有條。唐五行志：『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步，闊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謂異矣。蜂亦有之。

蟻有黃色者，小而健，與黑者鬪，黑必敗，僵屍蔽野，死者輒昇歸穴中。喪亂之世，戰骨如麻，人不及蟻多矣。又有黑者長寸許，最強，螫人痛不可忍，亦有翼而飛者。

蝓蟻轉丸以藏身，未嘗不笑蟬之槁也；蜘蛛垂絲以求食，未嘗不笑蠶之烹也。然而清濁異致，仁暴殊科，故君子寧饑而清，無飽而濁；寧成仁而殺身，無縱暴以苟活。

蟬之爲蜩蟬也，子子之爲蚊也，不善變者也；盲鼠之爲蝙蝠也，田鼠之爲鴽也，善變者也；雉之爲蜃也，雀之爲蛤也，有情而之無情也；腐草之爲螢也，朽麥之爲蛾也，無情而之有情也。

淮南子曰：『子子爲蝓。』子子，今雨水中小蟲也，其形短而屈，羣浮水面，見人則沉。其行一曲一直，若無臂然，故名之子，無右臂也；子，無左臂也。一作子子，音吉厥，或作蝓蝓。稍久則

浮水上，而爲蚊矣。葛稚川曰：『蠓蠱之育於醞醋，芝樞之產於枯木，蛭蠖之滋於泥淤，翠蘿之秀於松枝；彼非四時所創匠也。』言皆因物成形，自無而有耳。

天地間氣化形化，各居其半。人物六畜，胎卵而生者，形化者也。其它蚤蟲、蟬蠹、科斗、野妨之屬，皆無種而生；既生之後，抱形而繁，即殄滅罄盡，無何復出。蓋陰陽氤氳之氣，主於生育，故一經薰蒸醞釀，自能成形，蓋即陰陽爲之父母也。

水馬逆流水而躍，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兒童捕之，輒四散奔逃。惟嗜蠅，以髮繫蠅餌之，則擒抱不脫，釣至案几而不知也。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謂負它子作己子也，故人以過房子爲螟蛉。此語相沿至今。然蜾蠃實非取它物爲子也，迺放卵巢中，而殺小蟲以飼之耳。陶隱居爾雅注云：『蠋蟪銜泥竹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俟其子爲糧。』此語鑿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詩但言『蜾蠃負之』，未言其作己子也，則揚子雲『類我』之說誤之也。

壁虱有越街而認人者，夷堅志載之詳矣。閩中有一獄中，壁虱最多，諸囚苦之，每晴明搜求，了不可得。一獄卒以昧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線，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墟下匿焉，餅家久且致富，卒乃白官，發墟得數斗，燔殺之，臭聞十數里。自此獄中得甦，而賣

餅家遂敗落矣。壁虱，閩中謂之木虱，多杉木中所生，治者以麥蘖燒灰水淋之。

江南壁虱多生木中，惟延緩生土中，遍地皆是也。入夜則緣床入幙，嚙人遍體成瘡。雖徙至廣庭，懸床空中，亦自空飛至。南人至其地，輒宛轉叫號，不可耐，無計以除之也。

治蚤者以桃葉煎湯澆之，蚤盡死。治頭虱者，以水銀揉髮中。其大要在掃灑沐浴而已。然人有善生蟲者，雖日鮮衣名香，終不絕。俗傳久病者，忽無蟲，必死，其氣冷也。

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置頓之處，要通風日，而裝潢最忌糊漿厚裱之物。宋書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晒火焙固佳，然必須陰冷而後可入笥，若熱而藏之，反滋蠹矣。

蝮蛇大能吞鹿，惟喜花草婦人。山中有藤名蝮蛇藤，捕者簪花衣紅衣，手藤以往，蛇見輒凝立不動，即以婦人衣蒙其首，以藤縛之。其膽護身，隨擊而聚。若徒取膽者，以竹擊其一處，良久，利刀剖之，膽即落矣。膽去而蛇不傷，仍可縱之。後有捕者，蛇輒逞腹間創示人，明其已被取也。其膽嚙一粟於口，雖拷掠百數，終不死，但性大寒，能萎陽道，令人無子。嘉禾沈司馬思孝廷杖時，有遺之者，遂得不死，而常以艱嗣爲慮；越二十餘年，始得一子，或云，其氣已盡故耳。

蛇油可合硃砂，能令印色隱起不顯。



蜈蚣長一尺以上則能飛，龍畏之，故常爲雷擊。一云：『龍欲取其珠也。』余親見人懸食器於空中者，去地七尺許，一大蜈蚣盤旋窺伺，無如之何，良久，於地下作勢，頭尾相就，如彎弓狀，一奮擲而上，卽入器中矣。

三吳有鬪促織之戲，然極無謂。鬪之有場，盛之有器，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四，然後登場決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爲首二人得見勝負，其爲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窩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悔，甚可笑也。

促織，惟雌者有文采，能鳴健鬪，雄者反是。以立秋後取之，飼以黃豆糜，至白露則夜鳴求偶，然後以雄者進，不當意，輒咋殺之。次日，又以二雄進，又皆咋殺之，則爲將軍矣。咋殺三雄，則爲大將軍，持以決鬪，所向無前。又某家有大將軍，則衆相戒莫敢與鬪，乃以厚價潛售它邑人。其大將軍鬪止以股，一踢之遠去尺許，無不糜爛，或當腰咬斷，不須鬪也。大將軍死，以金棺盛之，將軍以銀瘞於原得之所，則次年復有此種，不則無矣。（促織之能鬪者實雄，上說誤。）

促織與蜈蚣共穴者，必健而善鬪，吳中人多能辨之。小說載張廷芳者，以鬪促織破其家，哭禱於玄壇神，夢神遣黑虎助之，遂獲一黑促織，所向無前，旬日之間，所得倍其所失。此雖小事，亦可笑也。又黑蜂有化爲促織者，勇健異常，但不恆值耳。

嶺南多蝮，人家承塵屋罨，蛇日夜穿其間，而不齧人，人亦不懼也。聞有人面蛇者，知人姓名，晝則伺行人於山谷中，呼其姓名，應之，則夜至殺其人。然主家多蓄蜈蚣，蛇至近，則蜈蚣籠中奮擲，縱之出，逕往咋蛇。或曰：『子美詩「薄俗防人面」，蓋謂此也。』

菖蒲能去蚤、虱而來蛤窮。蛤窮者，入耳之蟲也，說者以爲蚰蜒。然蚰蜒，蝸牛之屬，不能入耳。郭氏曰：『蚰蜒，大者如釵股，色正黃，其足無數，如蜈蚣然。』則今之蜈蚣也。蜈蚣，周官作蜺蝮，能以溺射人成瘡，亦不聞有入耳者。吳人又以蝸牛之無角者爲蚰蜒，則是水蛭、馬蝗之屬，非蚰蜒也。物之傳訛者多。

蜻蜒飛，好點水，非愛水也，遺卵也。水蠶化爲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中，附物散卵，出復爲水蠶，水蠶復爲蜻蛉，交相化禪，無有窮已。淮南子曰：『水蠶爲蜉，兔齧爲蠶。物之所爲，出於不意。』

稽聖賦曰：『鱗鱗行以其背，螭蝮鳴非其口。』按山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鬚飛，不獨龍以角聽已也。

山東草間有小蟲，大僅如沙礫，啮人痒痛，覓之卽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閩中亦有之，俗名『沒子』，蓋烏有之意也，視山東名爲佳矣。

浙中郡齋嘗有小蟲，似鱗蟮而小，如針尾，好緣窗紙間，能以足敲紙作聲，靜聽之如滴水然，跡之輒躍，此亦焦螟之類與？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蠱作聲曰：『韓尸尸。』未幾而韓謚誅。

蟲有應聲者，在人腹中，有聲輒應。有消麵者，食麵數斗立盡。有銷魚者，安數斗鱸中，鱸卽成水。亦能銷人腹塊，有畏酒者。元載聞酒氣卽醉，醫於其鼻尖挑一青蟲，謂爲酒魔，從此能飲。有名怪哉者，冤氣所結，得酒則消。有名踰通者，喜食枯桐，尤嗜古墨，耳聾人置耳邊立効。有名脈望者，蠹魚三食神仙字所化。有名度古者，能食蚯蚓，而溫會江州所嗜漁人背者，大如黃葉，眼遍其上，一眼一釘，竟不識其何蟲也。

物作人言，余於文海披沙中詳載之矣，今又得數事，姑記於此：揚州蘇隱夜臥，聞數人念阿房宮賦，聲急而小，視之，虱也，其大如豆，迺殺之。唐天寶間，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呼阿彌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明弘治間，慶陽天雨石子，大如鵝卵，小如雞頭，皆作人言。